



21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2000-2011

耿立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1 世纪中国最佳诗歌 : 2000 ~ 2011 / 耿立主编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1.12

ISBN 978-7-221-09902-0

I . ① 2… II . ①耿… III .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8491 号

21 世纪中国最佳诗歌 2000 ~ 2011

21 Shiji Zhongguo Zuijia Shige 2000 ~ 2011

主编 耿立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32.5

ISBN 978-7-221-09902-0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 言：谈论诗歌，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耿 立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诗歌；自从有了诗歌，就有了关于诗歌的话头。今天，一个实用主义者把所谓的超越都世俗化的时代，人们似乎不再需要宗教，不再需要信仰，不再需要诗歌，不再需要人文和伦理关怀，就可在世俗的生活中得到救赎，关怀实利大于关怀心灵。但另一个角度也提示我们，当诗歌卸下一些所谓的超越，卸下所谓的神圣，卸下所谓的重负，那她是否就成为一种游戏？

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什么？也许这是一个不易回复的问题，那我们就谈谈诗人的行状，顾左右而言他。

一、言行

威塞尔在他的随笔中曾提到在斯大林的时代，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日复一日来到并站到卢布扬监狱门前的长队里，带着一个给他儿子的包裹去探监。

数以百计探监的妇女们在那里等着叫号，像我们在医院看到排队挂号的情形一样。每个等待叫号的妇人都有自己的亲人在铁窗里面：丈夫，兄弟，儿子，父亲……一天早晨，一位年迈的老妇转头对队列中的阿赫玛托娃说道：“你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



“是的。”

“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

阿赫玛托娃当时听到这话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是的，我会试试的。”

威塞尔接着写道：“老妇人激动地望着她，仿佛在掂量着这个回答；接着，一道微笑第一次出现在她疲惫的、毫无血色的脸上。”

还是一则关于苏俄诗人的故事，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写到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十月革命对曼德尔斯塔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由于他不愿意，事实上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天性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因而他无法说服自己与新生活的保民官、组织者和建立者合作。羞怯、瘦弱、亲切、充满爱心、多愁善感，在他的朋友看来他就像一只温文尔雅但又略显滑稽的小鸟，但他却能做出惊人之举。这样一个瘦弱、羞怯而又容易受到惊吓的人，却具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革命初期的一个夜晚，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正好碰上那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勃柳姆金（后来他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也在场。当时勃柳姆金是契卡的一名军官，他正醉醺醺地把即将处决的男女的姓名抄到由秘密警察头目设计的空白表格上。曼德尔斯塔姆突然迎身冲向他，一把抓过名单，在众多惊愕的目光面前将它们撕成碎片，旋即冲出门外，消失在夜色中。

二、轶事

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

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贵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

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

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曰：“开箴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

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

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

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

因大谐笑。

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身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

昌龄等因话其事。

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

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三、性情

下雨天，黄侃总是穿着木屐到学校上课。

“木屐”又称“钉鞋”，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

上完课天晴，黄侃即换下木屐，用报纸包上，挟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识，见黄侃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他生病了，便登门探望。系主任问其故，黄则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

从此，黄侃就离开中央大学。



四、诗人看得起谁？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裸体朝堂击鼓骂曹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柳亚子在这里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气势要来得大。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言语，连柳亚子私下也认为，自己比祢衡还狂。

五、诗人之死

我有一篇文章《诗人之死》是写诗人王昌耀，我写道：艾青是1996年一个春夜走去的，来自泥土，终归还于泥土；四年后，昌耀被肺癌一寸一寸吞噬了骨肉和灵魂，也弃世了，亦是春日。春是拒绝接纳诗人而把他们关在生命之外吗？

昌耀有篇《凶年逸稿》，记述的是在祁连山农场，“一个被称做绝少孕妇的年代”，饥馑遍野，“我们因饥馑而恍惚”。那时，诗人和难友在青稞熟了的时候，白日劳动把裤腿扎紧，偷着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就找工具在隐秘的角落炒青稞，工具就是偷藏的脸盆。一个夜里，大家在窑洞里各自靠着自己的被子吃炒青稞。黑暗里，一个人溜进来，悄悄坐在像耗子一样偷吃青稞的囚徒当中，他把手伸给昌耀，昌耀就给他一把，就是这样，满窑洞的喉咙响。

第二天出工时，昌耀却被从队伍里拉出示众，原来夜里溜进窑洞的人是一个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像鹅颈一样扭来扭去，以供大家观赏，他说：看啊，这个耗子，偷嘴吃吃得多吃得多肥，肥得连脖子后面都有肉褶了！囚徒们大笑起来。

就是这摒弃了人的尊严，像耗子一样为了生存而攫取的一份食粮，使诗人没有成为祁连山的一把白骨。那个时候，诗人艾青以衰暮之年也在边地流放，



艾青说，那个年代死了人就像死了一条狗。

诗人活了下来，他在《慈航》中写道：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 / 爱的繁衍与生殖 /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 / 更勇武百倍。

而我是在从一个谦卑贫穷的鲁西平原小镇，到同样谦卑的小城读师专的时候，读到昌耀诗歌的。那是一本名叫《文学家》的创刊号，上边就有《高车》，但和后来的选本不同，没有小序，是5段10行，而后来通行的版本是小序加8行诗句，但我一下记住了那负荷沉重的青海的高车，“从地平线渐次隆起”，“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从天地间旋动而去”。我们知道，高车是青海农牧民的一种工具，一种最朴素的农业的象征，然而也是最落后的民族的伤痛。

昌耀的诗给人的是一种灵魂的惊颤，他笔下的汉字让人感到陌生，而汉字的表达却是苍茫。它是一，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一，昌耀是大地和苦难分娩生成的。

然而这样的诗人，他的诗作有段时间被出版机构排斥在外，他曾在报刊上登载启事，声明自己“因书稿屡试不验”而决心“自费出版”，这是一本叫做《命运之书》的书稿。

昌耀患的是肺癌，生命后期形销骨立，腿上的皮就像纸一样，一捏就叠在一起，他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当他疼痛时，就屈着腰，用两个膝盖顶着胸部，在床上嚎叫，也不愿上医院，实际想省些钱留给孩子，孩子一个待业，一个正上学。我想到昌耀笔下的母狼，“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河床）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2000年3月23日，龙年，岁在庚辰，序在春日，早7时，青藏高原，天色甫明，形销骨立的老昌耀，从病房的三楼跳下，8时血压下降，9时瞳孔放大，9时45分心脏停止跳动，终年65岁。后二日，我得到消息，悲戚难已，像听到艾青之死，我写下的诗句：“我们听他的话 / 我们读他的书 / 我们不敢相信他已经去了。”

六、尾语

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好的诗歌也像一扇窗玻璃，通过玻璃，可以看见诗人心的颜色以及他思考的曲线。



蒋 蓝 / 经验十书（十首选二）

蝴蝶之书	1
火焰之书	2

陈小蒙

碎 裂	4
-----------	---

王学东 / 诗二首

天 空	6
远 望	6

李龙炳

龙王乡：宿命与幻象	7
-----------------	---

杨晓芸

寒露纪事	11
秩 序	11

朱 朱

书 架	13
-----------	----

雨 田

死亡风暴	15
------------	----

白 梦

行深或者坐忘	17
--------------	----

霍俊明

1990，初秋或夏末的皮影戏	19
九月九日别山东兄弟	20



宋晓杰

七月的灌木丛 21

苏历铭

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 22

带着流浪的麻雀回家 22

林莽

在秋天 24

刘瑜

后楼水库 27

于坚 / 诗二首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28

悼迈克尔·杰克逊 28

西川

出行日记 30

蓝冰丫头

悔过书 36

江非

河流 37

时间简史 38

横行胭脂

山林书 39

苇子

一场雨 41

哨兵

晚课 42

商震

静夜思 43

天天

在生活的废墟上 45

轩辕轼轲 / 诗二首

晨起忽忆邵筐 46

临沂城又逢江非 48

侯马 / 诗二首

天堂 51

麻雀。尊严和自由 52



白 玛 / 诗二首	
一个下午安静的时光	53
2011 年, 秋	53
陈 仓	
我们不敢放枪	54
魏 茵	
妈妈, 我找到了荨麻	55
郇 筐 / 诗二首	
白头翁	57
白鹭赋	58
小 西	
我从没对谁说起过这些担心	59
凌 尘	
我在我的诗歌里嵌进了铁	60
谢小青 / 诗二首	
我们把阳光铺在床上	61
父亲去铎山镇	61
陈 亮	
那些来来去去的人	63
戈 多	
雷蒙德·卡佛	64
食 指	
秋 阳	65
严 力	
负 10	66
伊 沙 / 诗二首	
郊外, 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	67
春天的乳房劫	68
韩 东	
这些年	70
徐 芳	
在这一秒里	72
中 岛	
父亲的骨头	74



君 儿 / 诗二首	
怀 念	76
色与空	76
吉狄马加	
火焰与词语	78
徐 江	
柯 索	80
秦巴子	
小春天	81
发小寻	
三缺一	82
朱 剑	
南京大屠杀	83
西毒何殇	
人全食	84
黄 海	
写故乡	85
唐 欣	
童 年	87
还 非	
大限祈求	88
东 岳	
烟 疤	89
艾 蒿	
虚 构	91
李勋阳	
慢 死	92
邢 昊	
囚	94
宇 向	
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95
高 歌	
一个农民在天上飞	96



勿 / 诗五首

蜘蛛	97
过程	97
诡辩	98
空心菜	98
合欢	98

寒 阳 / 诗二首

昨天	100
消失	100

巫小茶

女性经史	102
------------	-----

翩然落梅 / 诗三首

亲爱的馒头	103
背面	103
漩涡	104

吴银兰

比方说	105
-----------	-----

灯 灯 / 诗三首

春天	106
春天汹涌	106
外省亲戚	107

兰 雪 / 诗三首

一个人的乌托邦	108
徒然的.....	108
穿墙术	109

李晓旭 / 诗二首

烟视媚行	110
雪 事	110

南方狐 / 诗三首

赞 美	112
春色诱人	112
需 要	112

粉 灰

保 佑	114
-----------	-----

横 / 诗二首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挽歌。皮埃尔 056 或 155	115
花朵一般美好的女子。皮埃尔 107 或 008	115



七窍生烟	
日全食	116
云 亮	
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117
山东小点子 / 诗二首	
阅 读	118
幸 福	118
嘎代才让 (藏族)	
顺手记下 (二)	119
牧 马	
写给潘金莲的情书	123
王有尾 / 诗三首	
怀孕的女鬼	124
风雪中, 父亲	125
秋游翠华山小住	125
衣 水	
一根骨头的弯曲如此安分	127
柳育龙	
桃花源记	128
张建新	
论摄影	130
马 兰 (美国)	
模拟生活	132
墨 娘	
万寿寺	135
周洪明	
一只鸟从红岩山上飞过	136
翟营文	
亲人一样背靠大地和万物	138
袁 勇	
皮 影	140
邹汉明	
向下生长的树	142
杨章池	
送葬队之约	143



马 累	
乌 鸦	144
陆辉艳	
死亡之歌	145
毛 翰	
二十四座奈何桥	146
长 征	
像一嘟噜花椒	153
段 磊 / 诗二首	
我的牙齿不见了	155
大风总有退去的时候	155
马知遥 / 诗二首	
融 化	157
白 云	157
牛 耕	
词语之踪	159
商登贵	
小地方	160
史 质	
脆 弱	161
谭延桐	
刀锋上跳舞的天使	162
盘妙彬	
小镇何以堪	163
麦 岸	
夏天写一首冬日的诗	164
忘 川	
山间小路	165
魏 新	
四兄弟（组诗）	166
笨 水	
我的帝国	178
陈振林	
宁 愿	179



童灵子	
心事	180
艾华昌	
枣花簌簌	181
姚辉	
街景	182
阿土	
老沂河	183
奥冬	
国土	184
高权	
寻人启事	185
仲彦(土家族)	
河流	186
卢悦宁/诗二首	
私奔	187
女朋友	187
欧阳白云	
白鹤记	188
秦客/诗二首	
高原的河	190
女人老张	190
雪鹰	
墓地	191
余一	
11号楼531	193
藏汨	
诵经	194
严纪照	
身体写作	195
正午的阳光下	195
阳阳	
草屋之歌	197
余刃	
野兽留言	198



格 式 / 诗二首	
减肥术	200
母 爱	200
张泽雄	
往事：水稻或者棉花	202
章 平	
雪地乌鸦	204
卫 慈	
双十日的下午	205
金 洋	
旧 日	206
子 禾	
闪光的树	207
林之云	
河上的车祸	208
蝻 蝻	
八盘山上的草	209
蔡 宁	
画鲁迅石膏像	210
桑恒昌	
我把母亲的命熬糊了	211
王久辛	
偏 见	212
古 箏	
一 辈 子	213
李少君 / 诗二首	
中年之悟	214
安良旅馆	214
八 零	
灵车司机王四喜	216
李满强	
一群牦牛越过了山冈	218
大路朝天 / 诗二首	
那个民工站在路边	219
纸	219



刀 刀	
夜幕下的天地岭	220
蓝 冰	
米	221
商晓倩	
我的小屋	222
刘树明	
一列车秋风	224
毛 子	
反爱情诗	225
钱韧韧	
狗尾巴草	226
弥赛亚 / 诗二首	
阴郁鹅	227
皮囊已锈	227
李泽凯	
早晨掠过的翅膀	228
蓑 依	
柔 软	229
罗国雄	
碎 瓷	230
杨 麟	
思 乡	231
刘理海	
缝 补	232
王 妃	
城墙边的蒲公英	233
吴开展	
感恩书	234
杨 克 / 诗二首	
人 民	236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237
杨 勇	
隐鱼之隐	239



育 邦	
最后的乡村知识分子	240
宋文军	
秋天的玉米地	241
陈有旗	
暮 晚	242
蒲力刚	
碗	243
安 平 / 诗二首	
睡 眠	244
大风歌	244
许明明	
在黑屋子里听二泉映月	245
曾俊廷	
瘦	246
叶章节	
莲花庄	248
张会勤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	249
白 度	
投名状	250
榛 莽	
滴水记	251
西 洲	
等一封信	252
毕 亮	
翅 膀	253
海 妖	
我要在天亮前拐个孩子	254
李小灯	
在情欲和理智的控制范围之内	255
寒 冰	
归 还	256



是 非	
高原以外	257
赵思运 / 诗三首	
一个疯子从大街走过	259
广 播	259
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	260
娜 夜	
离婚前夜的一场对话	261
回 答	261
阿 毛	
安慰一枚枯叶	263
私 情	263
洪 烛	
桃花扇	265
西 娃	
速 溶	266
方文竹	
加一点	267
刘 频	
把钟声赶回一口铜钟	268
阿 翔	
拟诗记，从“情书”开始反对诗	269
海 湄	
我想写完整个秋天	270
桃 花	270
徐俊国 / 诗二首	
小学生守则	271
叩 谢	272
李文强	
午后，我在界河旁边散步	273
三色堇	
一辆驶往大唐的马车	274
李 荣	
麋 鹿	275
一刀啸风	
一个俗人的小算盘	276



凹凸

我们约在稻芒上做一场爱 277

雪 马

减法运算 278

周鸿杰 / 诗二首

纸 马 279

面 具 279

周瑟瑟

性本爱丘山 280

叶匡政 / 诗二首

塑 像 281

生 活 281

徐南鹏 / 诗二首

雨 后 283

石头记 283

张小云

和南寺前的马尾松 284

老 巢

梦见死于地震的玉树人对我说 285

刘 春

卡夫卡 286

刘涪岷

牌 局 288

刘大程 / 诗二首

收垃圾的 289

稚 妓 289

蒲 潇

半壁山河 290

赵卫峰（白族）

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292

钱 磊

钟表匠手札 293

李成恩

瓷中人 295



魔头贝贝	
不二经	297
纳兰容若 / 诗二首	
纸梯子	300
莲花座	300
田 暖	
地图上的家	301
伊 甸	
看 夜	303
谢 瑞	
以倒叙的方式给一只羊生路	304
张晓楠	
青蛙的迷彩车展	305
蓝 蓝	
野葵花	307
臧 棣	
纪念维特根斯坦	308
马永波	
时间之流	309
梁小斌	
母 语	310
王夫刚	
暴动之诗	311
刘 川	
拯救火车	312
法 清	
火车吼叫了一声	313
岩 鹰	
两只乌鸦	315
何小竹 (苗族)	
买树记	316
周云蓬	
没 有	317



大 卫	
正午的菖蒲	319
韩宗宝	
失败之书	320
孙 磊	
试一试风速	322
王小妮	
他们说 我藏有刀	323
朱 剑	
磷 火	324
阿 毛	
夏 娃	325
寒 烟	
遗 产	326
许 军	
中国书法（组诗选二）	327
黄 梵	
中 年	328
汗 漫	
祖 国	329
路 也	
身体版图	331
耿 立 / 诗二首	
农舍旁的麦垛	333
星月夜	334
商泽军	
马颊河故事（组诗）	336
秦 瑟	
红领巾	340
李雪晴	
春 歌	342
安 琪	
轮回碑（长诗）	344



朵 渔

高启武传（长诗） 372

陈先发

写碑之心（长诗） 380

谷 禾

少年史（长诗） 391

沈浩波

《蝴蝶》第一部（长诗） 409

周伦佑

变形蛋（长诗） 436

雷平阳

祭父帖（长诗） 453

柏 桦

水绘仙侣（长诗） 465

西风野渡

父亲的故事（长诗） 475



蒋 蓝

经验十书（十首选二）

蝴蝶之书

智慧是一只翩翩的蝴蝶
而不是一只阴鸷的猛兽

——巴·叶芝

从花冠出发，然后对花影规避
在一个点犹疑，扑出去的翅膀忘记折返
类似缎子把褶皱的光摊开
侧起的身体，竖立一个突然的瓷器
煅烧的黑暗，没有在比喻的高处解体，却用脆亮的触须
与爆开的花瓣缠绕，反诘闪电

蝴蝶把预设的线路演绎为可能或不可能，从蝴与蝶的缝隙飞离
这容易联想起高峰时期的爱情
不可重复和积累，只能在回忆里虚构，蝴蝶
总以慢和偶然的姿态回去，字外的蝴蝶不同于字面的蝴蝶
梦喂养的纸蝴蝶具有超验的面具
一个大写的花体字横架在玫瑰与迷宫之间
不断异位
光辉被塑造成柔和的幅度，去照亮背面的事物
倒过来的天空，人是今非，花在反对花
蝶翅的黑金
均匀地覆盖鸣叫的思想，无声，也没有表现欲
蝴蝶甚至惊险地穿过树叶的琴弦，把低音提起来，染绿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让高音更高，高到发亮，直到预感的触须与事实合一
任其融化

而蝴蝶却是花的动词，它在玄学的后花园设计楼台
平衡了身体遥望灵魂的斜雨和曲径

作为象征的终结者，一切譬喻放在蝴蝶身上都是沉重的
合起是一本书，摊开是一根线。似有所悟，却又回到茫然的起点
美总是以谦逊的生活，展开它自己以及所能触及的秘密
蝴蝶将所有的表象还给双翅

翻翅为生，覆翅为死，而蝴蝶从翅尖出走
在韵的腰肢环绕，舞蹈简捷，只剩点、线、面和圆
庄子看到的，纳博科夫看到的，都是纸蝴蝶，在修辞中成为格式
蝴蝶依然脱壳而去，它从窗前掠过，世界被对折
连风也没有惊醒

2002年10月10日成都

火焰之书

我只能在梦里用墨水点燃书纸，观察火在事物的内部
扭变字义，烧造型体，直到发出爆裂。我闻到思想浴火的味道
一种具备腐蚀力的迷香，打开火焰问鼎的祖国

火从黑色的殿堂自明。它密集地爬上皇冠，突然收拢
一张复活了所有温情的脸庞，擦过我的面颊
我抚摸火焰的长发，就像清理情人裙裾的波皱
让隐含的诡秘排满我的睡眠。我在不停流泪
泪水把秘密漂起来
词与事物在无限靠近，逼至可能和不可能的边际
水又使它进一步迷离
难以定型的愤怒和狂喜，逐一在火红的卷宗舞蹈、交错和磨蚀





一封火漆缄口的书信，出自异端的工作
黏附在上面的两三根羽毛一直在飞
世界浮满折断的声音火焰塌陷下来，就像海德格尔之额
撤退是为更稳的前行
带焰的火苗，下浸的幽蓝，暗示了那颗控制格局的宝石
从一双回忆的瞳孔，返回无边的忧伤
那是从锋刃刨下来的一堆碎屑，是用凝干的血块碾成的粉末
是葵花的自伤。是老虎挣脱捕兽夹，挂在阴谋倒刺的一块黄金
是子弹的直飞，然后侧旋、倒转，从权力的铁幕切出一道血槽
这些火的元素把事物的圆滑与可能性逐个清除
在硫黄和哲学的深处，是一个被剧痛拓宽的边界

我一直生活在这座火的花园，我愿意看它盛开
露出骨头，结晶我的眼泪
甚至不要光，只要有痛
因为我是最白的焰，是火焰裂口的补丁
被火抛起来的，除了作废的欲望，还有火的尸骸
它们都以黑鸟的姿态，把梦抬至稀薄的高度
褴褛的火啊，一种在其中坠落，而另一种却楔进天空
现在，四周下着黄金的血，灰烬以钉子的眼神，俯视我

内心爆开的雷霆之花——
我在一个长夜得到的，却如何去维系一生的燃烧？！





陈小絮

碎 裂

有一种声音 恍若隔世
我的日子跌落在地
成为碎片 四处散开的玻璃
尖锐地刺中心脏
夜深人静时我能听见钝器撕割皮肤
的声音 如赤足在刀锋上行走
每一次撕割都浸出血来
这颗心正从胸腔分离 痛彻心肺
自上而下的碎裂 一瞬间颗粒的晶体四处飞散

一次雪崩在无人知晓中完成 许多过时的情感被重新组合 拼凑
环顾四野无人与我同行
我独自经历雪崩的全过程 大块大块的雪从天而降
脚下的积雪无声地塌陷 我无处逃身
冰雪和严寒将我推向恐惧 那时只有冰凌无数柄尖利的小刀
刺中我的身体 许多年后我置身其外
事物显现逐渐鲜明 看破的情或爱
对于我已经不再重要

破碎的声音从耳膜进入心脏 碎裂只是一种感觉
只有在月蚀的日子里我能看见爱人的心
整个宇宙都坠入黑暗时我离它最近
目睹流星坠落流星消失的瞬间
许多光的碎片刺入我的肌肤 无法站稳的声音
随体内循环走遍全身血的花朵迅速地盛开 枯萎





流星优美的线条被揉成一团 美丽的面庞不复存在
地狱里发出的声音 骨骼碎裂 肌肤无所依附
明日的太阳升起 那时除掉灰烬与碎片
灵魂的花已无土可植





王学东

诗二首

天 空

我是倒插在天空
这一块蓝蓝土地上的一棵活动植物

我的头发扎根在天空中
吸收白云、蓝天和阳光的养料

我的手和脚是四片叶子
把从天空中结出来的星星
撒满大地

远 望

深夜的阳台上
当我望向远方的时候
一根丝挡在了我的眼前
我用手去拂那根丝
感觉那一头很重
那头似乎连接了整个黑夜

我一使劲
顿时
那头
天上的星星全部晃动起来
碰出清脆的声响





李龙炳

龙王乡：宿命与幻象

A

野蛮的时间让老虎变得温柔，让人变得渺小
野蛮的时间是一门大炮，把一个哑巴轰入我的体内
经过了多少岁月秘密的流转，哑巴终于能够说出
我的两个情人的名字，一个叫龙王乡，一个叫黄连

我要在野蛮的时间里用眼睛去深埋命运的钉子
当所有的道路都在飞翔，我不得不从深井中
捞起人类的祖先，索要干净脚印，我不得不在
睡眠的时候，让牙齿醒在口中，咬住尖锐的语言

只需要一只蜜蜂带路，春天也可能提前到达乡政府
春天，花的钥匙四处开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千重门
一场疾病高于一个母亲的声音，说，比闪电更快的是死亡
我知道我死了多次，一个乡村的梦和一亩三分地的幻象

还有一条腿高于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变成了甲虫或蜘蛛
还有一个我罪孽深重，不得不到地狱学习天堂的知识

B

手中有一个永恒的夜晚，我却并没有睡死过去
亲人们关在透明的牢房，有几个人正在发烧
不知谁喊了一声：老了。所有的人都开始越狱逃跑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外面正是冬天，他们不得不成为霜和雪的父亲

命运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失败更像大海
自从我看见你在流动，我的一生只能是一
座断桥，一年又一年多么清白的时间
马的四蹄藏在了内心依然飞驰如电

门缝的火焰再一次和我的眼睛进行交流
我却无法用双手去挖掘你繁花似锦的春天
比沙子更纯粹的是泪水，一颗又一颗正在逃学的路上
我已追不上泪水的欢乐，只留下灵魂的隐痛

另一个我走出了我的思想，成为一个时代的白痴
如果我爱你，大地就会显得拥挤，时间已远远不够

C

月光缝着河流的伤口，疼痛正在告别一个逝者
盛大的节日让世界升到空中，我的背后却永远有无数张嘴
我已经在幻觉中工作了大半生，骑的马越来越瘦
一面镜子里总是滚动着美丽而伤感的翡冷翠

谁是长满眼睛的树，眺望太阳穿上新衣
孤独的农业，我的骄傲。群众早已把梦带上镣铐
去交换一只狐狸。前世的乌鸦又在树上吃肉
寓言刚刚开始，狐狸的声音早已成为生活的经典

永远的乌鸦永远没有进步，几乎所有人都看见了
肉在往下掉。只有我看见了，是翡冷翠像雪花一样
往下掉，掉在了龙王乡，翡冷翠便无声地化了





我已经在翡冷翠生活了大半生，眼睛正在瞎掉

我把生活的全部色彩涂在了一只乌鸦身上

我真的爱上了这个时代，狐狸升起了高高的吊桥

D

丢失的东西已经汇成了河流，正在穿越我的记忆

到处是看不见的火焰，浑然不觉的尘埃，以及

坠落的星辰，凋零的花瓣，砍下的头颅

昨夜的露水悄悄长大，映照万众的心灵

正午的蝉仿佛在遭受电击，声音与光芒交织的绳子

掉下来捆绑着我迟缓的家乡，家乡是时间的死囚

历史在喊：刀下留人。其实是要留下一条道路，一条

煮熟的道路。是体内的警报声让我呕出阳关大道

我的国家有两支队伍，一支和泥土作战，另一支

以语言为敌。我背着我的独木桥到了我的边境

大风吹散我的鼻血，在没有人的地方我一次

又一次重新出发，我要独自一人去热爱大地

独自一人

用泪水淹死所有的河流，让此岸与彼岸合二为一

E

我已来到这里，这里不是那里，我也不是你

头等大事是来，其次才是去。当这里成为了命运的中心

那里只能是边缘。邻家的女孩已经长大





她问我是谁，回答总是错误，沉默又不是我的意志

这里只是一张巨大的白纸，它弯曲的时候
一些人有名无姓，一些人有姓无名，一些人无名无姓
一些人是火光，一些人是灰烬，一些人是我
一些人是你，一些人是我和你共同投下的阴影

我不知道我在上升还是在下降，生与死是一对孪生兄弟
每天都在同一条路上争吵，这是他们的天性
在三维空间之外，邻家的女孩是你分了岔的时间
无中的有空穴的风漏了的船，带来了你的爱情和疾病

我一直在这里，这里就是那里，我就是你
来就是去。没有中心，没有边缘，其实也没有命运





杨晓芸

寒露纪事

赶早市的人提回拔了毛的公鸡
被掏空肺腑的公鸡
被倒挂
僵硬脚爪一前一后
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这是清晨，她埋头洗葱，准备
一个人的晚宴
鼻子没来由的发酸。冷啊
不是感觉上的冷
是呼吸里的冷。寒风过境
田埂上，稚鸡围着草垛打转，悲鸣
稻草人抖动着，越来越像个稻草人

她越来越像个受伤的母亲
揉着干涩的眼窝，为自然的转换
唉声叹气

秩 序

无雪，无精灵的手掌拍打虚无。天上没有
一朵成形的云，破这空蒙——而你无所不在
已近似真空！
突兀向上的楼体，把我托起——空中的囚徒
一无所有的囚徒，仿佛走动的指针——囚住的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一团混沌。惟余念头闪动的锋芒
刻你的眉目。
一颗心——被击中的回力球，卡在黑匣子里
迷乱狂舞！我想重建爱的秩序
我想与你接吻：深吻、热吻
法式吻、生死吻……像没完没了的反刍
我想紧紧噙住——我的呼吸。





朱 朱

书 架

罪恶的囤积。
那些书高高地堆满架子。
你许诺说有一天将什么也不做，
用它们赈济自己干瘪的灵魂，
然而它们就像谷子霉烂在仓中、
掺满灰尘，粘连的书页一直就没有裁开。

你偶尔的耽读
只限于几本旧书，
就像到乡下过年，或者
去外地和情人会面，
年复一年，也终将厌倦——

从前，没有别的磁石
能将你的目光从书中扭转，
你痴狂于油墨味，如同
瘾君子闻见鸦片馆飘来的青烟；
睡去，手枕着书，如婴儿含住奶嘴。

难道你已经不再相信文字？
你视它们为高级的谎言，他人公开得体面的绝望，
关于痛苦更精确的表达。
但没有真正的答案，没有，有的只是
壕沟被闪电照亮之后更深的黑暗。





多年来你寻找一本书，只为你而写，
像灵药般顷刻解救，
你好像找到过，又把它丢失。
在洗过的蓝天里，
已没有先人与词语搏斗、咬啮的痕迹……

然而有些夜晚你会突然苍老在床头，
不顾一切地起身，仿佛在逃避
骇人的谋杀，恐惧、孤独和压力，
像一个幽灵潜入到书房，
一个放大的影子，漂浮在成排的书脊。





雨 田

死亡风暴

接近暗淡的水 我的脚步是否已经失控
无论如何 我也要望着沉落的夕阳 等待
另一场风暴的到来 对于那些有关春天的赞美
我并不在意什么 就像不在意别人怎样
看待我的诗歌一样 我始终会保持
大地般的沉默 如果有人愿意倾听我的歌唱

就来倾听我诗行中的声音吧 这是我的真实
我时刻会遇见死亡的风暴 总有一天这个
世界上的一切将会老去 想起世代流传的
爱情悲剧时 我已经老到了极点 那些
早年时期的群鸟形象变成了乌鸦 我惊讶于
没有真理的存在 以往海的喧哗模样
像我的病痛留下后遗症 谁在灾难之年冒充

英雄之神 在远处 黑风越刮越起劲
这个时候 无数双眼睛开始模糊一个盲人
怀抱一把断弦的胡琴穿过黑暗的广场 正为
别人指引着道路 我知道死亡会来临的
那些最现实的栅栏到了一定的时候 也会
变形和风化 我的所有预感都不是虚构
然而 我所失去的事物是无法被人领悟的芬芳
我不是这时代的精神病患者 我相信自己

仅仅有忍耐还不够 仅仅有良知还不够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谁的意识无休无止 在不要侵犯的神圣中狂喜
我迫近因对一切不满的愤怒 透过跨越
透过痛苦的心灵 我坐在祖先坐过的地方
用一种和祖先相同的语气吟唱自己用血泪
写成的诗篇 我至高无上 我感慨万千
我在狂风之中坚挺着汉子的傲骨和信念

风景在我们身边成长 死亡的风暴正沿着
肿胀的国度 进入内在的谎言 我顺着寒光
目睹一位死者留下的预言 然后顺其自然
到达另一种静态的高度 问题在于创伤的压力
使我一次次失血又贫血 谁也不可来拯救我
死亡的风暴越深沉 我的身躯就觉得消失
在加速 迷妄与恐惧里 我默默地等待死亡





白 梦

行深或者坐忘

——另一种祭奠

你降下来，或者我升上去
我们仍能相对而坐
共一壶清茶，把秋色喝淡

时光飒飒如流沙，穿透指隙
我说：六年了……
你说：你还记着时间吗？

是的，时间毫无意义
距离毫无意义
并这大好秋色和我们的存在方式
也毫无意义

谁在碧落黄泉红尘间
谁在昭阳玉阶金殿上
谁在苦雨凄风寒夜里
谁执手谁寻觅
谁欢歌谁饮泣
谁将白骨镂成花雕成树
谁将相思写成词谱成曲
谁从眼泪里暂出海水和青盐
滋养这日渐衰朽的世间和身体

秋色无边，且饮一杯茶





行深或者坐忘

你笑了，一如既往
我也笑了。挥挥手
你回你的光明中
我返我的俗世里

2011年9月24日





霍俊明

1990，初秋或夏末的皮影戏

此刻已是初秋
黄昏的光线清冷而模糊

我和母亲
十几年没有一起走过这样的夜路
青纱帐的巨大阴影遮盖了熟悉的脚步
宽阔的玉米叶子在身上擦出声响
母亲手中的旱烟忽明忽暗

在场地上坐下来时候
母亲已经有些气喘
屁股底下的两块红砖证实了她的疲惫
这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庄稼人
缭绕的烟雾伴随着大声而欢快的问候

小小的舞台，白炽灯耀人眼目
驴皮影人，一尺精灵的人间尤物，
演绎着大红大绿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卡着嗓子的嘶哑声调
在夜晚的乡村也充满了呛人的烟草气息

母亲神情专注，双目清朗
这个夜晚充满着水银的质地，沉重而稍有亮色
夏末乡村的皮影戏使我不能出声
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咳嗽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九月九日别山东兄弟

花果山的人造水帘洞多像这个时代虚假的泪腺
在你提着超重行李箱走入黑色人群的一刻
北方的平墩湖会给你提供最为温暖的一个理由
当年的海兵，黑色的皮肤证实着南方的水土不服

南方的海风让三十岁更加陌生
登上荒凉山顶的一刻，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诗意的节日
尽管我们的腰身已经缠上中年的疼痛
一如此刻，浓雾压山，双眉紧锁

这里是鲁南，这里也是苏北
这像极了我们尴尬的外省生活
生锈的铁轨模糊得已经不知通向何处
拖拉机和黄牛的身后是无边的秋木

今天我们偶然遇上了九月初九
而我的山东兄弟已经开始远行

此刻我们需要的不是诗歌，也不是手机
而是留住临行前我们握紧的体温
它上面有北方的汗烟味，秋风吹过
已是泪流满面，我们又推说这是肝脾失调





宋晓杰

七月的灌木丛

一定要整齐，像孪生的那样
叶片是紧密的，但我还是感到了风

到处是热闹和惊喜，唯有它
矮下了身子。在七月，灌木丛像胡须
一般茁壮，一茬接着一茬

七月的灌木丛，具有大地的品质
不能长高，以它的低，抬高了天空
骄阳下，园艺工人头戴卷边儿的草帽
额上是细密的汗珠儿。他要赶在天黑之前
把整条街的榆树墙，收拾一遍……
——繁华经不起放纵。我们是孪生兄弟
关于这点，我要时不时地提个醒
黑色胶皮管子垂向地面，是另外的鞭子
我知道水可以养伤，也可以比剪刀
更尖锐……不过，我们都不怕疼
从哪儿开始，都可以重活一遍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苏历铭

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

富丽堂皇地塌陷于沙发里，在温暖的灯光照耀下
等候约我的人坐在对面
谁约我的已不重要，商道上的规矩就是倾听
若无其事，不经意时出手，然后在既定的旅途上结伴而行
短暂的感动，分别时不要成为仇人
不认识的人就像落叶
纷飞于你的左右，却不会进入你的心底
记忆的抽屉里装满美好的名字
在现在，有谁是我肝胆相照的兄弟？
三流钢琴师的黑白键盘
演奏着怀旧老歌，让我蓦然想起激情年代里那些久远的面孔
邂逅少年时代暗恋的人
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甚至没有寒暄
这个时代，爱情变得简单
山盟海誓丧失亘古的魅力，床第之后的分手
恐怕无人独自伤感
每次离开时，我总要去趟卫生间
一晚上的茶水在纯白的马桶里旋转下落
然后冲水，在水声里我穿越酒店的大堂
把与我无关的事情，重新关在金碧辉煌的盒子里

带着流浪的麻雀回家

落雨的时候我躲在立教大学的围墙外
在空落的大街上看天色渐渐地变暗





盛夏的潮湿使袜子发霉，它裹着脚
道路在脚下变质
没人注意我，没人理会雨中的异乡人
没人问及我的下一个驿站
几只麻雀躲在长椅下觅食
在黄昏的东京池袋，他们更像散落的石子
我期待风停在树叶上
举目无亲的漂泊里，不想再看泪水湿透叶脉
欲海横流的街上，信用卡似乎能买走一切
有谁能看见流浪的麻雀？
我突然想带那几只麻雀回家
弱小无助的麻雀，落草为生的麻雀，却在瞬间飞走





林 莽

在秋天

—

女儿在接机的人丛中闪现
我们在伦敦吃汉堡乘地铁
坐巴士穿越异乡的秋天
树木刚刚染上几抹橙色
点点滴滴 如同我了解很少的英格兰

在秋天
抛下那些身边的琐事
让另一种紧张替代往日的辛劳
一切都是陌生的
没有手机 没有稿件
躲过一个节日频繁的短信
在 56 岁的秋天

是的秋天 它让我浮想联翩
有如湖水在秋天的思考
即使是一条河流
它少了源头溪水的欢快
在近海的地方也开始流得宽广而舒展

而秋天在身边超越了国界
低低的云层 起伏的丘陵
山峦矮矮的
下午茶的瓷杯相磕
寂静中的小小声响





在秋天 让我记起了少年时代
那些无以诉说 怅然若失的童年

二

是中世纪的牧场
是莎士比亚故乡的风
埃文河水映出圣三一教堂高高的尖顶
十五世纪的风雨淋湿了
多少代人的怀旧之梦

那些在剧院穿晚礼服度假的人们
悠闲地走过古老的墓地和下午的草坪
还有那些用石头砌成的古老建筑
鲜花为秋天而开
秋天在人们心中仿佛离这个世界很远
我们已不再追问
“活着还是死去”那些无法简单处置的问题
一杯咖啡的浓香
秋天也沉入其中
你听是白天鹅青铜的嗓音
是大雁在低空沉重地飞行
由一字变成人字
单纯的有如秋天的雨丝
温润的起于秋风又沉入平静的河流

三

这是罗马人曾经走过的山冈
大海与巨石相映
在秋风中倾斜的荒草
不用承载失落和忧伤的理由





他们用战舰带来了武器
他们用石头留下了文明
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
走在通向古堡的石路上
天空蔚蓝
在夕阳中
一辆双层巴士火红地划过街道
几只鸽子占据了青铜雕像的头顶
在一个寂静的小镇上
二战纪念碑前摆放着一束鲜花
静静地陪伴着几行变成文字的名字
他们曾在这儿生活过
但再也不曾回来
一个老人和一只大狗在秋日的阳光下
草地碧绿 我和你轻轻地走过
不愿意惊动异乡的风

这就是我们的秋天
在异乡的风中
遥远地想着亲人 家 还有
存在着 但可以置若罔闻的琐事
太阳也遥远地照耀着
流水 即将凋谢的花朵
鸽子和墓碑 老人和狗
这才是秋天
还有我们听到的傍晚的钟声





刘 瑜

后楼水库

我们站在南岸打赌
看谁有胆子游到北岸去
允许利用堤坝的坡度
助跑，腾空，深深地跃入
当扒水的力量不能溅起更大的浪花
我们踩着水，在水中绕圈
似有水鬼在足下潜行。
巨大的浮力让每个人都深感恐惧
我仰着脸，最后一个人游回南岸
在他们中途撤退的波涛里
我只是多看了一眼荡在四周的山峦
就牢牢记下一个北方少妇连绵的小腹
十年后我到汪沟镇访友，提起后楼水库
朋友说就是水库的西边多了一条高速公路
我们向左，向右，穿过公路下的涵洞
从高大的堤坝上来俯视这片水域
水体凹陷，收缩，颜色更加黯淡
斜坡上正有一群水鸟轻点着琐碎的脚步
身旁的伙计忽然扯起嗓子吆喝了一声
水鸟们扑扑掠过水面，消失在干瘪的北岸
我的视线因此拓展至周围起伏的山丘
蜡黄的土层上泛起一道道厚重的褶皱
这是冬天
几丛散落的松木，怵在东山顶上
像刻在一条断臂上的刺青，让人陡生恐惧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于 坚

诗二首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春天中我们在渤海上
说着诗
往事和其中的含意
云向北去
船向南开
有一条出现于落日的左侧
谁指了一下
转身去看时
只有大海满面黄昏
苍茫如幕

悼迈克尔·杰克逊

唱歌的骷髅
搂着火焰的肋骨跳舞
生命的领导人
唤醒人类新姿态
黑天堂 天鹅拒绝了你
坏蛋们跟着你摇摆啊 摇摆
解放了被压抑的屁股和喉咙
它们在身体的岩石上起身
它们在春天的云朵中升腾
啊 青春 你不再是涂脂抹粉的脸





豹子们走出森林 高扬自由之臀
呵 迈克尔 我的幸运弟弟
那一年你才二十 已经征服了聋子
我二十六 一生都快中年了

还没有摇滚过一秒钟
有一天忽然在短波里听到你
用一种地下的嗓子秘密歌唱
脚上的绳子忽然散了
机器培养的笨蛋
居然开始扭动臀部
尾巴翘到天上
唉 黑孩子 何必用那些漂白粉
光明之国的毒品
你带来美丽的死神
使我在沉闷的制度中长醉不醒
你死了吗 我的黑皮肤美酒
今天我看见黑暗起舞
哦 重金属的黑暗
在空掉的世界舞台中央
跳着舞





西 川

出行日记

1 撞死在挡风玻璃上的蝴蝶

我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就是开始了一场对蝴蝶的屠杀；或者蝴蝶看到我高速驶来，就决定发动一场自杀飞行。它们撞死在挡风玻璃上。它们偏偏撞死在我的挡风玻璃上。一只只死去，变成水滴，变成雨刷刮不去的黄色斑迹。我只好停车，一半为了哀悼，一半为了拖延欠债还钱的时刻。但立刻来了警察，查验我的证件，向我开出罚单，命令我立刻上路，不得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立刻便有更多的蝴蝶撞死在我的挡风玻璃上。

2 逆行

忽然就只剩下我一辆车了。忽然就望见天上落下羊群了。忽然迎面而来的羊一只只全变成了车辆。忽然双行道变成了单行道。走着走着，忽然我就逆行了！我怎么开上了这条路？那些与我同路的车辆去了哪里？我逆着所有的车辆，仿佛逆着真善美的羊群。不是我要撞死它们，而是它们要将我温柔地踩死。走着走着，忽然我就逆行了！我就听到了风声，还有大地的安静。我没撞上任何车辆，我撞上了虚无。

3 我顺便看见了日出

时隔二十年重返北戴河海滨。当年海滩上的姑娘皆已生儿育女。我带来我的儿子，他将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大海日出。但他牙疼了一夜，我心疼了一夜——可怜的、幼小的孩子！大海在窗外





聚义，我不曾注意；大海涌进房间，又退出房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是为日出而来：日出和大海（这是我最后一点浪漫情怀）。但我为孩子的牙疼忙活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即将入睡时顺便看见了日出。

4 小镇上的骆一禾

小镇：三条大街、一座广场、五千棵树、一个朋友。朋友请我吃饭，在燕赵豪杰饭庄。朋友带来六个人，其中一人让我吃惊：这是骆一禾吗？但一禾已逝去十五年！此人模样、神态酷似一禾；但个头比一禾高，书读得比一禾少。我们握手；他亲切又腼腆。一禾不知道另有一个骆一禾；一禾去世以后这另一个骆一禾依然默默地活着。此事我从未向人提起，包括一禾的遗孀。我守着这个“秘密”直到今天，说不清为什么。

5 小镇时尚

为什么这小镇上的女人人人头戴大盖帽？而光头缩脖子的男人们，蹲在街头，端着海碗吃面条。女人们买菜，买鞋垫，街头聊天，人人头戴大盖帽。解放军的大盖帽、工商管理员的大盖帽、警察的大盖帽、邮递员的大盖帽。但在小镇上，所有应该头戴大盖帽的人其实难得一见。戴大盖帽的女人们身穿花毛衣，不严肃也不恶作剧。也许她们觉得美极了大盖帽。或者，她们出门时只是想戴顶帽子，随手一抓，全是大盖帽。

6 穿过菜市场

黄昏，（古代诗人思维最活跃的时刻。漫步在斜阳浸染的山道上何等快意！）我一边羡慕着古代诗人，一边穿过这满地烂菜叶的菜市场。我身边没有一个人长得像仙鹤，没有一个土豆长得





像岩石，没有一根芹菜长得像松树。但这毕竟是我的黄昏：一个满不在乎、穿着睡衣拖鞋，嘴里嗑着瓜子儿的女人逆光走来。菜市场的斜阳把她身体的轮廓映得一清二楚。她假装不知道她几乎赤裸，我假装没看见以免别人看到我心中忐忑。

7 这座城市避开了我

这座城市避开了我。它给我大雨，使我不能在街头闲逛。我听说过的博物馆，因人手不够而闭馆。商店里，人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商店里只卖一种酒，是我不能喝的那一种。我饥肠辘辘找到的，是关了门的餐厅。我大声抱怨，但没人在乎。我敲沿街的门，门开了，但屋里却没有。我靠到一棵树上，树叶便落了下来。在这座城市里我没有一个熟人。哎，我到了这座城市，等于没有到过。

8 一个发现

你提箱子出门，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你抵达你计划要抵达或没计划要抵达的地方，洗把脸或洗个澡，然后走出旅店。你想看一看这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城市或者陌生的乡村，你会发现，其实你无法走出很远。你跨越千山，只是为了见识千山之外的一条或几条街道、一张或几张面孔、一座或几座山头。你抵达你计划要抵达或没计划要抵达的地方，然后走出旅店。但其实你真的无法走出很远。这话说出来像一个诅咒，但我不是故意的。

9 另一个发现

我走到哪儿，我头上的月亮就跟到哪儿，但月亮并不了解我的心思。我吃什么，来到我身旁的狗就也吃什么，但我和这条狗并不是同类。蟑螂跟我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我们需要同样的生存





温度，但我还是在今天早晨用杀虫剂喷死了七只蟑螂。飞鸟看到了我所看到的社会的不公正，但我们并不因此分享同一种愤怒。即使落叶与我同时感受到秋天的来临，我也不能肯定落叶之间曾经互致爱慕，互致同情。

10 变幻

黑夜和小雨使我迷路。在一段停着压路机却无人施工的路面上，一个胖子跟上了我。我加快脚步。他开始威胁和谩骂。我并不焦虑我兜里不多的钱，我焦虑这城市里只有他和我。焦虑，焦急，我一阵虚弱，忽然我就变成了三个人。我们三人停步转身，已经冲到眼前的胖子完全傻眼。他回身就跑，我们拔脚就追。我们边跑边体验人多势众的感觉真好。直到我们一起掉下一道水沟，直到我找不到我那同伴二人。

11 黑夜里两个吵架的人

我吸烟。烟雾被窗外的黑夜吸走。黑夜寂静，鼓励无眠的人们发出声响。于是我就听见了两人吵架的声音。吵架声来自另一个窗口（我看不见的窗口）。我忽然觉得每一个窗口后面都有人倾听。我听见男人高喊：“你给我滚！”我听见女人毫不示弱：“这房子是我的！”我听见男人长篇大论地谩骂，我听见女人长篇大论地啼哭。……黑夜。黑夜。黑夜。我学了声鸡叫，天就亮了。吵架的人终于住口。

12 罪过和罪过

内急使我急不择路，内急释放使我舒畅。哆嗦了一下，我才看见——在没有隔断的公共厕所——怎么回事？——左右两个女孩，也站着撒尿。那场景令我惊讶：那两个女孩竟敢激进反抗她





们撒尿的传统。我正想夸她们勇敢，她们迅速摆出良家妇女的做派。她们从隔壁招呼来男人把我扭送派出所。我作为流氓轰轰烈烈地穿过大街。我问警察是我误进女厕所的罪过大，还是女人站着撒尿的罪过大。警察答不上这个智力难题，就把我放了。

13 袜子广告

走过卖袜子的广告牌。广告牌上说“这正是买袜子的好时节”。这为什么不是补袜子的好时节？这为什么不是脱袜子的好时节？所谓小康社会，就是人人可以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所谓富足社会，就是有人不屑于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我猜走过我身旁的人，有一个的袜子已经被脚趾洞穿；另一个是臭脚，然而袜子完好。我猜我的袜子有点羡慕那些新袜子。我猜我的双脚有点羡慕阳光下的赤脚。

14 尴尬

巨大的阳台上，一群吃饭的人。我举止得体，谈吐配得上那十八世纪的建筑和大有来历的餐具。但我不该得意忘形，不该急于表达我对这世界的真实看法。报应来了。西瓜呛进我的气管。我控制不住我的咳嗽，不得不离开餐桌。一块呛进我气管的西瓜逼我领受我必得的羞辱，因为我咳嗽得过于真实。他们看着我，同情我的尴尬，然后继续他们关于世界的不真实的谈话。他们甚至比我大声咳嗽开始之前更文雅。

15 洗澡感想

浴缸是别人用过的。不过没什么——手里的钞票也是别人擦过的，头上的月亮也是别人赞美过的。但依然，这是别人用过的浴缸。是女人用过的还是男人用过的？是漂亮女人用过的还是恶





俗男人用过的？不过没什么——在异地还能有个浴缸洗澡就算幸运了。我告诫自己，应该认命地、默默地生活，包括认命地、默默地用别人的浴缸洗自己的澡。不过我一默默，蟑螂就从犄角旮旯里摸了出来。不过没什么——没有老鼠出来就算幸运了。

16 坐在一家麦当劳里

我注视着门口。进来一个背粉红色双肩包的女孩。进来一个戴耳机和墨镜的男孩。进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门外他们是搂着的，进门时才松开手。进来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带进一个小女孩，也面无表情。进来一个边进门边阅读手机短信的笑眯眯的女人。进来一个转了一圈，张望了一下，又出去的半老男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一张嘴、一个胃、一副生殖器。在数到第十七个进来的人时，我站起来，带着我的一套家伙走出去。

17 有人

有人在上海活一辈子，有人在罗马活一辈子，有人在沙漠的绿洲里活一辈子，有人在雪山脚下活一辈子——你从未见过他们。有人从上海出发，死在雪山脚下；有人从绿洲出发，几乎死在罗马，却最终回到绿洲——你从未见过他们。我写下这些字句，没读过这些字句的人也活一辈子；读到这些字句的人也许会说，这人说的全是废话。且慢，我见过你吗？我想来想去没见过你。我们各活一辈子，也许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小区。





蓝冰丫头

悔过书

我在园中观花，赏花中的“我”与万物对立，
“我”即屏障，抗拒在世界之外，又与其相抵消。

天人菊的齿轮一圈圈在园子里旋转、绽放。
这满目的善啊，正在传播一种春天般的美学。

我在赏花的同时，心里也会产生恶，
千山葱郁，无人指证，我萌生一种偷生的喜悦。
春天的秩序，被花朵引领着进入，
它的美是屈服于花朵的美，与本意相悖离。
正如我赞美树，却把它锯倒，我拒绝河流，
河流却渡我回家，我的正义，都是白费力气。

请为我掸掉帽子上的积雪，爱人。

像框里的人和躺在床榻上的人，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是躺着的人正在策划一场阴谋，
而像框里的人丧失了作恶的可能。
因此，我们对于死者的赞誉要大于生者。

求学：就是自己动手建筑迷宫，引诱自己进入，
然后再设法拆除并走出来，最后的答案是废墟。

无主义的舌头，行政的手。集体，一群聚餐的鸟。





江 非

河 流

站在河的上游
向下游看去
那里和这儿
没有区别
河里是水
两岸是树
河面有一些加宽
波浪有一些
平缓
又向更上游的方向看
水从那儿流来
河流从泉水起源
河流突然
变得很小
没有过去
没有历史
没有耻辱
也不需要尊严
时光
那么美好
好像只有未来
时光多么美好
好像
只有未来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时间简史

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
十八岁外出打工
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
十六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
十五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
十四岁至十岁
十岁至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
由少年变成了儿童
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的上河埠村出生
父亲就活了过来
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
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





横行胭脂

山林书

抓一只蝴蝶
批判它身上的象征主义
和一只鸟沟通
请别叫得那么悲伤
我又不是隐居的进士 落魄的秀才

涧水坐在澎湃的誓言上
未成熟的山果
在油画中摇摆

山中行走，头顶风露
再带上赫伯特的诗句
“身后尾随一只风尘仆仆的狮子。”

遇见高大的树木 就致敬问好
遇见怀孕的禽兽
就给它让路

在秦岭山中想人
手机信号不通，只能把信息发给白云
“把一个人想得豆芽菜似的了，
这种美简直王八蛋。”

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们幸福如富翁一样





一日就遗落了黄金万两

岁末，用小刀在山顶的石头上记事：
某年，和春风秋风多闹了两场别扭
冬天就来了





苇子

一场雨

好多天了，这场雨，落得我心里发慌！
皮肤上的雨意正在生造词汇
继而沿着一册书籍封面
滑落。它们幽幽地发着光
一只手指一只手指地生长
在指尖上结出极端的小果子

嘘——。我是要小声地告诉你
小小手饰的冰凉
在荡漾
牛犊再次吃出青草的甜味
雨滴声使玻璃弯曲

夜深了，在雨意里
我把一封信写薄
它是我全新的皮肤
我的身体侧面的幽光
越发地单调，这样涂改着五月的深夜
还有
我与你，被这个雨夜平分后
悄然跌落平地
细数雨中青草的气息

今夜，我继续坐在失眠的雨声中央
使雨水一节一节地变凉





哨 兵

晚 课

每晚我都会沿着荆江大堤，走上
两个多小时。如古人，慢慢地
领受自然的教诲和恩赐。我喜欢
看长江，磨亮平原上的暮霭。也是
慢慢地。但那种古老的光芒，
并不能照亮我见过的村庄和县城
仅能照亮河流本身。仿佛隐士泼墨，
留白，照不亮山水
世界，唯见自己的心

而我懒得去琢磨那点快要失传的手艺，
几个故交大多住在临江的直辖市，
或省会。只有我还在城外的黑地里
赶路，却喜欢为过往的夜船感动——
我相信每盏舱灯下，都坐着
我的友人，每只船尾也都飞舞
惜别的手臂。只是怕惊扰我
才趁着夜色，慢慢地
走了





商 震

静夜思

夜是个院落，没有围墙
我努力地睁大眼睛
视线也没有半寸的伸长
我在黑里

我曾设想
黑里一定包藏缤纷的色素
在黑里，心灵会是觅食的鸟
或每一寸肌肤都盛开一朵月亮
而今夜的黑，密不透风

我试图用音乐穿透
用宝剑击破
黑，缠裹着身体像柔韧的网
我的歌声和武器
都换成暗淡的叹息

白天，有一棵高大的树
叶绿花繁百鸟颂唱
夜里，它却是最黑的部分
我对这棵树的敬仰
变为白天的梦

走进黑之前
我曾想肢解自己的身体





让一部分的我停在黑之外
可我搜遍全身
也找不到白亮的地方
赤身裸体也像穿着夜行衣

面对黑和更黑的树
我不会去环抱，更不会
用脊背在树上磨蹭着擦痒
但我要蹲着身送去尊重
矮着身体再加尊重就不醒目
就能自在地走很远的路
还能把吞进肚里的黑
吐出来

黑，是终点。
夜过去了，就是做梦的时间
也许哪天梦改变了方向
我身体的某一处
能生出逃离黑夜的光





天 天

在生活的废墟上

塌陷的是一面镜子
前生今世再也扶不起来了
拯救的话题里只有河流
一路向前再也回不来了
以行走的名义 一路向前
以遗忘的速度闪电般的照耀
以一个囚徒内心的辽阔与奔忙
和我一样以悲伤的名义
去掉念夺取 压榨
或者我又一次背叛了某种生活
从一截旧木梯的思想里
走进了整片森林在夜晚
从灯红酒绿走进低矮的虫鸣里
在生活的废墟上 你要安静下来
点最简朴的灯光穿灰色衣裳
在内心的墙壁上
你哆嗦着战栗着
刻下一个人陡峭的半生





轩辕轼轲

诗二首

晨起忽忆邵筐

老邵 还记得那辆摩托吗
绿色的 你载着我去河东过江东
为了寻找项羽 蹿遍了整个临沂城
如今霸王成了导演的道具
在乌江边一次次地割下头颅
掷给吕马童 掷给六小龄童
掷给围观惊悚片的一群儿童
而那摩托终于衣铁锈还墙角
缩在赤兔般的锈迹里 思念起吕布
老邵 还记得那个小酒馆吗
九九年的 江非刚被海风吹来
刚被平墩湖的麦浪吹来
一落地撒了一圈舟山群岛的盐
我们比海风还能吹 如三座不太平洋
用浪花的手掌拍打着桌子
拍的老板娘叫来了灯塔般的丈夫
我们不需要导航 但仍被岁月吹散
散 再散 也散不出合围过来的春天
春风在海口登陆 如傲慢的藩王
会依次路过我们的长亭更短亭
会把我捧出的森林交到你的手中
老邵 一张公交车票曾在我们手中
去罗庄的 每到周末我就跳上它





抱着诗稿 抱着被你们痛批狂赞的心情

在职工食堂高谈阔论 男男女女一大群民工
夜里在操场惨白的灯光下 残月无声
秋虫无声 烟头一闪一闪 我们也无声
老邵 还记得那高亢的歌声吗
好汉歌 在童星门口的扎啤摊上
我们光着膀子高唱 比刘欢还欢
还记得一味茶馆吗 掌柜的
你一味地让我们免费喝大红袍
我们也只好一味地用废话和垃圾扰你视听
还记得老汽车站我们踏过的积雪吗
那积雪里不仅仅只有雪的隐忍
脱下鞋来 鞋底分明传来路的惨叫
还记得开阳路上我们喝过的羊肉汤吗
那汤里也不仅仅只有山羊的泪水
抬起脸来 我们扶了扶雾蒙蒙的眼镜
对了 还记得那条直通瑞典的马路吗
沂蒙路 我们弟兄三个站在中间
不是疯子 不是交警 只是为了合影
抱着膀子 眼望着不同的方向
头顶着同一片新世纪的天空
“咔嚓”一声 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寒冬就这么过去了 一睁眼仍是满目葱茏
此后我们就是遇到绝路也不绝望
因为我等玩的就是绝处逢生
此后我们就是遇到虎豹也不绕行
我辈岂惧鼠辈 只身偏向虎山行
在山巅有不寂寞嫦娥舒七分袖
有吴刚吴用捧出的虎骨酒





我们把酒临风 临何处是不归程
如晴雯撕扇李元霸撕人忽必烈撕烤全羊
我们撕碎了虎皮做的大旗小旗杏仁旗
然后在石桌上下起围棋 淝水河人仰马翻我们不动
赤壁滩火烧连营我们不动
泰山崩于前黄河溃于后我们仍然不动
只是落白子时提到了李白 我们才心里一动
就像是想起了一位远在澄迈的弟兄

临沂城又逢江非

兄弟 海南岛怎样 澄迈怎样 苏东坡怎样
东坡肉怎样 东坡词怎样 流放怎样 把流放当成解放怎样
放虎怎样 放鸽子怎样 大鸣大放怎样 一个屁不放怎样
海水比河水怎样 比雨水怎样 比茶水怎样 比春水怎样
春心荡漾怎样 冰心在玉壶怎样 在夜壶怎样 壶碎了怎样
有心怎样 无心怎样 插柳怎样 拔柳怎样 插进去拔出来怎样
鲁达怎样 聂鲁达怎样 达利怎样 阿什贝利怎样 贝利乌鸦嘴怎样
碎嘴子怎样 名嘴子怎样 口条怎样 信条怎样 猪肉炖粉条怎样
粉丝怎样 粉墨下场怎样 粉饰太平怎样 太平公主怎样
上官婉儿怎样 上官仪怎样 宫体诗怎样 裸体诗怎样
骚体怎样 五言怎样 无言怎样 阮步兵怎样 坦克兵怎样
朋克兵怎样 履带怎样 绷带怎样 打包带怎样 中间带怎样
一代又一代怎样 一袋又一袋怎样 好多大米怎样 幸运儿怎样
早产儿怎样 胡儿怎样 安禄山怎样 风雨不动安如山又能怎样
老杜怎样 小杜怎样 李白怎样 李贺怎样 贺知章怎样
章子怡怎样 怡红院怎样 阮小七怎样 七小福怎样
福王扔进锅里怎样 把鹿从中原逐进锅里怎样 满汉全席怎样
席方平怎样 平鹰坟怎样 坟场比起排场怎样 比离场怎样
怎样怎样 鸟样怎样 鸟语比口语怎样 口语比口技怎样





技不如人怎样 技压群芳怎样 技穷怎样 技富得流油又能怎样
卖油郎怎样 三言两拍怎样 三枪拍案怎样 再补一枪又怎样
阿凡达怎样 阿泰斯特怎样 阿赫玛托娃怎样 茨维塔耶娃怎样
娃娃头怎样 雀巢怎样 凤还巢怎样 小凤仙怎样 蔡锷怎样
起义怎样 起床怎样 起来怎样 起不来又怎样 好再来又怎样
前路怎样 后路怎样 无路怎样 绝路又怎样 把绝路走绝了又会怎样
绝唱怎样 绝食怎样 绝口不提怎样 绝色佳人怎样 绝句怎样
十四行怎样 少一行怎样 僧一行怎样 干一行爱一行又烦一行怎样
里尔克怎样 特拉克尔怎样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怎样 萨拉马戈怎样
倒戈怎样 基辛格怎样 哥白尼怎样 尼采怎样 杨采妮怎样
泥马度康王怎样 岳飞怎样 张飞怎样 曹刘怎样 公刘怎样
刘禹锡怎样 竹枝词怎样 祝枝山怎样 唐寅怎样 唐三藏怎样
悟空怎样 闹天宫怎样 盖天宫又怎样 把天宫当成子宫又能怎样
宫外孕怎样 婚外情怎样 人外鬼怎样 楼外楼怎样 天外天怎样
江湖怎样 相忘于江湖怎样 相煎于江湖怎样 煎成糍糊又能怎样
标语怎样 论语怎样 子不语怎样 希腊语怎样 卡瓦菲斯怎样
斯大林怎样 王小林怎样 林总怎样 总台怎样 总下不了台怎样
登古幽州台涕下怎样 登阳台晾衣服怎样 登徒子怎样
登高处不胜寒怎样
胜韩又能怎样 黑哨黑球黑屏黑幕能怎样 嘿嘿嘿嘿又能怎样
远古怎样 元谋人怎样 元好问怎样 冤大头怎样 袁大头怎样
谭嗣同怎样 秋瑾怎样 秋风秋雨怎样 秋白怎样 丘缓怎样
夏宇怎样 宇文成都怎样 成都怎样 川菜怎样 大锅菜怎样
菜鸟怎样 蔡琴怎样 蔡文姬怎样 肯德基怎样 必胜客怎样
过客怎样 回头客怎样 断头客怎样 无头客怎样 投名状怎样
入了伙怎样 散了伙怎样 火并了怎样 火死了怎样 不知死的怎样
死前闹个笑话怎样 唱支山歌怎样 跳个迪斯科怎样 啥也不干怎样
爱干不干怎样 巴尔干怎样 松赞干布怎样 匈奴怎样 家奴怎样
从奴隶到将军怎样 从将军到俘虏怎样 从俘虏到右派怎样





流派怎样 流不动的派怎样 无门无派怎样 蛋黄派又怎样
响马怎样 古道西风瘦马怎样 马王爷怎样 马王堆怎样
出土的怎样 入土的怎样 土拨鼠怎样 胡宽怎样 去者足可惜
可又能怎样 我们也在去 一刻钟你去掉一根烟 我去掉一瓶酒
你去掉五十四句话 我去掉六十四句话 还在去 话从喉管里去
血从血管里去 视线一截一截去 过目的被包扎成了记忆
呼吸一口一口去 路过花香也是一口 路过狗屎也是一口
皮屑也在去 一层层剥落 当我们站起时 此地已是遗迹
这去如离弦之箭不可逆转 这去如脱鞘之剑令我们奋起
心中有剑何须在手 心中有路何必脚走 心中有宇宙
身外的宇宙不过是份嫁妆 且放一旁 容我们吃肉喝汤
想怎样就怎样 爱怎样就怎样 该怎么样必将怎么样！





侯 马

诗二首

天 堂

九三年
我在前门当警察
有一晚到郊区工棚查案子
一敲门灯亮了
一个女人从男人身边
猛地坐起
隔着窗玻璃
我看到她白花花
丰硕的一对乳房
把那间简陋不堪的棚子
映照得像天堂一般
这一幕使我更加理解
穷人为什么把讨媳妇
看得那么重
但不仅贫穷是结婚难的原因
在我们经历的岁月里
爱情观念的匮乏是
性爱观念的贫瘠是
缺乏一种追求幸福的尊严感
更是





麻雀。尊严和自由

这样的诗句让我心领神会

“一出门，就能看到亲戚和麻雀”

没有深切的乡村体验

就不知道卑微的麻雀多有尊严

有谁见过：

笼中的麻雀

只有踢翻的米盅

和一具横倒的尸体

抓过雏雀的手

会终生出汗 拿不稳刀剑

它离人类最近了

但永远是邻邦，绝非家奴

饱经沧桑的人知道

他们是自由的精灵

没有道义可以审判不羁的灵魂

甚至良知也对不住自由的追求





白 玛

诗二首

一个下午安静的时光

我有一个下午安静的时光独自游荡在明晃晃的小镇上。
一头脚步柔软的豹子经过寂寞小镇古老的下午时光。
邮局门后写信的独臂外乡人他不在了，只有影子吊在
空空的一个下午之安静时光。
偶尔我回忆起片刻沉醉的日子里细致的痛楚，
哦，我心里分明藏着一个大海和众多微物之神。

2011年，秋

没有一个庄稼人捎信来，我知道水稻和棉花
成熟了。没有一棵树告诉我它的心事
我知道它成熟了。没有一只金黄的老虎
趁我熟睡悄然探望，我知道它成熟了
那么亲爱的你，没有一缕秋风透露我的消息
你会不会知道，我好像荒野中一颗饱满的坚果成熟了





陈 仓

我们不敢放枪

我们有一支枪
埋在心里
我们忍受着巨大的压抑

我们不敢对周围放枪
我们怕射中一些目光
或一只小鸟
更怕
打碎蓝色的玻璃和天空

我们的生活很美
似乎不需要用枪对付
但一些寂静或笑容后边
总藏着什么
像一匹野兽要伏击我们
每一滴血里
都落进了一枚发烫的弹头
我们的身心已伤痕累累

我们有一支枪
子弹时时上膛
但我们把它埋在心里
二十多年也没有开火





魏 茵

妈妈，我找到了荨麻

我从天鹅的城堡里退身
在红色的湖里，找到了荨麻
妈妈。每滴眼泪都可以称为琥珀么？

我起飞时，穿着雪白的睡袍
夜晚来了，我穿的是松绿色的裙子
妈妈。你会重新叮嘱我么？
好像那些出没在芦苇深处的天鹅一样
拍着翅膀，带着用荨麻揉成的羽毛
它们飞得那么高
还把荨麻的味道带到了天堂

妈妈，我找到了羽毛
它是绿色的，刺人的
妈妈，我喜欢它的味道
和流浪孩子的皮肤一样，那是
没有顾忌的味道
我想着，我不是天鹅啊
但我也要把这味道带去天堂

妈妈，我找到了羽毛
做成了小小的翅膀
像荨麻一样，自由的流浪
然后像荨麻一样，幸福





妈妈。你说好么？

流浪的孩子可以睡在云上了

妈妈，你闻到了么？

那是荨麻啊荨麻

是我的，却不是天鹅的





郇 筐

诗二首

白头翁

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
被打扰。清风吹荡
一片山河的气息
连群峰，也在接受
落日无言的教育，多么安静
只有那些高尚的灵魂
才配得上这里的安静，而
身后这一座城市，不配
被尘世的绳子
拴住的人们，不配
远处那两条浑浊的江水
也不配

白头翁在啼叫，高一声
低一声
仿佛在唤着谁的乳名
没有谁肯出来答应
那些松柏不，那些野花不
那些碑石也不

白头翁在啼叫，长一声
短一声
它一定在唤着谁的乳名





白鹭赋

不是诗经里飞出的那一只
不是惊飞破天碧的那一只
不是杜牧笔下一树梨花落晓风的那一只
不是一滩鸥鹭里，惊起的那一只
不是翘立荷香里，窥鱼的那一只
不是施补华的旧相识

……

那些都是白鹭中的白领
它们作为鸟类中的大家闺秀
和文人骚客攀上亲戚，成为相互矫情
和意淫的工具，被他们反反复复
描绘得那么美
那么不合群众路线

这是落寞的一只。像个鳏夫
它以八大山人的技法
在龙虎山下，一块水田里
遗世而独立
我用长焦镜头把它拉近，再拉近
它既没有想象中的白，也没有想象中的美
身子蜷着，脖子缩着，翅膀耷拉着
上面还沾着一些黑泥点
毫无征兆地，它全身的毛
突然耸起，一条鱼瞬间被叼进嘴里
它接着腾空而起，像一团飘起的白雾
越飘越远，很快就散了
只留下一个凶狠的眼神，似乎还久久地
在镜头里盯着我





小 西

我从未对谁说起过这些担心

我从未对谁说起过这些担心
湖水已凉，周边一些植物
变得松散慵懒，像生育过的女人
仅剩的一点明艳，被秋雨带走。
我颈上的项链，这银亮的饰物
突然断裂，过往的记忆
在阳光下闪了闪，就消失了。

几只落寞的鸟在白杨树上
安静于天空的蓝。
一列火车快速驶来，光阴来不及停顿
就匆匆而去。
我站在风里叹息，看叶子从高处飘落
这些伤心的蝶，四处翻飞
寻找着栖身之所。
但它们是幸运的，至少在死亡时仍然有人
爱上它们的忧伤





凌 尘

我在我的诗歌里嵌进了铁

没有锈蚀。一根铁嵌进一个人的身体
从庄稼地到工厂，整整十七年
十七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灰尘和铁锈
进驻到我的肺里。一个打工者
他的手里，紧紧攥着日光和月光
这个时代，不是打工者的天堂
而这个时代，多么需要有一双大手来支撑
更多的时间，打工者们站在火炉旁
搅动着这个热火朝天的时代
铁。火。汗水。这不是一组字或者词语
这是一个打工者用身体换来的画面
更多的带有铁质的词语从他们的手上抽出来
锤子。斧头。镰刀。诗歌。小到一只小小的螺丝
这样的时光，我每天都在经历着
从一副细嫩的身躯到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他们要经过。无数次弯腰。无数次锤炼
无数次面对炉火的烘烤。这之间还要承受
铁嵌进身体的痛苦。或者一只断指的不幸
修复这个过程。我只要一首诗歌
这是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我常常把诗歌念给他们听。他们在我的诗歌里找到家乡
找到被他们遗忘在铁里的锄头和炊烟
我在我的诗歌里嵌进了铁。我的打工兄弟们
在诗歌里看见日落





谢小青

诗二首

我们把阳光铺在床上

夜里十点，拧开床头灯
我们把阳光铺在浅绿色的床单上
亲爱，我们不用遮盖
山川裸露，一万年前就这样

一遍遍抚摩阳光
学鸟鸣，在枝头云端
学农人干活，发出粗重的呼吸

你要我叫你父亲，我要你叫我母亲
依然是父亲与母亲睡在一起

父亲去铎山镇

他偶尔离开山村
到二十里外的铎山镇
看过往的城市班车
他也想中途上车
看那些打扮妖艳的女子
想把她们种在地里
看打台球
看一个个老故事掉到陷阱里
悄悄倾斜的阳光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打在他泥土色的脸上
他在两百米长的小镇上转来转去
从香香理发店到加油站
五分钟路程，却是他大半辈子
最后他买了一条低档的香烟回家
把阴影藏在肺里





陈 亮

那些来来去去的人

不管晴天、阴天、雨雪、风暴还是天黑
都能看见他们，有的推着独轮车
有的赶着马车牛车，有的开着
哆嗦的快不成堆的三轮或者拖拉机
或是肩扛，手提，背驮，或在生拉硬拽
有老人、中年，还有舔铁锈的孩子
一律粗糙黝黑，短腿臂长，破声赖气
还有去私奔或端瓢乞讨者
还有躲避计划生育和屁股上的债务者
还有暗地里使了坏被官府缉拿者
有家破人亡，不得不离乡背井断了心肠者
——普遍的内心不净，眼赤，转圈发急
他们藏着很多病，或被赋予许多罪过
有的走着走着就彻底地倒下了
或是仅仅就被一眼牛蹄窝里的雨水呛死
或被流寇抹了脖子——似乎都没有
留下脚印，或其他存在的证据
只留这条老路在尘土飞扬，漠漠无限
——他们永无宁日，不断地来来或去去
尽管，谁也不知道是来，还是去——
当你像落日一样的倦了，闭上松弛的眼睛
他们就会在梦魇里继续影影幢幢
一律猫腔呜咽，一律是悲剧的脸庞
仿佛是个纸扎和泥糊在给谁送一场大殡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戈 多

雷蒙德·卡佛

透过窗户，看到他
脸部线条冷峻
整张脸浮雕在
书的封面上
与灰色墙壁背景
呈 1/13 比例盘踞
眼睛射出来
两束 X 光
还在讲述着
短篇小说自选集里
那些稀薄的空气
左肘平放在面前的桌上
长满黑毛
微攥拳头
右臂架在右侧椅背上
手掌粗大，自然下垂
左侧，半扇窗户隐约着
面前的窗户里，开着一具
疾病的花朵
X 光线似乎
窥视到另一个家伙
的疾病与隐秘





食指

秋 阳

闲坐在小院里，沐浴着宁静的秋阳
暖暖地像母亲给我加了件衣裳
渐渐地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
懒洋洋地点上一支烟，闭目遐想

暖意袭来，不管是凄凉的身世
还是构思中的文章，都实在懒得想
物我两忘中却觉得该写点什么
很明白：是因为远离了污浊的名利场

秋阳黄金般金晃晃，眯起眼
看小院里一派喜人的景象
笑咧嘴的石榴害羞地低下头
朝远望的柿子还高高在上

这甜美的果实待人品尝
可知足的心情谁来分享
只有秋阳，因为秋阳
有老人的心肠，像父辈的目光……





严 力

负 10

以文革为主题的
诉苦大会变成了小会
小会变成了几个人聊天
聊天变成了沉默的回忆
回忆变成了寂寞的文字
文字变成了一行数字
1966—1976
老张的孙女说等于负 10





伊 沙

诗二首

郊外，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

郊外
一节废弃的
火车车厢
停在一截
废弃的铁轨上
在暮色中
被我看到
我看到
一个男人
溜了上去
紧跟着
一个女人
也溜了上去
一节废弃的
火车车厢
停在一截
废弃的铁轨上
也承载
火热的生活
像一个人
不甘废弃的晚年
和另一个人
废而不弃的命运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它同样遭废的汽笛
在我耳中拉响了

春天的乳房劫

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
你躺在运送你的床上
对自己最好的女友说
“如果我醒来的时候
这两个宝贝没了
那就是得了癌”
你一边说一边用两手
在自己的胸前比划着

对于我——你的丈夫
你却什么都没说
你明知道这个字
是必须由我来签的
你是相信我所做出的
任何一种决定吗
包括签字同意
割除你美丽的乳房

我忽然感到
这个春天过不去了
我怕万一的事发生
怕老天爷突然翻脸
我在心里头已经无数次
给它跪下了跪下了
请它拿走我的一切





留下我老婆的乳房

我站在手术室外
等待裁决
度秒如年
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一把拉住了我
让我代他签字
被我严词拒绝

这位农民老哥
忽然想起
他其实会写自个的名字
问题便得以解决
于是他的老婆
就成了一个
没有乳房的女人

亲爱的，其实
在你去做术前定位的
昨天下午
当换药室的门无故洞开
我一眼瞧见了两个
被切除掉双乳的女人
医生正在给她们换药
我觉得她们仍然很美
那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韩 东

这些年

这些年，我过得不错
只是爱，不再恋爱
只是睡，不再和女人睡
只是写，不再诗歌
我经常骂人，但不翻脸
经常在南京，偶尔也去
外地走走
我仍然活着，但不想长寿

这些年，我缺钱，但不想挣钱
缺觉，但不吃安定
缺肉，但不吃鸡腿
头秃了，那就让它秃着吧
牙蛀空了，就让它空着吧
剩下的已经够用
胡子白了，下面的胡子也白了
眉毛长了，鼻毛也长了

这些年，我去过一次上海
但不觉得上海的变化很大
去过一次草原，也不觉得
天人合一
我读书，只读一本，但读了七遍
听音乐，只听一张 CD，每天都听
字和词不再折磨我





我也不再折磨语言

这些年，一个朋友死了
但我觉得他依然活着
一个朋友已迈入不朽
那就拜拜，就此别过
我仍然是韩东，但人称老韩
老韩身体健康，每周爬山
既不极目远眺，也不野合
就这么从半山腰下来了





徐 芳

在这一秒里

在夜晚的车站前
买了一根
刚刚被削了皮
洁白裸身的甘蔗
像一道月光
或一管箫笛
握在手中

我孤零零地
站在黑夜里
等车——

就像街对面
影影绰绰的
一个男人
他来回踱着步
或者在等着
一个女人
或者孩子？

像昨夜的月亮
一切……
不过是兜了个小圈
又回来了……





朦朦胧胧、断断续续的
夜晚无语
就像我嘴里的甜
好像下一秒就要熄灭了
可就在这一秒里
整个世界被它填满了
结实了
放声歌唱了！





中 岛

父亲的骨头

看着父亲的形状
安静地排列在
一个长长的铁匣子里
看着白白的
没有一丝肉的骨头
感觉亲切而安详
父亲从此不再说话
父亲躺在那里
全身被灵魂所隐藏
细碎的和大队的骨头
留给我最后的
父亲的样子
父亲的身体
从炼人炉里拉出来时
我泪流不止
看到冷却后的一身白骨
我无话可说
这是一种
父子最后的面对
是我们相处以来
最后的沉默
我带上殡仪馆发给的手套
用颤抖的手
把父亲的骨头
一根一块地捡起





然后装进
一个白色帆布的小袋子里
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被阴阳先生的手
使劲地压碎在
白色的小袋子里
曾经坚硬的骨骼
就这样的被粉碎
父亲就这样
在我眼前越来越小
小得只剩下
舞动的灵魂





君 儿

诗二首

怀 念

让我这个坐在屋子里的人
懂得怀念
怀念陌生的事物
它们在远方
已灿烂了两万年
这沉默的两万年里
你来过
又飘走
让我的经书上
画满桃花
好让异代相逢的人
又馨香可嗅
唵嘛呢叭咪吽
让我转动的经筒飞舞

色与空

儿子 我没想到
我曾遭逢的尴尬
你也要重新遭逢一回
比如肤色
我们竟成了介于
黑人与黄种人之间的





又一物类
在非洲显得白
在亚洲显得黑
如果我们为此骄傲
其实又有什么不可以





吉狄马加

火焰与词语

我把词语掷入火焰
那是因为只有火焰
能让我的词语获得自由
而我也才能将我的全部一切
最终献给火焰
（当然包括肉体 and 灵魂）
我像我的祖先那样
重复着一个古老的仪式
是火焰照亮了所有的生命
同样是火焰
让我们看见了死去的亲人
当我把词语
掷入火焰的时候
我发现火塘边的所有族人
正凝视着永恒的黑暗
在它的周围，没有叹息

只有雪族十二子^[1]的面具
穿着节日的盛装列队而过
他们的口语，如同沉默
那些格言和谚语滑落在地
却永远没有真实的回声
让我们惊奇的是，在那些影子中
真实已经死亡，而时间
却活在另一个神圣的地域





没有选择，只有在这样的夜晚
我才是我自己
我才是诗人吉狄马加
我才是那个不为人知的通灵者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
我舌尖上的词语与火焰
才能最终抵达我们伟大种族母语的根部！

注 释：

[1] 雪族十二子，彝族传说人类是由雪族十二子演化产生的。





徐 江

柯 索

20 岁我读他

21 岁我再读

今年

我 36

许多事都不一样了

许多清澈

正在我眼里浑浊

许多浑浊

我能看到它清澈

救火车每天在街上

咬报纸

以下这句是不变的——

我信有天使在我的屋顶上飞翔





秦巴子

小春天

这个春天是小的
这个春天的风是小的
风吹开的花是小的
像米粒一样的香气是小的
香气里的歌者是小的
歌者的声音是小的
声音飘过的教堂是小的
教堂里的灵魂是小的
灵魂的哀怨是小的
在这个小小的春天
做一单生意交易是小的
约会了朋友谈话是小的
写下的诗句意象是小的
出行或者突围志向是小的
一盘棋的格局是小的
我打开一本书读到深夜
书上的字也越来越小
小到快要看不见了
一灯如豆像心的小跳
春夜之思如此之小
爱也如此之小
让我吃惊
在这个春天，是地震
太大了





发小寻

三缺一

2004 年夏天

我家住在沈圩村福星路 23 号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

标准的麻将桌

每天夜里

我死去的姥姥，姥爷和爷爷

都会围在一起搓麻将

哗哗的声音让我整夜不得安宁

那时我的奶奶住在青年路与南极北路交口

她偶尔会打电话过来

每次我都想告诉她老人家

我不会打麻将

夜里的那一桌

一直是三缺一





朱 剑

南京大屠杀

墙上
密密麻麻写满
成千上万
死难者的名字

我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
就决定离开
头也不回地离开

因为我看到了
一位朋友的名字
当然我知道
只是重名

几乎可以确定
只要再看第二眼
我就会看见
自己的名字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西毒何殇

人全食

手头没有墨镜
就点了只蜡烛
把眼镜熏黑

看完了日全食
竟忘了擦干净
就直接出门

那天的大街上
空无一人
好像都被狗吃了





黄 海

写故乡

我喜欢栽种
也喜欢耕田

我喜欢苍老
不喜欢沧桑

我喜欢五谷
也喜欢柴禾

我喜欢沧海
不喜欢桑田

故乡，它在喊
几十年来
它从积木到拼图
它从剪纸到涂鸦
在我小时的游戏
东躲西藏

故乡，它在喊
一条铁路把它
一分为二
一片厂区把它
一分为二
一条公路把它





一分为二
一个人把它
一分为二

何处安身是故乡
当万物长成
它在消失
我却在寻找
自己的房子
那堵墙上过去还写着：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今年标语改成：
移动手机卡
一边耕田一边打





唐 欣

童 年

童年冬天的夜晚多么寂寞
父母亲照例在遥远的单位开会
等待中他开始想象他们的归程
那恐怕是他最早的文学经历

从小他就不是个乐观的人
在白天他的担心何其荒谬
石子铺就的马路平坦宽阔
谁的自行车也不会偏离路线

但夜晚他还是忍不住要想下雪了
路肯定很滑会不会万一万一
他们就从河堤掉进冰冷的河中
他顿时陷入无边的绝望和恐惧

奇怪的是他居然还能迷糊过去
终于朦胧中他感到父母亲回来了
轻轻地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凯旋
他假装睡熟默默咽下眼里的泪水





还 非

大限祈求

再给我十年吧。

十年之后，

祈求递减：

再给五年。

再三年。

再一年。

再一月。

再一天。

再一小时。

再一分钟。

再一秒……

以上愿望实现，约十九年，足矣。

要这些时间做什么，多吃一碗米饭？

十九年后的某一场雪，

白色包容，里外通透，我与你也隔开了，不互磨难，

摩擦，世界解决了：奥巴马家族的别墅，

也许就会在我家东面三都澳海边。

前天夏至，最长的一天，我怀抱刚 60 多天的二外孙，

黄昏下，面朝推迟的夕阳余光，“外公要你快快长大！”

他“咿呀”两声，我泪涌心头：

球鞋穿几码，索马里海盗会不会再起，

诗没写好那都无所谓，

下一次哈雷彗星肯定等不到了。

今天，我写下 2009 年 6 月 23 日，

明天，我会写 2009 年 6 月 24 日，

能多分行一天，我很开心。





东 岳

烟 疤

为什么会有烟疤
为什么烟疤往往会出现
漂亮女子的身上
这家手机店的营业员
美丽的营业员
在向我介绍手机功能的同时
我发现了她右腕处的
三个烟疤
引发了我的联想：
上次是在本市的一家美容美发店
最漂亮的那名女服务员
在左腕上也烫着两个醒目的烟疤
还有上周被我审判过的那名
漂亮的女诈骗犯
脖子下方锁骨处烫着的圆烟疤
我曾不耻下问烟疤的来历
她们笑语搪塞不答
如今是她
梅花似的烟疤
并排绽放在洁白的右腕上
她最左边的烟疤
可能有一个故事
第二个烟疤
可能有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烟疤





也不例外的可能有第三个故事
但也不排除这三个烟疤
只有一个故事
按照数学的排列组合
还应该有其他的情况
但最不可能的是这些按在
漂亮女人身上的烟疤
连一个故事也没有





艾 蒿

虚 构

模特穿着各种漂亮的衣服
站在商店门前
让人们看
有一天她实在站不稳
就摔了下来
首先摔断了头
然后是一只胳膊和
一条腿
老板去隔壁打牌了
没有看见
另一具虚构的模特
跑过来抱着她
断掉的头
大哭了一场





李勋阳

慢 死

他死了好多年
还是没能死去

亲戚总是传言
“他就要不行了”

到表叔家去看望他
我只在潮湿阴暗里看见
一双干枯而苍白的眼珠子
扑闪扑闪
象在呼吸

在汗气、屎尿和湿气
以及各种腥臊味中
蠕来一道游丝
“好娃哩，你来看我干啥……”

白眼珠突然一跳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过了几天
传来他死去的消息
我感到自己
和所有亲戚一样
莫名其妙地
长吐了一口浊气





他那做厨子的儿子
我的表叔感叹
“人啊，有些
是爆炒而有些
就像有些菜
要经过文火慢炖
最后才能熬好
不过作为人呐
还是爆炒来得舒服
说出锅就出锅了”





邢昊

囚

杀人犯单独和他的看守在一起
这不算是悲剧性的
另一种情形是
囚车上还搭载着
侥幸免于—死的同伙

杀人犯践踏着一片黑乎乎的烂铁
沿着车边儿打磨他的光头





字 向

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
照在向日葵和马路上
照在更多向日葵一样的植物上
照在更多马路一样的地方
在幸福与不幸的夫妻之间
在昨夜下过大雨的街上
阳光几乎垂直照过去
照着阳台上的内裤和胸衣
洗脚房装饰一新的门牌
照着寒冷也照着滚落的汗珠
照着八月的天空，几乎没有玻璃的玻璃
几乎没有哭泣的孩子
照到哭泣的孩子却照不到一个人的童年
照到我眼上照不到我的手
照不到门的后面照不到偷情的恋人
阳光不在不需要它的地方

阳光从来不照在不需要它的地方
阳光照在我身上
有时它不照在我身上





高 歌

一个农民在天上飞

一只滑翔伞在天上飞
地上的人们抬头望望
知情人说那是一个农民
在驾驶一架自制的飞机
轰隆隆的引擎声
自城市的上空掠过
我看见它
像一架飞机一样飞
像一片庄稼一样飞
像外太空生命一样飞
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飞
像文字狱外的文字一样飞





勿

诗五首

蜘蛛

一只单枪匹马的蜘蛛，黑色
在午夜爬回房间。时间零碎得就像
地面散布的血迹、纸屑、金属物和细小的毛发
这里没有谁
会因孤独而羞愧

漫天茫然的星斗……

过程

“我是一个死在
你梦里的男子”

是一首诗的开头
接下来，他写道：

“我死在一个
做梦的女子怀里”

他无法确信
这首诗的真实性，于是他又写：

“女子靠在椅子上
她熟睡的姿态异常安定”





诡 辩

我是一个贼，曾经
但不是杀手

其实我是一个尸体搬运工
但不是贼

他们都说我是贼
其实我是个杀手

但我毕竟是一个
尸体搬运工

空心菜

在乡下，我是空心菜爱好者
所有的土地都种上空心菜
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个空心菜爱好者而已

合 欢

在我还活着的时期
大约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用来
与你一起享用

你可以是蛇、蒺藜、狐狸或者山鬼





无非是一些化身
我不计较粘上你我会遍体鳞伤
或者会短命
我不计较





寒 阳

诗二首

昨 天

昨天的

昨天的昨天
你知道哪一天
我不能说
不说和不能说的意思
是一样的

比如，我不说空

天空的空
人空鸟空或椅子空
我说奥斯陆的鲜花开的很美
她将开在每一处
空出来的地方

消 失

一个敏感的人
在敏感的日子
写了一堆敏感的词
她把它们分行排列整齐
那一定是一首好诗的样子





以上我表述的应该很清楚了
换句诗意的词就是说
她是正面迎上去的
直到消失……





巫小茶

女性经史

血将她带走。每一块黑红，都令人振奋
不做受控的玩偶
打马飞奔千年河山看妈妈如何经历这绝对含羞的一刻
如何分离身体中最腐朽的部分
女人之血的下坠就像流产的婴儿从容走向墓地
有时会痛
那也是死之前的事了
在腹部、在腰间、在万物含情所游移的手中
在男人们相互攀爬的目光下、在春天里
血带着她慢慢死去这件事
她只剩下接受的权利
她在历史的怀里扑腾，必须庆幸每个月的例行公事
直到她被招安，被延续
被未亡人献上真心真意与虚情假意
当她从一个带着血丝的少女被责令成一个八成熟的女人
岁月点餐，一边刀俎一边鱼肉
面前横着一具老旧的皮囊，血就这么顺着流下来了
瓜熟蒂落。它是被女人所生动的腐朽
被春事所描绘的呻吟
有时她会遮遮掩掩，含羞而泣，用道德支撑蛮腰并让它摇摇欲坠
有时她又放浪形骸，用经血将自己所珍爱的世界涂抹出公鸡的形状





翩然落梅

诗三首

亲爱的馒头

从我诗中屡屡逃离的
一个哑女：白，有近乎抽象的软

当一群母性的种子在体内抽芽
她渐渐发育，生出鼓膨膨、温润的花序

“我揉搓你仿佛你是我自己的血和肉
在清凉的早上，欲望多么洁净！”

在我手中渐渐还原为，最温柔的象征
——这些亲爱的、沉甸甸的乳房

我捧着它们，小心翼翼。在清凉的早上
低头闻到酸甜、诱人的体香

背 面

你要绕过庄严的烟囱，堂而皇之藏起了
惶恐的，那所谓的正面，绕过广场，医院，深潭一般的脸
必要时还须绕过月光，被机器打磨过，并涂上银色涂料的

我的背面极力不向正面妥协，她躲在报刊栏后
战栗着，几乎要耗尽最后一丝真实





漩 涡

在夜里，倒跌进一个漩涡，有多危险
就有多快意，那几乎要迎头将你撞裂的，吉他、月亮、撕掉的草稿
黑夜碎片堆砌的城市，那云一缕

玉一梭，青春长廊上幽微的灯火，你曾擦亮过
又一一吹灭的，被无奈推远又重拥入怀





吴银兰

比方说

比方说，我死了，
我的亲人，应该要帮我穿上白色的衣服
白色不是为了代表死亡，白色代表圣洁。
让我干净的来，干净的走。
这世界将少了一个忧郁的人，一个病人。
爱我的人为我哭泣，恨我的人拍手叫好。
对于一个死人来说，爱与恨，都已不重要。

比方说我死了，
美丽的鸽子，一定得从我遗体上掠过，
我就可以和平地离开，这是最后的夙愿。
我的最后一滴眼泪，会让荒园开出花来。
马蹄声一定要宁静下来，听风声在歌唱。
海浪一定要停止波澜，
听我讲最后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比方说我死了，
我不会把身上的各个器官捐献，
我没有这么伟大，我还要留住美。
留住眼睛，来看这个没有我存在的世界。
留住耳朵，听地下蚯蚓与蚂蚁的脚步声，
留住皮肤，感触大地与河流的温度。
留下一颗停止跳动的的心脏，感受死。

你们不要担心，我只是，打个比方。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灯 灯

诗三首

春 天

石头动了凡心，流水在玻璃上
有了情欲。我在春风中写下：“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株桃树，突然开口说话：我不销魂，谁来妩媚？
我笔墨未干，和流水论去向
那时，时光忽明忽暗，桃花变脸成梨花
在高高屋顶，明月高悬
高悬的明月
像赐予人间的药丸。

春天汹涌

长亭连短亭，山坡连着山坡
我最爱的人，还没有从一首离别赋中
转过身来。春风所到之处，燃烧的花朵，每一朵
都带着各自的哭腔，和命理
春天汹涌啊，我想我是命犯桃花，要不
就是责难的山泉
整整一个春天，我听见它叮咚的声音
里面装满了鸟鸣，和它的空山。





外省亲戚

他敲门的声音，像一树炸开的石榴
风声扑面而来，年轻的，带着乡间的泥土味。
一个硕大的白色编织袋，开始在他的肩上，现在
它站在地板上，里面装满了花生，和那些
来不及褪泥的土豆
在夏天的客厅里，空调在响
他一直站着，一直冒汗
他的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他叫我小婶子
他让我红着脸，想起了我的身份。





兰 雪

诗三首

一个人的乌托邦

疆域不必太大
能转身即可；海拔不必太高
站在高处，能看清体内的矮子即可
在这个世上
滞留的时间不必太久
从盛开
到凋零，花蕊上
能放下“从容”即可
墓碑不必太巍峨
高度与宽度，刚好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即可——

徒然的……

这是黄河流域
这是鲁西北大平原
鲁西北大平原上，有一座鲁西北小城
鲁西北小城里，高低不平
它的最凹处
摇曳着一朵蓝色小花
一年四季
徒然地发芽，徒然地开花，徒然地凋零……
枯黄的根茎，徒然地
揪紧，一小块黄土





穿墙术

这些石头

是我搬来的；那些石头

是他搬来的；还有一些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

或者，从地下冒出来的

剩下的日子，我们只做一件事：垒墙

剩下的日子，我们只学习一种功夫：穿墙术





李晓旭

诗二首

烟视媚行

此前她曾走在旧历里 身体柔软如波浪如春潭
面孔居然干净 像个魏晋遗民

江湖人士 高官者 散淡之人 皆想搂了长短兵器滚下山去
花事、寺院皆旺 有人煮豆 有人化蝶 只一个国家的山水略有
伤心之态

雪 事

大雪下足一天一夜
尘世便收起了筋骨。想起南方
绿得蚀人。海浪如雪
身体碎裂的声音开始变小
穿越一次冬天的旷野，那辽阔
已经超越辽阔本身。你要屏住呼吸
便可以听见冬眠者的呓语
睡鼠。蛇。蜗牛。哦，刺猬——
那些两两相抵者
试图靠近，又不断伤害
如北方的村庄与春天。挨过雨水和秋霜
卧在阴影中，蛰伏不动
活有一段零度以下的坚硬里





披着银霜的马咀嚼夜草
曾祖母开始升起炭火。拾柴草的人
有红色的布衣
与乡间女子不同的是，我坐着火车奔跑
而她们的奔跑骑在炊烟上
老牛反刍星光。在黑夜，我将裸露一切
呈现一切，压低整片荒芜及体内的缺失
所有活着和活过的声响。暗潮涌动，筑巢扎根

枝头的积雪簌簌落下。乡村这雌性的白熊
于睡梦中分娩出山神的幼子。阵痛犹在





南方狐

诗三首

赞 美

很难看到有什么小可爱
比如麻雀，燕子
衔着草茎远远飞出一段

世间有颓废之美，过客匆匆，无语问天
人尚有安身立命之处，蜷一隅，面色红润

鸟飞绝，千山尽，人头动，有凶悍之美

春色诱人

中午时分
我照例坐在昨天的那块石头上，看柳絮们离开枝条
熙熙攘攘，仿佛早有着赴死的念头。
除了我和身旁两个捉鱼的男孩子，我再也不必担心那位
静静待在湖边的老人，他一动不动
风吹一吹，柳絮忘在半空中；风吹一吹，柳絮落在湖面上。

需 要

有时你张开手臂
没有杂念，没有任何怀疑





你需要抱
闻着奶香，需要相爱者的体温

有时候你抛开我
到院子外的草地上，看更高更远的事物

趁你熟睡
我低头吻你，很久很久

因为你不知道
我才是那个需要抱的婴孩





粉 灰

保 佑

冬天的夜空
群星闪烁 此刻
表弟在远处做功课
他戴着帽子出门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担心
风太大了
千万不要吹走他的帽子
保佑他
按时回来 长成健康的青年
保佑动物们越过冬天
看到河流两岸
青草满地
野花比去年明艳
保佑爱人们有正常的生活
对逝去的时光
无限怀念





横

诗二首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挽歌。皮埃尔 056 或 155

你去的地方
应该有些空气
与水
偶尔还会有点风
阳光不宜太大
能感觉到一丝温暖
这就够了
你要在那
一直待到天刚刚擦黑
也就是天色灰暗
这很符合你的心情
然后
你就可以回来
坐在我的对面
你的对面
在我想来应该一直是面
好看的镜子

花朵一般美好的女子。皮埃尔 107 或 008

那些和花朵一般美好的女子
一旦经由我的嘴唇说出
就会有一丝疼痛涌现在我的胸口
我眼前的世界
就会因为这一丝疼痛
变得无比地寂寞与荒凉





七窍生烟

日全食

到了茅屋村门口
小廖去买牛肉
我感觉到天空有些暗
抬头一看
太阳好刺眼的
掀起粉丝的上衣
罩住眼睛
看到了
月儿弯弯
的在太阳里面
小廖提着牛肉来了
我说小廖
你也掀起衣服看看
小廖讲
你怕是有点神经
我只穿了一件衣服呢





云 亮

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父亲老了
站在对面
像一小截地基倾陷的
土墙

国庆节我从单位赶回老家
父亲混在村头的孩子中间
固执地等我
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

我和父亲说话
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
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
便咧开嘴冲我傻笑

我和父亲一同回家
胡同口的人都扭着脖子冲我俩看
有一刻
我突然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给他买最好的玩具
天天做好饭好菜叫他吃
供他上学，一直念到国外

如果有人欺负他
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非撸起袖子
狠狠揍狗日的一顿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山东小点子

诗二首

阅 读

我看到一阵风儿
迅速进入花丛
一阵风儿快过另一阵风儿
一阵风儿带来的火焰
“噼里啪啦”

而一只沉默已久的蝴蝶
从容地飞离花蕊

幸 福

梨花露出
小牙齿：

“她是小暖，小寒
小邪，小好
小土豆，小辣椒，小甜菜
小惊喜，小忧伤，小失眠……”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
梨花，它不爱春天
只爱我





嘎代才让（藏族）

顺手记下（二）

“简单的真相：巫师的歌声像沉痛的敬意，
如今我已在预言的世代中洗净身子，待于丧命。”

“灯盏中燃烧的光亮，最后的黑暗，
向你袭击，并不是纪念，并不是一颗子弹嵌入内心的笑容。”

“鲜血涌入，谁都不可忽视旅程的艰难，
夏天的灾难正逢雨季，我突然变得一个形迹可疑的种子。”

“我幸好又遭逢了一场宗教的洗礼，清晰地看见：
伟大的宇宙里只剩下祝颂与亲人的欢聚。”

“香味犹如灰土，弥漫四周，让我和一串念珠，
隔着眩晕的内心相认，直至美丽的躯体开出花朵。”

“赤裸的牧童带有神的寓言，青铜的歌声从天边
响起，我扑倒在草原的心脏，埋住哭声。”

“眼前一片漆黑，吞没干粮，徒然念唱：
一首关于废墟上的月亮，抖落的晚霞，在天空打滚。”

“黎明前起程的豹子，推开大地——
天葬台空空荡荡，红衣僧人为一座寺院而超度。”

“放弃行走，这应该是我们共有的疼痛，





因此，我备受伤害，泪水如歌将我传唱。”

“这片大地称之为西藏，心灵中闪现无数经卷的光环，
让信徒看见内幕：大风吹开，世界无边。”

“十万只饿狼开启宫殿之门，马背上的我挥洒鞭子，
和狼群共舞，半个心儿犹如鼠。”

“当我试图再次离开故居，又有谁会在我的，
灵魂上筑起强势的城堡呢？我突然间松软了。”

“我天生就敏感于地理概念，但是记忆力偏差，
希望有一天要遇见你，喜马拉雅的乳房：西藏与不丹。”

“石窟中，美丽的土匪首领在饮酒，她举起马灯
向四周的帮凶示意一番，埋头吃肉，完全不像个女的。”

“野花遍地，只有你更像生长在远方的姑娘，
当你抱紧奶桶，仿佛到了春天，我拦不住一朵云彩的漂泊。”

“铁箱打开，格萨尔王的盔甲生锈，那伤痛和
秘密的行程早已识破，我梦见刀刃，血色而饱满。”

“你的宝藏被一截一截的铁轨运入中原
目击一路颠簸的歌声，我的愤怒和青春悄无声息。”

“刀尖上的血迹，是半个天空剩下的泪水，就是这个夜里
捆绑的腰身。就是怀里折腾的胎儿。”

“那悲怆的诵经声中，我隐约感受到了故乡与我





只不过是天空吹灭后的灰烬，洒在天空，犹如星辰在舞动。”

“寺院壁画上的人物，走丢了一双靴子，身材修长
无数个少年的心灵带伤，走丢了行囊和盘缠。”

“我同样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没有方向
因此，我做了一辈子的哑巴，我知道但我绝不说出口。”

“我在吟唱一首情诗的时候，你听到的可能是
一句被遗忘的诗篇，这唱腔痛苦而优美。有一种复兴的欲望。”

“叙说不同于诵唱和膜拜，只有在触及灵魂的一刹那，
我可以断定：西藏即是我诗歌的归宿。我的。”

“当我的菩提树下，一对失散的苦兄弟互相拥抱的时候
我抬起了这沉重的头额，祈祷，欢乐的歌声不绝。”

“朝圣路上，我与热恋中的女人一起赶羊
赶至彩虹出没的地方，那里有草原，有雨，有一座破旧的帐篷。”

“镜子中闪现仇人的面孔，表情像安静的废墟
饮下最初的酒精，毒死自己，毒死美丽的花园……”

“燃烧的灰烬，飘落在时空。诞生前的迹象表明：
对抗是对人类的重新命名和自身的弱化，我脱口道出。”

“你的家乡，更像是我在梦中歇脚的郊外
乞丐娶上最美的女人，上战场，对方微笑不语。”

“端坐在酒吧的某角落，长满雀斑的服务员告诉我





你是这个春季我唯一的亲人，春节如花，将我致死。”

“小道传：双目失明的歌王，做了山贼。牧羊姑娘又一次睡在他的怀里，模糊地说出预言：那是高原。”

“山路开启，鲜花怒放，暴怒的是一只雪线以上的豹子，一截黄昏的栅栏挡住其路，由此展开一个血的夜晚。”

“即使我们有所补偿，但足以让人寒心
一句话藏于心中，来世给你长久地叙说……”





牧 马

写给潘金莲的情书

阿莲，月光有点薄脆
我顺着武松的刀锋
靠近你，在那木楼里
用丝绸裹住你的小脚
谈押韵和针线活，不想
提到武大，他是个粗人
消受不起你的美艳
你知道吗？我最爱看
你揉面团，红晕染颊
眼神穿透宋朝的天空
来到我现在的社会
莲，你来得正好
我想你千年，没有错
你眼泪涟涟更没有错
来，啵一个，忘掉西门
曾敲过他脑袋的木棍
我们放进炉膛，烧一壶酒
喝得开心时，我们去蹦迪
给你买小旗袍，对了
你用过的铜镜要带上
我们对着金黄的镜面
说夕阳无限好
让武松在梁山上叫嚣吧
我看他还能杀个什么鸟毛





王有尾

诗三首

怀孕的女鬼

闲来无事
游逛着
来到万寿陵
这里真安静
墓碑挨着墓碑
有名字的没名字的
散在刚长出来的草丛里
一位怀孕的母亲
走在尘土微扬的小道上
见我过来
瞥了我一眼
走出老远
我猛一回头
她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
已经隆起的肚子
等我再回头时
就只看见
墓碑挨着墓碑





风雪中，父亲……

风雪中
一个酷似父亲的人
欲行又止
我跟上前
用手掸去
他身上的风雪
只见一副白骨
他轻轻
动了一下颌骨
有一片雪花
从其间落下
像极了父亲
吃馒头时
从嘴角掉落的
馍渣

秋游翠华山小住

入秋已有些日子
山树吹来的风
倒有几分凉意
细看那草那树
虽不甚葱绿
却还有几分暖色
我起身把窗子关了
不想却惊动了院子里的狗
真正叫个没完





惊醒了睡梦中的儿子
他还以为在家
睁眼却寻不见妈妈
也跟着吵嚷起来
那狗却不叫了
几个老房客
在客厅里玩升级
听见儿子闹
以为是他们吵的
也都各自散了去
儿子见四下没了动静
想是有些怕
又乖乖地睡着了
夜已很深
我困意全无
但也只能静静地躺着





衣 水

一根骨头的弯曲如此安分

一根弯曲的骨头，安分守己
斜挂在废弃的墙壁上，那是一挂犁
在安享晚年。它沐浴到晨曦的光
就仿佛埋头肥沃的土地

我能听到它霍霍地翻阅着书页和希望
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我一回头
就能看见身后的泥土波浪翻涌
爷爷扶犁扬鞭，迎着夕阳

吆喝的歌声湿透了土壤
我们的步调一致，前前后后
我看到犁露着脊背，闪着锐利的光
犁至今还在滑行，我看见它

就在一面墙壁上，一副弯曲的骨架
缓慢滑进夜幕，它的灵魂开始变色
我不能评判一挂犁的一生与离开
它一直静静守着弯曲，耕耘着虚无

那是一根不存在的骨头，我无法承认
爷爷不能理解，牛不能见到
那只是一件远去岁月的浮雕
一旦触摸它，它就会无声无息地不见了





柳育龙

桃花源记

1

其实很早之前
我就说过我要一种简单的生活
像陶先生那样
喂马、劈柴、锄禾
做个柳先生也不错
屋前栽种几棵白杨柳树
开一片荒再种几棵白菜

2

我坐在汽车上路过一个山庄
随处可见山上的白色物体，我以为是积雪消融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一扭一扭弯曲的行走
我注意到路旁白色的花丛
原来那是一株株小小的树啊
粉色的花蕊相衬着洁白的五片花瓣
花丛就像一方方矮小的坟墓
与坟墓不同，他们散发出的不是死亡的气息而是清香
他们习以为常的唤之为杏树我却唤它为桃花
还有些不知名的粉红色花瓣让我多少想起
那些粉色佳人与才子邂逅的事，就像倩女幽魂
青灯古寺、才子吟诗作对
佳人脚踩七色祥云、身披紫色圣衣





桃花落处、粉红满地

我开始了一个故事，可我只能猜中故事的开始

就像紫霞仙子一样始终猜不透故事的结尾

只能感慨，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我也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演绎一场聊斋

3

汽车路过一条曲折的小河

浅浅的水波裸露出几块凸凹的顽石

几只鸭子拍着翅膀你争我抢正向河边跑

嘎嘎的尖叫声盖过汽车的轰鸣

河滩上散乱的高杨直耸着枝干往天上爬

舞动的枝丫将阳光招揽在自己麾下





张建新

论摄影

焦虑的黄昏，露水打湿的镜头
潜伏有一颗猎豹的饥渴之心，
辽阔的背景下，性的气息
在大地上持久地传递，怂恿
一个幻美的女人，阿弗洛狄德^[1]
或希拉^[2]，打开肉体，
当然，对于公众，这是私密，
他也会保持危险的距离，
一个“被剥夺了过去的人”，^[3]
肉体已不能激发他的兴趣，
他需要的是一团凝固的气息
去应付牙齿松动的晚年，
他可以见证一个事实，
是否也可以杜撰一个事件？
有东西从旧时光里突然硬起来，
让人恍惚：勃起的是真相
还是历史高潮之后的虚空？
战争，贫穷，疾病，死亡……
寄予期待的恐慌和杀戮
同时驱动，充满了诱惑，
在按下的一刻，将一切都收入
身后那微小的世界，我不得不
继续在自我的控诉中与世界
交媾，哦，这令人生疑的汁液，
历史的阴茎钟摆一样垂在那里，





你们惊叫着捂住嘴，又被一种
异样的快感击中，不朽的挑逗
鼓励死去的幽灵再次出现，尽管
“我的悲伤与痛苦已无可挽回”。^[4]

注 释：

[1][2]：分别是罗马神话中的美神和魔女。

[3][4]：语出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马 兰（美国）

模拟生活

一

想象一只灯泡
在体外排毒
用了多少力量

二

列侬的儿子已长大成人
凶手又有了对象

三

看好你的情人
把自己关在屋内
以为在养猫
你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四

我的情人
他从医生变成了
古玩家

哪里还有坟墓？





五

杀鸡
不见血

如何能杀人不见头

六

包围我，赞美我
处死我
武器，还有你

七

兄弟
你的女儿不是我的女儿
我们没有懂得
姻缘的来历
在异地

何处堕落，何时色情

八

这只手
举起又放下
听天由命





九

家乡的时代广场
剥开回忆

回到从前
那份动物的激动
莫须有

十

无花果
照亮青苔
复归于另一个
早春





墨 娘

万寿寺

一千年前就在这儿等着
颠簸和迷蒙，不能阻隔的痴心
双山的万寿寺内，重新镀金的佛祖
接纳凡尘，曾经旺盛的香火
延续着如缕的青烟
垂泪的红烛，默念着寺旁安息的忠骨
婆娑中，无言的野果
蜷缩在蒲公英和野菊的万般情怀里
折腰的茅草，致以世纪的谢罪
断层的山体，给万寿寺空出大段的留白
空城击鼓，透彻生前身后
栅栏外静默的黄牛，始终不抬头
咀嚼着来生今世
佛祖，我合十的双手能掩饰什么





周洪明

一只鸟从红岩山上飞过

鸟生双翅，注定飞翔是命运
它翱翔的姿势出自超我，一种
动物的本能，成就美丽动感那曲线

有只鸟便高高地滑翔，降落栖息
在一座赭红色的连绵山脉。它犀利
睿智的眼光自然选择胜地，成就
某个天地人相生相克的神话

驻足瞬间，昆虫听到了它疲惫的哀鸣
飞渡千山万水，穿越风雨雷电
羽翎脱落，双翅累累伤痕
这短暂的休整，储蓄南归的量能

稍作停歇，又腾空而起，滑行入轨
嘴内叼衔一粒树种，那颗饱含山岚
脉雾、云气、土味、岩色的珍珠，期冀
借助风吹的神力分裂，散落在更多的土地

月色宽阔浓郁，星光稀疏朗明
鸟与鸟们的高翔构成另一片风景
尘世黄土飞扬，蚁群芸芸苟且
没有谁仰望天空，蔚蓝色显得有点苍白

孤单的鸟，孤单的几只鸟径直向前





苍茫无助的喘息，刚毅决然的眼神
空气、水源与粮食为生命的三元
继续悠长的呼啸，顾不得远方有无回音

曲线越来越长，影子渐行渐小
最后成点、成迹，以至虚无、空白
世界繁盛依旧，岩石赭红依旧
那只鸟，连同鸟的飞翔，犹如一个梦
如此真实，却又有些虚幻





翟营文

亲人一样背靠大地和万物

现在让时间静下来，命运也静下来
让高处的依然回归高处
我就能看到你的“皓皓之白”在高山之上
在谷物之上，让清晨更加洁净
让江水的泥沙停下来，让历史还原
如果我俯下身去，你在大地的深处
大地上的生命都承载着嘱托
粮食滋养万民
春风唤醒良知
那就让我在幸福里记住忧伤
记住亲人的面孔
终生被大地和万物照耀
身心净美

农人在田垄间挺直腰杆
数二十四节气，把曦光数得
越来越亮，雨水在黎明前来临
落在屋后的田野上，雨水指引九月
做庄稼的儿子，与植物共同
流着大地的血脉
长清秀的果实，受大地的恩宠
让镰刀飞舞，把骨骼和血肉交出来
卸下思想和欲望
在草木的注视中走向草木
身心净美，不带一丝杂质





鸟鸣洗净蓝天
像九月一样自由自在
身心净美就能望见道路
望见家乡和祖先
身心净美哪怕草木一秋





袁 勇

皮 影

舞台被看不见的枯瘦的手分割
众生相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时间是十月的一个薄暮
地点在民俗展览馆

众多的眼皮像桦树干上涂满了胶汁
影子、光线在同样的背景里变幻
有人悬挂在枝指上的戒指
变成憔悴的秋叶落下
台下传出一声阴冷的叹息
像一颗破气球被刺破后的熄灭

故事由虚到实。唱腔微微跑调
想象中的老人已找不到模糊的灵魂
纸屑在光影里翻飞，胡须上闪着火星
有人脱去手套，伸出完美的李拇
紧紧抓住一把浊黄的空气

笑里布满了诡秘。馆外
小车像奔跑着的一具具棺材
时间半红半绿，浸着酒色财气
空间像一格格的蜂巢嗡嗡喧哗
一根根阳具像写意的孤峰
突然倒在女性的沼泽里





看上去，戏院内外全是化装过的鬼怪
操纵者在暗仓，观者如黑蚁
鲜活的是那些讲故事的皮具
夜深了，彼山上的猫头鹰
遥望着城中胡乱撕扯的裙裾
“天河溃堤！”我听见了这么一句
夜晚的火苗失去了通明的内脏

从戏院浑浊着出来
看见一个醉酒的人在独自摇晃
“草叶上的露水变成了月亮的眼泪”
他嘟哝着，说着梦幻的话语
这一刻，城市隐匿了原形
楼群向旷野倒退，大地轻如飞絮





邹汉明

向下生长的树

树根安静地生长着，向下，向下
它有相反的力，一个反方向，一个坏脾气
它与泥土的缠绵，至今没人拆开
也没人摸透
它一黑到底的决心

我目睹了它的生长
缓慢、无声，向着发烫的岩石靠近
我不是一个窥视者，是过客
我打扰它了

身怀打扰的罪责
我远远地望着，看着它和大地焊得那么紧
我心生嫉妒，又暗地里祝福
眼眶里涌出泪水了

站在原地
出神，一直站到天黑
我知道，我不会轻易掉泪
从根本上，我否认自己是个诗人
只是一个过客——百代光阴匆匆的过客

感觉着它的力
钉子一样穿透大地
穿透我……我既不能心生怜悯
又不能无动于衷——这年轮里的惘然啊
我清楚，树梢哗啦哗啦地追问与它本无关联





杨章池

送葬队之约

茫茫无际的秋啊，茫茫无际的
安魂曲。

车队开来，电影散场
黄表纸在飞，鞭炮在疼
我曲行着，躲开迎面飞来的
一张脸

逝者躺在车厢里，独自数他的遗物：
你，我，大家。
这世间，他留给我一把椅子。
错乱的孝子喊着“儿啊！”他怀抱镜框
那上面，音容宛在，依稀
是我





马 累

乌 鸦

有一年冬天，在故乡
的堂屋前，我看见一只乌鸦，
像一只迅疾的黑箭，
穿过瑟瑟的桐枝。
我听见短促而决绝鸦鸣
压过了桐枝断裂的声响。

有一次，在梦中流泪，
我不敢醒来。
我怕再也回不到童年，
我怕再也见不到
那只追踪人类秘密的乌鸦，
遗落在雪堆边的小尸体。

古中国的烈士之风啊，你引领我，
弱冠轻死的万物啊，你告诉我。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
我耐心的生活，安静、感恩，
是否只为那不期而遇的一瞬间，
只为那回应我心灵的
最简单的一记回声。





陆辉艳

死亡之歌

多么奇怪的早晨，天光一点一点散开
你在冰冷的小床上昏睡
不知魏晋，仿佛时光不是你的
你拍那不知道什么人洗过的白色床单
寻找你自己。“Y，我要抱紧你，
直到月光升起。你看墙角有只小手的影子
在招呼我过去。你看不见它
它在跳荡。朝我们笑。”
四月像狗一样叼走了你的欢乐
你爱着一些人
他们心中并不缺乏火焰
但是像铁轨一般冷
你了解那些病态的心
跟你现在一样，需要宽恕，怜悯
于是你熄灭了这一切
“我们靠海而居，在春天相亲相爱
生一群孩子，在夕阳下奔跑。Y，只有你
知道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有时你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
有人看见你在枝头跳孤独的裸体舞
灵魂不喜欢穿衣服
你怕它充满鱼腥草的味道，而不懂得去爱
他们踩着光阴去挂祖，手持兰草为我的
亡灵念悼文。“现在我唯有肉体
可以与你对话。这沉重的骨架
因为一场濡湿大地的雨水，在虚幻里
又活了过来，站起来，亲吻你。”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毛 翰

二十四座奈何桥

——自杀方式全解

跳 车

我无力扭转命运的列车
但决不能继续这
与目的地背道而驰的
旅行

自 焚

五内俱焚之后
火势
便不可遏止地
蔓延出来

沉 湖

我别无所求
只想在这片死水里
激起一迭美丽的波澜
尽管这一切
很快又会归于平静





手 枪

洞穿这花岗岩的禁锢
让灵魂出来
放放风

饮 鸩

谢主隆恩
饮下这壶御赐的美酒
我便永远陶醉
在幸福中了

自 刎

沉甸甸的思想
该收割了

吞 金

不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吗
把今生剩余的所有光阴
折算成这方寸之金
一次性消费
果然受用多了





上 吊

让一个圈套如愿以偿
让其他所有的圈套
永远落空

安眠药

我就是一粒安眠药
让大地服了
好安眠

割 腕

你这个没血性的世界
让我来给你输点血

服 毒

我心底早已是毒草丛生
就让其毒性
来得更剧烈些吧





跳 楼

一脚蹬开这伪崇高
让青春与大地
撞个满怀

跳 窗

把空虚留给空虚
把无聊留给无聊
我且破窗而出
夺路而逃

卧 轨

结局正呼啸而来
结局已不可更改
意志不能被本能出卖
快哉快哉

撞 墙

就算撞不开那堵墙
我也要用刺眼的血色
破坏那墙面的
粉饰





投 江

逝者如斯
我且做个如斯逝者
看川上
年年诗云子曰
鹤舞婵娟

投 井

悄悄地我投入
不惊起一丝叹惋
这世界依旧
秩序井然

绝 食

悲哀难以下咽
痛苦难以下咽
希望又不能果腹
我听命于天

触 电

与其触怒天庭
被雷电劈死





还不如主动伸出手
接受和谐

撞 车

你按你的规则行车
我照我的牌理出牌
手不要发抖
脚不要乱来
请让我打出这最后的
精彩

瓦 斯

受尽天下难受之气
恨遍世间可恨之人

跳 崖

日暮飞瀑
夜半流星
溅起思想透辟的风

咬 舌

一世辛苦备尝





什么也不必再说
天地无言
神仙无语
泰山沉默

切 腹

诗书苦我
经纶累我
牢骚误我
我今与你们各自天涯
就此别过





长 征

像一嘟噜花椒

——习经笔记之二十

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诗经·唐风·椒聊》

肥胖的女人
她身体的波浪里
跳荡着许多孩子

颤动的乳房
是奔流着稻米的粮仓

更像是一块大磁铁
拖带着一群滚动的铁屑——
钉子 铃铛 钥匙 小刀

肥胖的女人在收割
孩子们就把麦穗装满轱辘车

肥胖的女人在拉网
孩子们就把她的后襟拖

还有一些孩子
钻进网里抱鱼
一些孩子跑上岸
一些孩子滑倒啦——





生活就这样忙忙碌碌
生活就这样热火朝天
像门前的那棵花椒树
香艳的花椒一嘟噜

一嘟噜一嘟噜一嘟噜
勺碰锅碗碰筷咀嚼喝汤真痛快

月亮出来了
肥胖的女人
大月亮填满了你们家的门框

你大声嚷嚷
几个孩子走出门口
几个孩子走进了门框的月亮
几个孩子已经像蝙蝠倒挂在花椒树上

肥胖的女人有多少孩子
他们在迷藏里出没就数不清
他们学狗叫学猫叫学鸡叫
肥胖的女人在喊他们的名字

夜空上的北斗星
隐约廓着他们家的窗户





段 磊

诗二首

我的牙齿不见了

一觉醒来
我的牙齿不见了

我找遍了所有的抽屉、墙缝
所有的红唇和酒杯
回忆和梦境
我知道
又一件东西将消失得
无影无踪

从此我再不能咬牙切齿
也不能咬牙坚持
亲爱的
加上昨天丢掉的
指甲和卑鄙
黑夜已经偷走了我
所有自卫的武器

大风总有退去的时候

唯一的幸存者醒来的时候
将看到世界已被席卷一空
只有海浪拍打着岩石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冲上一些月亮的碎片

而他从未见过大风

就像对于时间

他也毫不知情





马知遥

诗二首

融 化

我站在树下面
看一个孩子吃雪糕

雪糕在融化
从上往下

孩子没有吃或者忘了吃

他在看蚂蚁一队队来了
到他脚下就不动了

他也不动等一滴一滴的融化

那是清凉的夏天午后
我看着孩子孩子看着蚂蚁
蚂蚁看着雪糕

我们很快乐

白 云

那些不小心飞到天上去的羊群
此刻他们上去下不来





呆头呆脑无所事事

而下面的既不抬头也不呼喊

他们从此成为

陌路人





牛 耕

词语之踪

有时，房间里太安静，
滴滴答答的时钟，引发着
不及物的冷。间或
从阳台的窗子里
荡过一架玄想的扶梯，
它让午后的积雪变厚，让图书馆
套上观念的防滑链。
这么冷的冬天，
左手干涩，右手也有点疼，
喻体的仙女躲避着
讨债的主人公。怎样
才能触抚那些词语的流苏？
怎样才能寻觅
那些旧址里的光斑和潮气？
往往，你在蓝黑墨水中游弋，
在涂改液里检讨。
那架玄想的扶梯，常常
拆散在闲聊的客厅里，
变成肉体的疏松剂
和嗑剩的瓜子皮……





商登贵

小地方

院子那么小
小儿几个连车就打到了头
母亲伺弄的南瓜，猛个丁
蹿出一股一股使不完的劲头
瓜秧昂扬瓜叶欲飞的架势
像是带着使命，不断提升
院子的高度和我们的心情

又是篱笆挂满南瓜的时候
高高低低的风中，小院禁不住
接踵而至的凉秋和寒冬
这让我更加及早地盼望着春天
那时，我就赶回老家
翻土下种，等待小院
一样一样交还过往的情景





史 质

脆 弱

有很多事
我从未提起
比如说
我经常独自喝酒
孤独到醉

我从未提起
酒醉后的我
纤细如神
喜欢流泪

所有的庸常都是感伤的
从一个声音到一粒微尘

正因为此
我原谅了那些
俗烂而矫情的人





谭延桐

刀锋上跳舞的天使

她是怎么爬上去的，这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是，她爬了上去，并且在跳舞
就似乎，一道一道的锋芒，本身就是她的道路
打这里路过的人，无不惊讶
看着她，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新道理
这年头，新道理，还不是有的是？
只是，她的新道理，并不同于别人的新道理

她跳得越来越轻盈，轻盈得
就像是一片云，或一团雾，或一股气
完全忘记了，她是在危险的刀锋上
跳舞。一不小心，就会划伤自己嘴里念诵的那个极为脆弱的词
她当然知道，从远方涌来的
暮色可以划伤，甚至皮肉也可以划伤，唯独
就是不能划伤这个正在成长的词
词的成长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
别人不来呵护，自己也要来亲自来呵护
无论自己正在面对着怎样的一些大事，从一开始
她就抱定了这样一个主意

把最后一丝力气
也舞没了，她还在舞，舞，舞……
就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累这回事儿
舞着舞着，她
就变成了她脚下的刀子，割断了白天和黑夜的联系
也割断了许多人正要脱口而出的句子





盘妙彬

小镇何以堪

火车几声叫
铁路爬上来，像是两条黑狗，来到民国小镇
天入黑，鸟飞尽
乌瓦白墙且老，且落寞

没有明月共春风，也不见红旗
时光没有到过这里，不知年何谓岁，月又何以称月
何以嘘唏
火车几声叫，落山，又否定得彻底





麦 岸

夏天写一首冬日的诗

我记得那些黄昏，日暮途穷的光景
坡兔跃过网罗逃回树洞
低矮的草垛，像一堆心事
塌陷在打谷场上无人料理
老鳏夫躲进山间的草屋烤火炉
啞摸着漫长的酒鬼的一生
想起早年跟人跑掉的小媳妇
那些黄昏被一场大雪掩盖
磨坊后的麦田被一群乌鸦抹黑
被窝里的女人和地窖的白菜
熹微的油灯，都让人温暖
河水流向自己的名字，远山更远
那些黄昏，南方人为雨所困
北方的人将南水北调写入情书
孤独的电线杆，像一个冻僵的人
像一个倔强的人，深夜也不肯回家





忘 川

山间小路

小路在地图上现了原形
弯弯曲曲
不是蚯蚓不是蛇
它仅仅是一条
还算结实的绳索

山里的乡亲
用这条绳索维系生活
当生活实在维系不下去
就顺手截下一段
用来解脱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魏 新

四兄弟（组诗）

为啥女人怀孕男人就不能捣台球

接到电话，老四在台球室生气

媳妇让他回家：“我怀孕了！”

“妈的个逼，老板评评理。”

挂了电话的老四（愤愤地）“我——还输着五十块钱呢。”

类似老四这种情况发生在老三身上

老三那次喝酒是在晚上

手机响了，他和媳妇在电话里柔情蜜意

其他人羡慕不已

“多好的媳妇，通情达理！”

老三挂断前还不忘亲下手机

“多好的老公，柔情蜜意！”

没过多久

老三的媳妇忽然闯进饭店

猛地掀了桌子：“妈的个逼，我让你再喝！”

老二的媳妇爱打麻将

大过年的，抱着孩子在家打麻将

这是她和老二的第二个孩子，正好百日

老二要和她一起去照相馆拍百日照

她摸着麻将牌（漫不经意）：“明天再照吧，快自摸了。”





老二一巴掌扇过去

“那就一百零一天了！不是百日照了！”

两口子打起来了

大过年的，老二和媳妇打起来了

老三、老四拉着老二

老三的媳妇、老四的媳妇拉着老二的媳妇

爹从堂屋出来

举起手中的拐杖

老二（咬牙切齿地）“我这么大了，不用你亲自动手！”

提起一块砖，在脑门上豁开

那天晚上老二请我喝酒

他说脑门还是疼的，多少年不练了

肿了个包。我说不能打女人。

他觉得也对：“都给生俩崽了，还指着生老三呢。”

老大的电话打过来

老二放下酒杯，去了事故地点

老大喝多了追尾，把人家车屁股撞瘪了

回家才发现，车牌和保险杠掉在现场

老二（大大咧咧地）从交警旁边过去

抱住车牌和保险杠就走

围观的人自动闪开一条路

（小声嘀咕）：“东关的二阎王来了。”





遇 险

像老二这样在县城混得牛逼的
也会遇到危险
那年，他带我们砸了一中教导处的玻璃
校警吓得没敢出门
第二天，他骑着摩托
带着刚出锅的烧牛肉回家
看到门口停着一辆警车
急忙把车一撂，扭头就跑
事后，才知道警察是来抓老大的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老二比现在更敢开砖
有次一兄弟和人单挑
对方也是老二的朋友
老二说：“算了，这事我扛了。”就开了一块
那个兄弟过意不去，从地上捡起个哑铃
学着老二，冲着脑门——
没拦住，送医院，脑震荡了。

想起这些事就心潮澎湃

那时候酒量不如现在，每一次都拿命喝
那时候朋友没现在多，每一个都舍命交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命
后来有的人命没了
有的人命不好，不敢再拿命开玩笑
反正，都越来越信命了。





比如说老大吧

那次我们在旱冰场挨打
去找老大，他面无表情：“打得好。”
一个人过去，赤手空拳收拾了他们四个

前年他承包工程，被一个村的汉子
拿铁锨追赶，多少天都心有余悸
（意味深长地）说“多亏我——跑得快。”

老大被枪毙那次我们都去看了

一大群人跟着警车往南
又往北，往东，又往西，又往南
在县城转了几圈，也没被警车甩掉
苍蝇一样飞到火葬场门口那片空地，紧紧盯着
抵住老大脑袋的那把枪
砰——
子弹穿了过去
像穿过一段脑浆和血混在一起的岁月
有人在我们旁边说：“这小子有种，死都没吭一声！”

老大是幸福的

有老二为他收尸，他应该感到幸福
和老大一起枪毙的那两位
火化前脑壳被人撬开了
有人专干这一行，据说吃人脑子
可以治癫痫。如果是真的





被挖了脑子的人
来世说不定就是癫痫病患者

老大死后我们才知道

某领导那个开洗头城的情妇为啥突然消失了
某科长罩着的那个舞厅为啥着过一场火
为啥从南方来的包工头，突然扔下烂尾楼跑回南方
为啥在枯井里，能发现某企业家咋离也离不掉的老婆

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老二说：“知道越多，死得越快。”

我和老二是小学同学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老二成天挨打
打他的是班里个子最高的一个男生
四年级一开学，老二从家里偷出一把菜刀
在操场上追了五圈
因此俩人都被开除了
那个男生后来摆摊卖烟花爆竹
老二在那里买一挂一千响的，他还送一挂五百响的

老二的初恋情人叫安娜

就是那个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
和我们都是一个班的，老二抢了
一个别人的歌词本，让我比着
帮他写情书。因为安娜
老二和人打过十几场架（还自残过一次）





后来安娜当了小姐，有次老二去唱歌
没收小费，说实话挺热情的

安娜

我一直觉得安娜很高，上小学
就开始发育了，又高又白又大
像一个白面馒头
揣着两个白面馒头。
直到如今，我想起安娜
鼻孔里还是那种发酵的粮食味儿
小学毕业我们就没见过
听老二说，她现在又黑又瘦又耷拉
变成了一个杂面窝头
揣着两个杂面饼子

安娜弟弟的事我是听老二说的

安娜有个弟弟跟着老二混社会
是老二徒孙的徒孙，老二根本不认识
唱歌那次听安娜提起，就把他提升为徒孙
安娜弟弟果然不负众望，打起架勇往直前
下手比别人都黑。跟着老二混的那些小孩
都说他前途远大：“有实力，上面——还有人。”

日恁姐

这句话在县城，是很多人的口头禅
安娜弟弟却不愿听，谁要当他的面
说：“日恁姐！”





安娜弟弟就会当场玩恼，谁的面子都不给
说口头禅的人不服：“日恁姐有啥？日恁姐有啥？”
“恁姐本来就是小姐，谁都能日！”
话音未落，他的眼角就青了
鼻血沾满了安娜弟弟的拳头

挨打的人当晚就去日了安娜

事后对人吹嘘：“花了五十块，狠狠地日！”
他一边日一边说：“我日恁姐！”
这事传到安娜弟弟的耳朵里
(传话的人说不定还会添油加醋，说不定……)
一星期后，有人在喝多了回家的路上
后脑勺被盖了一砖，腰上被扎了两刀

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只是再也说不出话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安娜的弟弟就在县城消失了
再没有人见过他，最后一个见过他的
可能是老二（据推断），老二从来不提（警察问过他）
老二想给他家送些钱，以安娜老同学的名义
没进门，就被安娜她爹打跑了
安娜她爹大骂：“我早和那个卖逼的货断绝关系了！”

也许那天安娜她爹喝多了

他是个酒鬼
都知道
没人和他计较
死神





也不愿搭理
这样的人能活很久
满大街都是这样的人

老三也是

老三不怎么爱钱
也不怎么爱女人
好像也不怎么爱自己
要是爱喝酒不算爱好的话
老三就什么爱好也没有了
他每天都是晕的
(不管喝多少酒, 晕的程度都差不多)
不喝酒的时候
比喝酒还晕

席卷夜市如秋风

往往, 喝完一场酒
老三是不会过瘾的
如果没有新的酒局
老三就去夜市逛上一圈
碰上熟人
打个招呼, 坐下
要上四五瓶啤酒
让夜市老板送过来
接着喝
夏天, 夜市特别火
老三每次准能
碰上熟人





即使他们见了老三
故意背过身
老三依然坚定地走过去
拍他们的肩膀
天一凉，夜市就不行了
有几次，我看见老三
在萧瑟的秋风中
提着酒瓶
来回穿过
一片片空荡荡的桌子
就想起电影里
那些孤独致死的刀客

老三，老三

老三是弟兄四个中间
学习最好的
当年考过全班第一（小学二年级）
这一点，老大和老二都很佩服
高中的时候学习不行了
老看武侠小说
老大一怒之下，揍了一中门口租书店的老板
老三考了三年大学，每次
老大、老二都带着几十个兄弟到考场门口
放鞭炮助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最后一年，老三走出考场
说：“妈的个逼。”
老大咋以为是英语
听明白了，才一巴掌把老三扇倒在地





老三的婚事

最后一年高考前俩月，家里就给老三订婚了
女方家是做生意的
老三的媳妇比他小一岁
订婚仨月就结了婚，这期间他们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订婚那天老三带着她去大街上买金戒指
第二次是高考结束老三和她亲了嘴
第三次在老三家他们上了床女人接着就怀孕了
洞房花烛夜老三喝得烂醉吐了一床
到天亮媳妇的眼已经哭肿了

比起老三，老四真幸福

老四是八零后
他不光爱打台球
也爱打牌
还喜欢上网
在生活中，老四只有一个刚刚怀孕的媳妇
在网上，老四的女人就多了
他经常指着 QQ 上的一些头像
对人说：“这个我日过了。”
或者说：“这个日着没什么意思。”
那些头像有小猫，小狗，狐狸，兔子
还有戴着鲜花的企鹅

疯妮子

老二最看不起老四这一点





“他那些网友都是些疯妮子。”

老二不说我也知道，到处都是这种疯妮子
她们顶着黄头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
她们看起来无忧无虑挺幸福的
成天就是吃啊喝啊玩啊睡啊
和老四一样

她们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疯妮子

好多人小时候挺乖的
有的也曾经是好学生
突然有一天，就不上了
就成了疯妮子
那是无比悲惨的一天
她们都想到过死
活下来的，就成了疯妮子

老二一直想为老四买个大学

也不是没有买过
老四去上了半年，就回来了
打了好几次架，喊不到人
老四说：“还是在家里方便。”

在老大坟前

难得这一年清明
老二、老三和老四一起去给老大烧纸
他们跪在坟前一起磕了三个头
声音不是很齐但是很响。起来后





老二的脑门沾着白头发一样的枯草
老三的鬓角已经有白头发了
老四小声说大哥保佑把我的性病治好
我就站在他们身后
没有任何表情也发不出任何动静
就像一个埋了很久刚挖出来的人





笨 水

我的帝国

我的帝国，一双板鞋那么大
有湖，湖里要有鱼妖
有海，海上要有海盗
有羊，羊皮刚刚盖住肚脐
衣架上的湿衣服
鲜花里坐着我宠爱的佞臣
我的刑具已经丢失
为我生下儿女的女人
将是我的贵妃，要爱她
一把舒服的藤椅里
我要统治身体里作乱的时间
我好好统治我，镜子里的我
藤椅，棉花里的我
鱼妖跳舞，海盗挥刀
我要统治王位上的我
我的帝国这么小，也那么大
林中有隐士
不让书生碰上女鬼
不让莲花替和尚讲经
不让乞丐遇上富人
你是书生，是莲花，是乞丐
我的帝国没有供人下跪的土地





陈振林

宁 愿

宁愿是一坛酒
窖藏
经年之后
会是一片芬芳

宁愿是一颗芽
冰封
春天来临
会是生意盎然

宁愿
我自己嚼着苦胆
也把你
放在我胸膛

因为你曾经
给我温暖
因为我曾经
为你迷茫

因为迷茫
所以痴想
因为温暖
所以珍藏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童灵子

心 事

春天，你是知道的
雨水丰足
多情的女子愈加伤感
总有一些小风适时矮下来
它们说
痒

而蛙声一片
月光迷离
如同我所有的心事





艾华昌

枣花簌簌

母亲，以院角这棵枣树做背景
我要给你留一张照片
一树的枣花簌簌，会有几朵落在你灰发上
肩膀上。更多的落地上，都是些满足的脸庞
枣花朴素，而你更朴素。言少衣淡
每朵枣花都有枚枣蕾，推开她独自成长
这树的一生，是小枣树留在老枣树的身体里
成长有枣花簌簌，母亲你有黑发渐白
你所付出的爱，比一树红枣密实
比一树红枣圆，比一树红枣甜
四邻八舍的树属它苍苍，属它倔强
四邻八舍的人，属你苍老，虚弱
母亲，枣树正把微小微小的枣仔遮护
母亲，你正把我从眼前推开，推向宽阔世界
风吹枝晃，枣花簌簌。这一刻
我用一张相片留住，在你的目光里
我独自独立地看着你
簌簌枣花下，你笑意堆满脸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姚 辉

街 景

讨价还价的人触动了时代的某种特色
镍币叮当“货物上的标签被不断撕碎
而我熟悉一把刀或一打裤袜共有的光泽……”
“说到塑料饰品 天气渐渐变了
这些美好的事物 似乎总在预示着不测的天气。”

“镍币在把玩中露出镍币原有的底色看
这是信仰的花纹 还有梦与遐想的种种印迹……”

“在镍币的另一面或许有一些刮痕
与某类偶然事件有关……”

“谁说得出一枚镍币所经历的全部历史？
市场由此及彼从灵魂到灵魂——
欺骗。奸佞。繁华。虚饰之美掂出
一个昼夜及其他光阴的价格……”

“一个出入市场的人在尘埃上镂刻出效益与行情。”
裤袜在晨光中 飘动——像某种旗帜
而鲜艳的女人穿梭于欲望间
像你曾抚摸并失落的某种什么……

“黄昏前后的交易被灯盏照亮 但它本身是黑色的
一如多年前你库存于箱底的票据。”而市场亮着
光芒四处散开——“一个讨价还价的人
正绕过市街的脊梁 谨慎地离去……”





阿 土

老沂河

我渴望有一天可以看到
有鱼从沂河里游入大海
在重返故乡时
能以一种感慨的口吻告诉我
唉，还是故乡的水最美

穿过繁茂的芦苇和环绕的村庄
我看到岁月深处的痕迹
那些沉在水里的传说与历史
在紫色的时光里闪烁
以一种怀旧的情绪时哭时歌

老沂河，一个面庞清癯的过客
走过千里万里的村庄
走过炊烟笼罩下的田舍
在滋润过的土地上让想起它的小草
目光中漾满异样的感情





奥 冬

国 土

围着自己
我们用各种欲望砌墙
一年年一层层
越砌越高
然后在里面
摸黑摸索模糊的人生

直到我们开始与自己交谈
对自己说：醒来
迎着黎明的亮光睁开双眼
让世界扩大成世界
心扩大成心
到达从没有到过的国土





高 权

寻人启事

启事上说
你是在某个春天走丢的
这则寻人启事
贴遍了我所在的城市各个角落
和我见过的许多则寻人启事一样
你我终年不遇，从不相识
然后就是表示一下怜悯
无可奈何，匆匆路过

然后就是表示一下怜悯
无可奈何，匆匆路过
和你见过的许多则寻人启事一样
你我终年不遇，从不相识
这则寻人启事
贴遍了你所在的城市各个角落
启事上说
我是在某个春天走丢的





仲彦（土家族）

河流

明明看见那条鱼，口含月色，从目光中穿过
透明的村庄，从七月流出来。一开始
这条河流，只是我手掌中的细线，洁白，光明
像思想中的琴弦，在心里，痛痛地弹了一下

我要说出庄稼的秘密。无数花蕊
捧出的一颗心脏。用血液和汗水
浸泡了那么多年

丰收的，
风调雨顺
刻满鱼，脸上的笑容。我说，鱼，是水做的
含着月色，还有庄稼，还有炊烟，还有我的心跳





卢悦宁

诗二首

私 奔

仿佛身体从来就都不是自己的
以至有人害怕拥有
仿佛时间从来只能属于他人
顺从内心反而如履薄冰

女朋友

说起你待过的拥挤城市
说起你去年冬天弃养的兔子
说起你的栗色头发、你的水晶手镯
说起你爱过的、爱着的人
说起你读过的书、热爱的句子
说起你仍对某些事物深信不疑
说起手捧鲜花却已开始枯竭
你忍不住哭了。八月十八日
我只有这瓶红酒可以安慰你
在这个堆满冷气的房间
也堆满几经折射的阳光
像我们这几年总是在妥协的青春





欧阳白云

白鹤记

它静立浅滩
环伺四周侧耳倾听
那些或远或近或明或暗的异响
河滩葳蕤的树林交错的浓荫
反衬这一小块
被尘世围捕的纯白
在河滩拐弯的寂静处
徐徐照亮它周围暗弱的事物

之后，它开始迈开步子
专注脚下的逆流
孤独前行
它到底发现了什么
尖喙向流水迅猛地啄去
惊溅的水花
在夕光里绽放
随一缕清风谢落

……它贴着河面飞
扇动干净的翅膀
撕裂低处沉闷的风声
落日下沉
它慢慢提升飞翔的高度
然后斜滑下来
俯瞰河流日复一日沉淀的忧伤和秘密





瓜子极力后伸
抓向深邃的蓝天
似要向浩淼的蓝天抓出什么
那舒缓的飞翔
不是为了给谁看见
好像在眷恋着什么
抑或想惊醒什么
河流洗涤它的纯白与蓝天
默默流逝





秦 客

诗二首

高原的河

从高原出发的河
从高处一直往低处流动
河水不大浑浊不清
当然我知道这其中是因为
河里有一些人和动物的粪便
夹杂着诸如经纸
还有那些因为过早而死亡的孩子

女人老张

这个女人比少妇年长
但还没有到达更年期的年龄
被人称为老张
因为她生过孩子
和丈夫有着十余年的夫妻生活
关于老张的这个名号还有另一说法
老张从做少女起到现在
对男人一直保持着老张的态度





雪 鹰

墓 地

后来这地方盖起了房子

一片墓地
革命者，叛徒和乞丐
他们相安无事

宁静的正午
墓地前红苕地里
狗尾草的优越感
被风压制

一个地主或黑五类
低下头去

三面临水
几只鸭子在坟墓间
追赶土客蚂和蚱蜢

一个少年在偷窥
柏树的阴影里
他居然扑到了鸭子
叫声让夏日的午后异常
烦闷

他时常回到那儿





踏着记忆之路

房子建好后又被拆掉
有几户迁走。孩子们兴高采烈
没有一个认识





余 一

11 号楼 531

这是由一块十平方米的空间和四面简陋的墙壁围成
两年前的秋天 六个痴迷文学的人被安置在这里
大家用热情的笑容相互致意 感觉一见如故
作过简短地介绍后 彼此心照不宣
当场根据身高确定了宿舍的长幼次序

老杨理所当然地成了宿舍老大
他蛮蛮的身材具备一种长者的威严
胖子这个做作中带色相的河南人成了老二
他的身材是今天当官者的典型
古葳这个乌鲁木齐小子排上了老三位置
他说话及走路与他的身材构成了美妙地对称
.....

老大脾气暴躁但那副怜香惜玉的心肠着实让人感动
老二博得女生无一例外的赞美而朝三暮四的移情让人称奇
老三整天用一副高亮而走调的歌喉表达内心对宜凌的激情
而我总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议论往往天真的停留于小学生的水平
.....

六个人一起把 531 打理成了：
一个文学研究所 一个时事交流中心
一个午夜畅谈节目录制现场
和一个充满激情和挑战的意味的传奇游戏世界





藏 汨

诵 经

喜听那诵经声
只为它 化来
佛前那一盏空明
顶礼跪拜的僧众
口中念着的 分明是
白莲的娉婷

若是 我愿丢下
今世的福祉
能不能
在来世的梦中
遇见你





严纪照

身体写作

谈判用了3个小时
花了300百元
在床上却只折腾了3分钟

回家后，写了3首关于妓女的诗
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
得了30元稿费

正午的阳光下

正午的阳光下
我看见了影子
那沉默着的阴黑
一根钢针掉了下去
我屏住呼吸
想象一种痛或者喜悦

正午的阳光下
我慢慢翻晒着身体
像翻晒发霉的衣物那样
像翻晒和平的土地那样
在风雨来临之前，在战争来临之前
先让战栗的阳光将我击倒

正午的阳光下





沿街乞讨的老人和孩子睡着了
他们渴望温暖
依门卖笑的洗头妹退回房内
她们习惯了在阴暗生活中
阳光暴露出伤害的另一面

正午的阳光下
一只大黄狗
冲着我狂吠
像教导同类那样，教导我
生命不止，就
不能停止与生活的撕咬





阳 阳

草屋之歌

时光敲在草屋上，整十二下
抖落一些去年的雪籽
像风吹。我听见车轮
正在沿风声远去
人们纷纷在站台告别
越过许多往事，新一天的生活
已从一块面包上开始

我的草屋还是原样
草料粗了寸许
我抚摸牛的身子
牛的身子结实并温暖如初
它睡意正酣，嘴角露出微笑
是不是想起山冈上的春天
一批一批鸟儿打头顶
哼着歌儿呼啸而过

我手把古筝，对着我的老牛
抚一曲高山流水还是春江花月夜
这样的选择被一声突然的狗叫搅乱
我推开一扇草窗
冬天依旧，一只狗满身挂着钞票
叼一大块人心从大地上飞奔而去……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余 刃

野兽留言

在公路旁
有人在刷着白石灰的
里程碑上
写下：炸药
留下有用的电话号码
毕业时孩子们在留言簿上
开玩笑似地写下：
我杀了你！
留下有用的姓名
有用的联系方式
有的还写
祝你早日找到男友
祝你早日找到女友……
祝你幸福哈哈……
我还记得里程碑上
那两个字
那是在两个小镇的交界处
在繁茂草丛的包围中
我从那里经过
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路上我看见法院大楼
建在一个山丘上
方形的庭院
像一个方形的盒子
我改而又想孩子的留言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想到暴力的孩子
提早写下恐吓信的孩子
有良好愿望的孩子：
祝你早日找到男友
祝你早日找到女友……
祝幸福……
这还不赖——
在审判的路上
我等候我的丑陋，在公路旁
那个因贱卖生恨
对幸福无望的人
在入夜时分悄悄写下——
意思是：我能帮你什么？
这是他的基本潜能
但又发现几乎与野兽无异
他常在风暴中
雷鸣跟随在闪电之后到来
不留地址，
留下带给一个人
敦促其满足
与不满的沉思





格式

诗二首

减肥术

长发减成短发青春减成年轻
女性减成母亲医生减成疾病
上小学时，她常把加看成减，
可减法并没有使她释负若轻？

她把旗袍减成内裤，把内裤减成文胸，
把世界减成黑白，把爱减成性。
把性减成运动，
长大了老想加速，可生活
老是急停

从群众减成干部，把生活减成吃、喝、拉、撒；
从男人减成政客，把工作减成红酒瓶、白酒瓶。
他从双数减成单数。她从单位减回家庭。
一个人的空间多么辽阔，可难以
使一个人把大海恢复到一根针的寂静。

母 爱

那天早晨，我离开家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只脱毛的母狗
在大街上赫然而立。它在保护
它的女儿与女婿做一场壮观的爱





那只公狗也许不是它的女婿
但肯定得到了它的默认
它为什么不在家呢
是不是也让人民政府给强行拆迁了
当然这些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过路的行人
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
谁先停下来
那个带孩子的少妇
羡慕的嘴角流出了口水
那个脸色苍白的中年人
尚未来得及换上得体的时装
就津津有味地探讨三只狗的关系
我不怀好意地发问
如果你的女儿与女婿
光天化日之下
也这么例行公事
你愿意做当事人还是旁观者
他一时语塞，脸憋得通红
手脚也立马变了形
常言说，人比狗精，狗比人善
在我迅速地撤离之前
我看见两只正在做爱的狗
安步当车，旁若无人
动作是何等的舒展
那只老狗时刻准备着
警惕的眼神
多像我刚刚离世的母亲





张泽雄

往事：水稻或者棉花

汉北河水轻轻的一个涟漪
往事便波涛汹涌——
这是多么纯粹的一些事物，一眼望去
没有丁点瑕疵
这些黄澄澄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
往事，一览无余又一望无际
就这样把我的心房装得满满当当
这些洗濯不掉的记性，日日夜夜
白了又黄，黄了又白
成片成片地，仆倒在遥远的泥土里
不用在稻花花里纷纷扬扬
不用在棉朵朵里躲躲藏藏
一些沉入心底的事情，和棉花一样
纯洁、温暖又悠长。母亲粗糙的手掌
祖母干瘪的乳房
鸟巢、绿树、田畴、夕阳下的村庄……
双手摊开，十个指头都生长着这些事物
一粒稻子，就带走了我的童年
在他乡，我仍喜欢一日三餐白米饭
我仍习惯这些质地纯朴的棉布衣衫
习惯在简单里生活。在云朵上行走
在城市的隙缝里寻找恬淡
在村庄黄昏般的静默中悄悄消逝
是什么在总想远离自己
匆忙中，城市淹没在了喧嚣里





怀揣着这些金子银子
往事，穿过水稻或者棉花，找不到一点杂质
——江汉平原落到一个水坑里
长出了这么柔软美丽的作物





章 平

雪地乌鸦

雪地白了一片，乌鸦只黑一点
仰头再看，还是白茫茫的雪
路边堆的旧轮胎，也被铺白
如谁故意摆下，一局黑白围棋
白子占了所有声势
白茫茫，一曲楚歌，唱尽一子英气
一双眼睛转动，黑黑的
微微一点弱勢，如勾了唯一动静
找谁扮演别姬？此刻怎么突围
一棵倒塌柏树，压断电话线
朝右手的山舞银蛇，向左边的原驰蜡象
千万银盔玉甲，纷纷扬扬
似乎没有退路，白茫茫只让人心寒
忽见乌鸦拍翅，越空飞去
如撒子不围，落它一派白里独自迷惑
我这个观者，也怦然心动
正要走开，忽想一事不明白
我这一生人，究竟是白子还是黑子





卫 慈

双十日的下午

下午走在王家巷的立交桥边，
一辆大卡车从物资局的仓库里开出来，
在靠近桥头的地方拐弯。
这是一辆运输集装箱的卡车，
一边有九个轮子。一辆救护车
开进了养老院，没有几个人
停下来看这辆救护车开进养老院。
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人们，
这里以前是一家桥头医院。
他们有的比我还要清楚，
这里以前是一家桥头医院。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经过这里了，
这里变化不大。路边小贩
像蚂蚁一样忙碌着，他们还是很穷。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金 洋

旧 日

就像谈起昨天的阴沉，此时此刻
我忽然开始想念那些晴朗的日子
那些触手可及的阳光和晚风，还有
那么多在我的记忆里陆续失踪
至今不明下落的名字
这多少会让我感到有些隐隐的不安
就像这个突然落下的夜晚
接下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即将发生
也许，我还能遇见那些与我失散已久的
陈旧的生活，它们好像刚刚落下的雪一样
躺在我的窗下，闪着光一动不动，正如我
此时的思念，已经悄悄有了倦意
我转身决定去保存这些旧时光，可是
时间就像一把无情的刻刀，紧随其后
将我的旧日，一截一截无声的削去……





子 禾

闪光的树

虚无的风充满荒草的河道
树翻滚的血脉，激动，灵魂的闪光
在我心里
无比真实
如同血脉铺张的闪光的树那茂密的舞步
四处流溢
它爱我
所以在这里相遇





林之云

河上的车祸

在黄河浮桥上，一辆货车
撞向一辆载有三口人的小车
悲剧发生了——
仿佛是我，一下子掉进了水中

那一刻，妻子被冲走
吊车从泥水里吊出了小车
发现女儿死在座位上——
仿佛是我，偶然间活了下来

养育人的河流，又吞噬了生命
两颗跳动的心灌满了泥浆
世界上多了一个不是父亲的父亲——
仿佛我，就是那个最不幸的人

整个下午，我都在黄河里挣扎
悲哀的水流在周身急速蹿动
那一刻，我已经无法呼吸——
仿佛我，在车祸后再次死去

那货车就像是一个幽灵
跌跌撞撞，行驶在浮桥上
突然，它偏离了方向——
仿佛是我，就坐在它的驾驶室里





蝻 蝻

八盘山上的草

八盘山上的草
比那些啃草的绵羊还要安静
要是没有风
它们几乎就是一抹
安静的光线
在铁丝围栏里边
草不用费什么劲去生长
它们只是柏树下睡眠的手指
轻轻抚动
大树的阴影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蔡 宁

画鲁迅石膏像

他的头颅，颧骨高
眼窝深、鼻梁直
浓密的胡子凝结铁
用石膏，翻塑出他钙质的形象
非常适合做新人的写生教具

光源自石膏像一侧亮起，他
面部棱角分明，也黑白分明
让我感到内中隐藏很硬的骨头
用木炭画出他的轮廓，显现
出民国风景中一处宁方勿圆的景致

写生，他每个转折面
明暗交界线深藏着那个时代
那时，他怒向刀丛觅小诗
即使磨损了自己，仍坚持用生命
在砺石上磨出自己锋利的刃

随着素描细节的深入
平面，立起他人格的三维空间
他的眼睛，闪烁洞察黑暗的光芒
即便是他走远了
我还是把他请回来





桑恒昌

我把母亲的命熬糊了

白天煮粥
入夜熬药
手上烫起的泡
破
不破
都是母亲的泪水

又是一个傍晚
又是一锅草药
该死的我竟然睡着了
一锅药糊成锅巴

母亲大大的眼里
膨胀着恐怖
娘无力地说：药熬糊了
人就要死了
我的心和那个短把的药锅
痛痛地碎了一地

我最大的罪
是亲手
熬糊了母亲的命
至今痛悔不已的仍然是
没把自己
当药引
投进母亲的药锅里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王久辛

偏 见

我在一架庞大的机器深处冥思苦想
我不知道我的现在是属于未来还是属于过去
我在未来与过去的中间冥思苦想
苦想冥思地嘴嚼着对那架庞大机器的想象

我发现流水线上的人们既贪吃又贪喝
而且对金钱与名誉也极其渴望
我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而真相是目击者的沉默 正义者的陋视

很多人在这里殚尽天职拼命流血
大地因此而肥沃 人们的目光
因此而郁郁葱葱 我很矛盾
我在这架庞大的机器深处抽烟
遛弯儿 纠结着郁闷
冥想找到一条与人心沟通的大道

嗯 被害人永远无法理解邪恶的闪念
而一只蚂蚁般的我 更把握不住
自我以外的陌生世界 也无法想象
我的愿望有多么可怜 面对这架庞大的机器
我无奈地坐下 点火抽烟我说
痛苦令我视而不见——那该死的偏见





古 箏

一 辈 子

不要对我奢谈一辈子的事，
我已经老了，无知无畏的话，
如今我再也不敢
轻易说了。

承诺一辈子，
就像拿不知在何处的江山，慷慨地
赠美人。

每个今天都有可能是一辈子的
最后一天。是否还会有以后的日子，
我们无权决定。





李少君

诗二首

中年之悟

人到中年才醒悟：人生乃一场盛宴
酒已斟，菜已上，但大家其实没有什么吃的兴趣
要的只是一个过程和仪式
莺歌燕舞当前，我只需将面前的一杯茶慢慢饮尽
待手头的一支香烟静静烧完

倒是要防范那些意外的伤害
不小心就手指割破，舌头被咬
抑或血压升高，心脏加速
最可怕的还有隐私泄露，小人陷害
生活宛如一团乱麻且将自己缠入其中牢牢缚住
谨小慎微，才是生活的真相与本质

我也不再是烟花般爆发瞬间灿烂
但我有了精雕细琢的工匠的沉着
和足够的耐心，我的耐心如流水
持续且绵延不绝……

安良旅馆

安良旅馆矗立于小镇的一角
每天，年轻人驾着摩托车从门前呼啸而过
火拼在三公里的郊外发生





看不见血，也听不到喊叫声
这里仍然安良，包紧身衣黑丝袜的小姐
会过一个小时就去敲不同客人的房门

老板娘坐在大门口的柜台上嗑瓜子
对一切见惯不惊，熟视无睹
那些红头发黄头发的浑小子有时也会来开房
伊收了钱眼皮都不会抬一下
只有伊心仪的镇中学林老师走过时
这个妖娆少妇才会咦呀呀迎上去
身子一摇三扭，正经地风情万种





八 零

灵车司机王四喜

我说：“四喜，我这侄子才 18 岁呀
就被人砍的七零八碎，
你可要开慢些。”
他说：“哦。”

我说：“四喜，现在拉的这位
可是个大人物
生前我喊他伯父，于我家有恩，
你可要专拣热闹的地方走呀。”
他说：“哦。”

我说：“四喜，这次可是我亲爷爷
参加过战争，身体里有弹片，
你要专拣好路走
他一生低调，别弄得叮当响。”
他说：“哦。”

我说：“四喜，这次拉的，
可是我唯一的最亲的人了
他一声受苦，唯恐日子漫长，
你可要开快点啊。”
他说：“哦。”

我说：“四喜，这次……怎么说呢
作为你一生的酒肉朋友





你太了解他了

他多次有求于你于你这辆白色破车子

现在他正闭眼小憩……”

他说：“哦！”仍旧闷头开车

我努力睁了睁眼，满心愤怒：

“哦，哦你妈的头呀你！

你就不会做点实际的？

如果你还没有死，请弹去

落到我裤裆上的烟灰……”





李满强

一群牦牛越过了山冈

在红疙瘩，我有幸被一群牦牛撞见
它们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黑的
有的不黑不白

这是下午的草原
一群牦牛，它们放弃了吃草
直直地看定了我——

“陌生人，
你是要寻找往昔的归宿
还是在放逐余生的孤独？”

我清楚地看见，那个带头的牦牛
它的眼睛里
闪动着大海的波澜

在我沉吟的刹那间
那群牦牛，忽然风一样
越过了山冈

只留下我
呆呆地立在
暴雨将至的草原





大路朝天

诗二首

那个民工站在路边

那个民工站在路边
出神地看着
我也站住看
可对面只是一家拉面馆
停电了
里面点着几根蜡烛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纸

大多数时候
纸是用来写字的
可以赞美诬陷嘉奖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
可以贺喜报丧道平安鲤鱼跳龙门
可以把不敢说的话表达清楚求爱或者分手
但纸还可以把不便公开示人的东西包起来
可以印成钞票打成支票让人把自己都卖了
可以擦嘴或者擦屁股
甚至仅仅是拿来撕了





刀 刀

夜幕下的天地岭

晚归的鸟鸣，一声声，被将临
的夜，畅饮下肚，吐出气泡
宛若霞彩挂上远空
过多的酒水，灌醉万里山峦
饱嗝接连而至
打出一颗，两颗星子，微醺
脚步踉跄，透出光泽
山顶上一定住着放牧晚风的老人
每到南方密宫的灯笼点亮
就赶着风群，大的，小的，柔软
和尖锐，在山头，山腰，山谷
逶迤而来，吹着哨子，唢呐，喇叭
仿佛新人出嫁，夜夜都有新郎
穿红戴绿，迎接美妙的少女
薄雾在远处揭竿，胸怀大义，起兵
摆开千古大阵，腾腾地滚着
来到面前，视野变得短浅，清凉
野蛮的天地岭开始显示它的小
它从未被真正了解的无知
四下山体合拢，捧着零散的村落
炊烟却从指缝里漏出
一并晚餐的谷香，把高远的人间
染得满是烟火，而内心的虚寂
像一段暗，生于黑
静笃呢，就如一掬光，止乎闪烁的明





蓝 冰

米

我开始梦想到一颗米
开始在一颗米里的春天行走
我的米透亮，在你的怀中
米照亮你的皮肤

每天我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总是不感到厌倦
在浩繁的时日中，米一直明亮

偶尔，我会走出屋外
走出米白色的米浆
探望一眼那个粉红的春天
我很容易就看到了你

你的内心正日益黏稠的忧伤
你的渐渐暮色四合的田园
这个冬天，雪从黄昏落下
一颗米在你的体内开始成长





商晓倩

我的小屋

我宁愿把这里当成是我的家
虽然只是租来的

一个不到 20 平方米的小屋
它只有一扇小小的玻璃窗
也只有一个宽不到 1 米，高只有 2 米的
还是铝合金的小门
我的小屋，冬天很冷
我的小屋，夏天很热
下雨或下雪时
某个角落还会滴答滴答地流眼泪
对于它的伤口，多次找人修补
却还是无法愈合
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难过
无能为力

小屋的家具不是我喜欢的
小屋的摆设不是我想象的
小屋的装修不是我憧憬的
噢，错了
小屋没有装修
不过是铺了地砖，吊了顶而已
这里的家具都是房东的
但是
这里的空气是我的





我喜欢小屋的味道

它在我失意时接纳了我

它在我任性时包容了我

它在我骄傲时提醒了我

几年了，它对我不离不弃

而我，却对它若即若离

它收藏了我太多的笑声

同时赶走了我太多的心魔

哭过，笑过

爱过，痛过

疯狂过，也迷失过

它伴着我走过了那么多的喜怒哀乐

它不是我躲避风雨的地方

而是我精神的寄托





刘树明

一列车秋风

向日葵终于静下来
静下来。虔心向下
太阳的影子已经嵌进土里
她双手合十

扑棱棱！玉米田里有鸟儿飞出
沿着铁轨
飞向那边的杨树林
列车由西北来
在这个小站短暂的停留
车门打开
几个旅客像疲惫的叶子
伸着懒腰。未等下来
几十吨的秋风
已经从车厢涌出
拥抱了我
拥抱了身后的玉米田
像经久未见的亲戚

扑棱棱！一群鸟儿
从那边的杨树林里
飞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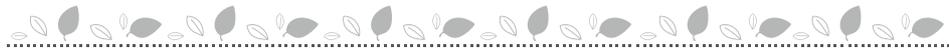
毛子

反爱情诗

我一直在消化着你
就像世界安排的那样
我为此豢养了妒意、小野兽、看守和潜逃
现在，我一一把它们消灭
直至彼此的肉体
平易近人

我愿在这个时候说说生活
说说漫长日子里的平淡无奇
再也不会说爱了 只说唇亡齿寒
在愈陷愈深的衰老中 我的恐惧变本加厉
我说：请你像妈妈那样
把我再生一次





钱 轲 轲

狗尾巴草

我想和你一道
去看明年初夏的风景
你知道狗尾巴草在乡下随处可见

它们并肩站着，在雨后
土地上是肥硕的叶子
是纤细的茎，是一束束抬高的头颅
沐浴着宇宙间的光芒

不谈诗歌，也不谈爱情
无垠的旷野里
只容得下毛茸茸的词语

一把随手采撷的狗尾巴草
仿佛新鲜的血液
即使迁徙，在有风或没风的地方
依然昂起柔韧的金黄





弥赛亚

诗二首

阴郁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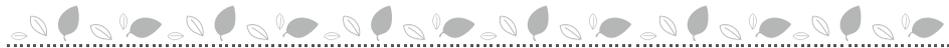
三头鹅，站在地板上向昏暗靠拢
它们静静地伸长颈项，好像离你很近
兄弟，你为什么也一言不发
莫非是异物入喉，天将大旱
你看春天的瓷器冰凉，春天有沉沦的倾向
草木空了，蝌蚪远去，天边飘走一朵云
鹅们很清楚，这季节干涸，会现出背影
眼前事如万古愁，欢娱抵不过一丛溪流

皮囊已锈

头颅正在失去，然后另外生长
昨天晚上已刮过风
然而下一场风暴会再到来
因为乡村的磨盘没有尽头
因为非法集会的人们
永远自由

身边的枫叶和影子
远处的人群和马克思
你是那片乌云
不是被利用的美
我是那片慢慢生长的锈迹
不是那块铁本身





李泽凯

早晨掠过的翅膀

早晨，是在鸟儿清脆的鸣叫声中
惊醒。却又温馨
只因为那旋律悦耳动人
轻轻地打开天窗，我不禁目光一亮
一只只鸟儿，排着队伍
整齐地掠过，从那边的电线杆到
这边的屋顶。轻松自在

我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
它们的自由，能持续到多久
那些乘着微风飞翔的翅膀，是否
在某一天被狭小的鸟笼所，禁锢
在此刻，它们不懂得惶恐与失落
但我分明看到了，它们对自由的渴望
白色的羽毛，如此轻盈的重量
却，承载着梦想的向往与追求

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
对于未来，只能默然
有多少个明天能在脑海上，遐想
就像一张张洁白无痕的画纸
需要蘸墨，一点一点地描绘，才能成画

于是，我打从心底默默祝福
希望明天，还能看见
那双写满自由的翅膀，以及
缀满梦想的，羽毛
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袁 依

柔 软

幽谷的小河，连流淌都是轻松，
这让我嫉妒，
作为一个女人的识别，
核桃皮融化，我的香唇却蘸着莲蓬的皮囊，
胶着一层霜降的皑皑，
有时，你会自责，
词语赋予的自身不甚相近，
猫慵懒的做爱都会让你闭上眼睛，
是雄性的劣根驻扎在了水的海面，
力挽狂澜，
愤怒是谏语在唤醒后喝掉的小米汤，
灌进胃里，疔成磐石，
成为多少年后秦淮河畔的搓衣板，
盲拉二胡，盥洗风尘。





罗国雄

碎 瓷

她曾拥有丝绸般的润滑、质感
和水样的不可捉摸。肌肤上
的血管，像一条条蓝色多瑙河
春天在她眉心，复制蓝天，复制
少年不识的愁。瓶装的青春里
命运的涟漪，掀起一个个慵懒的海
那海，能打湿大地的嘴唇
抚平心灵的皱褶……

那时，她是清晨的玫瑰，多么
炙手可热！内心骄傲，轻易就
呈现出了美，那美是不可知的
因为她含苞未放，像一束光
安睡在眼睛最深的闺阁……

我走近她，只是想看看
那轻盈翻腾的水，流向了哪里
就失手打碎了一切……

世界是不是真的无法容忍完美
要让美破碎，完成另一种形式的美
——如果你还有勇气，说出爱
就得承受一种劫后余生的痛





杨 麟

思 乡

这几年，思乡成了我日积月累的疾病。
是一块暗疾，阴雨连绵时就会一阵阵隐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生活十余年的城市
之于我已没有意义，过去熟悉的已变得陌生。

它的明晰，它的膨胀，它的速度，它的流行音乐……
在我的思维处转了弯，朝向炊烟，牧童，

朝向田野，黄昏，以及路上驮着犁头的乡亲。
黄昏黯淡，晚霞与河流和山脉纠缠不清。

夜开始黑下来，城市只有此时才显得如此开阔，
时间也总是在这个时候，淹没所有的错误。

离开那些臃肿的，虚伪的情感，我应该说出
内心的真诚。我在纸上写下一个明亮温和的词，

它比一贴膏药更有效，更能缓解我的暗疾之痛：石嘴河，石嘴河。
这时月亮正背着手走过鱼鳞般的屋顶。





刘理海

缝 补

用牙齿把线头咬尖，咬成时光一样尖锐
穿针，学奶奶的样子
把针放远，眯起双眼
引线，思绪拉长
打一个结，把岁月定固

一针穿过去，引入春天的一缕阳光
想起奶奶干枯的手，往暗淡的衣裳上打补丁
一针绕过来，绕到调皮的童年
张着大口的书包，妈妈用一针一线把它喂饱

在他乡，第一次缝补
歪歪斜斜的粗糙线脚，让我感到无比疼痛——
像这样扭曲的黑线，曾生长在父亲裂开的手心





王妃

城墙边的蒲公英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蒲公英也想
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城里人
她们拎起包裹，出发了
马路两边，行进的
队伍，浩浩荡荡。

城里的女人，未到太阳地里
就撑起了阳伞。蒲公英们可不
这样，她们仰着褐色的脸庞
光芒足以灼伤太阳

路的尽头，不是钢筋，就是水泥
蒲公英们找不到落脚地，就沿着城墙
一溜儿搭个帐篷扎下了根。
只要能接上地气，她们就能养活孩子
城墙内，偶尔传出的鸟语，听起来
与老家，也没什么不同。

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一个个
撑着阳伞，像城里人那样走来走去
“生活真欢实。”蒲公英们终于
舒出一口长气，贴着城墙根儿
软软地躺下来





吴开展

感恩书

一

我相信患难与共，而痛苦是向内的
我们紧紧相拥，有体温和泪水见证

二

这些年，我一直是空荡荡的
渴望被充盈，或者打开
当生活的粥越来越
稀落。一度失去重心的日子，亲爱的
只有你，疼惜我
还亲着我，一次次为我内心的壁炉
添加勇气和力量的劈柴
我都那么旧了
你的爱还依然新鲜如初
你伸过来的手掌和三月的初春一样温暖

三

奔走他乡
我珍惜每一次日出日落
我羡慕成双结对归林的暮鸟
喜欢的事物，一天天在减少
但我并不忧伤





那些行程，那些逝去的时光
那些突如其来的苦楚
我都放在迎风的兜里
什么也别想把我吹灭

四

我要感谢神，感谢命运
过往的时光里
他们曾试图用画笔，镜头
为我们建造幸福的城堡和花园，现在
我还要感谢生活，馈赠我以苦难
给我完整。让我与生命结为并蒂之莲
我知道我要感恩的人太多
当我偿还了所有的债物
却欠下你最大的一笔
烫心的爱
足以让我倾其生命的水分和柔情
结草衔环，报以三生





杨 克

诗二首

人 民

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
148 双残损的手掌。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需要桑拿的
小老板。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
边逗鸟的老翁。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
配角。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锚
疲惫地张着

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

从一片亮汪汪的阳光里
我看见禾叶
耸起的背脊

一株株稻穗在拔节
谷粒灌浆 在夏风中微微笑着
跟我交谈

顿时我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
拧干自己
像一件白衬衣





昨天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东莞
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
青黄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的一瞬间





杨 勇

隐鱼之隐

倒春寒，鱼走了。它在花盆里游，土沉默。
鱼缸空后又空，藏在暗夜，比烂柯时光长。

劫敛翅，起风不起浪。暂居地，将有火焰喷出来。
临界时，天界鱼鳞斑是黄的，垂暮之年也是。

鱼在鱼身体里游，隐形人透明的羽翼，系着你飞。
鱼不在鱼身体里游，一只泡影，吹灭动荡的海。

可鱼终不在游。开始无明，无明尽，无老死。
来往熙攘，归途绵薄。梦，我窥见蓝色之妖火。

但，吾非鱼，安知鱼之鱼哉！水涅槃，鱼新生。
都将归来，冬天死了，雪死了。俯仰见龙在田。

写与说，日月相易。窄门前，玄白还是用来颠倒的：
颠倒乾坤，颠倒众生，颠倒情色，颠倒鱼。

我敲门，鱼不应答。鱼敲门，鱼亦不应答。
鱼无情，于无情也走。门里门外春风，一池水都黯然。





育 邦

最后的乡村知识分子

沿着内心陡峭的坡度俯冲下来
几乎刹不住脚步
如果你还认为这是你的权利
我不会拦你

我知道，作为最后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你早已失去耐心
在寒露日，你取出珍藏半生的磨刀石
在人来人往的大路边，开始干活
也许为了一个阴谋

你曾经唐突地站在人世间
或在田野的黄昏，突然造访我的家门
带着世界给你的一块钱
和你把它摇得叮咚作响的旋律
除了尊重，我拿不出什么来招待你

磨刀也是多余的
你停下手中的活计，开始迁徙
这一次是搬进城市
隐居在阴霾中
你已日益习惯于在大雾中穿行

我一直在瞻望着浮于江湖的你
不想今天，我们在超级市场碰了头
与我一样，你拖儿带女，推着购物车
为置办年货而忙碌
偶尔，从货架上取下物美价廉的手纸





宋文军

秋天的玉米地

这是我的青春，还是我的坟场
雾幔宁静，树抱着梦站在河边
看大地最后梳理着发辫
时间会将它盘结
留给春天走来的人洗亮内心

现在我看不见一个人
把这荒芜抱回家
这些黄色的脸，一根根骨抱紧
这么多灰色青蛙排列成阵
一起准备对天鸣叫

这么多询问来路的被遗弃的肉身
一起等另一片季节
我承认我的青春正和他们一起拒绝
等待更大的死和喊出

生命太急，我愿意承认
我存在，我就是黑暗
等待被光领走，留下一盘棋的遗嘱：
一个人，就是田地里的黑衣遥远的抽泣
一个国家，就是一场场季节厮杀过河
在这路上，看这大片沙黄的天地
我忽然想听到马的孤独和凄凉的歌声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陈有腴

暮 晚

整个暮晚
三个女人
在残杀同一个橙子

第一个心生痛惜
不肯下刀
放在嘴唇吻
放在鼻子嗅
完整的饱含水分的橙子
如少女心中甘涩的月亮

第二个刀法麻利
精确、迅速
一刀为二
两刀为四
切开的蜡黄的橙子瓣
溢满中年的平淡气息

第三个迟疑不定
举起刀
又放下
干瘪的年老的橙子
静卧在桌面上
晚霞覆盖了它新鲜的色泽

整个暮晚
三个女人
在雕刻不同的塑像





蒲力刚

碗

我始终爬不出碗，习惯于吃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不知那是如何难熬的夜晚
吃的再饱，以后也要饥饿
饥饿是个碗，吃饱的人面前的空碗
……我总是明白太迟，胃疼痛地痉挛
从河里舀碗水喝，缓解一阵——
太浅还是太急，淹死或呛死过多少人
真的不能再说什么了
太阳是碗血酒，月亮是碗睡觉前的牛奶
你信不信天空，是倒扣的碗





安 平

诗二首

睡 眠

那天午后，大雪，一场失意的睡眠
正悄悄溜走，大地隆起的鼻尖
突然出现，你酣然入梦
额头发凉，双手握紧了道旁的青山。

雪，雪，你多么欢喜的字眼
羽毛和苹果，你纯洁的象征
消融在冰天雪地之间，鹰——
戴着睡帽的灰天鹅，却打了一个哈欠。

大风歌

月落之前，你要赶上麦子生长的速度，不可攀比
鸟儿的自由，不可把大地的苍茫
置于胸口，你只要静静地跟在月光后面
她往东十里，你就往东五里，她钻入屋后的芦苇塘
你就蹲在池边，等她跃起。而你要在心里
静静地想，直到你干涩的眼眶开始潮润，直到内心的田畴
腾起薄薄的雾气，当然你还要有耐性
要懂得珍惜。你要在月落之前，闭上双眼
哦，还要记得，嘴里要一直默默念着：
风儿，风儿，风儿——





许明明

在黑屋子里听二泉映月

开始了，灯还是关着。
一只耳朵在音符上，用目光
猎捕，另一只耳朵，
在生命里阅读，悲歌。

黑暗，用墨水填平，
一切漏洞、孔穴和光明，
泉水找不到清澈的泉眼。
他们的脚步声在路上合影。
打开灯，分晚了影子，沉重
把我压入一张拥挤的纸。
灯还是关着那一个字。

终于有谁想起了一盏新月，
额头想起了仰望。
于是，河流欢快地漂泊进
那两汪空白的眼眶。
从此一生不缺泪水。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曾俊廷

瘦

马如果瘦了
蜻蜓变得很壮
带我去我去不到的地方

去我父亲去过的地方
那时候父亲也很瘦
我像他 18 岁的样子

马真的瘦了
父亲病了
蜻蜓还是翩翩欲飞

我 18 岁的时候
父亲是父亲也是哥哥
5 年后是一堆白炭

今天白雪皑皑
裹在大衣里的我显得瘦
1984 的时候我还不懂男人的眼泪

妈妈也瘦了
全家福里奶奶的颧骨有一些突出
1990 我向父亲要一把玩具剑

2008 父亲在爷爷坟前





后来我用同样的姿势
我和父亲都没有了父亲

我想要胖一些
妈妈不会心疼
2009 一个月会梦见父亲 2 次





叶章节

莲花庄

如湖州的手掌，托住希望
少年的希望，从第一次游园开始
花鸟鱼虫的话语与少年相通
他爱这片花园，莲花盛开，芳馨满园
围墙的脚步声越来越依稀
湖水越来越清澈，鱼儿越来越多
少年爱他，如故乡的小溪，梦想如船
越来越多游客也如少年，如故乡
一夜如风，吹来一张门票
迫使少年无缘归去，与故乡隔绝
断底的布鞋无法较量墙头的玻璃
粗大布衣染得血红，如黑云中的朝阳
在墙头，忍痛远远观去
莲花庄在，莲花不开





张会勤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
我言一行皆循规蹈矩
我举手投足皆工整有序
我看见那个隐入人群的我
我看见那个飘在萧瑟风里的我

就这么沉默下去
一直留在这里
等待末日的审判

再不会有人来苛责你
被苛责的只是你的血肉
那些被鞭子抽打过的地方
已经无迹可寻

就这样，从此
沉沦





白 度

投名状

一个人，十个人，
三十个人，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攻上去
撞城门，爬梯子，乱箭扫射
一些人从梯子上滚下来，摔成粉碎
一些人被丢下的石头砸伤，还不断地前进
有一个将领站在遥远的地方指挥
前进！前进！快，都给我冲上去
卖命的卒子，死于城墙之下
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自己人错杀
杀，变的已经不再可怕
江山稳，必须狠。才可以掠取了臣民的心
心未死，江山亡国
做一个亡国的英雄吧！在遍地尸骸的城池里
寻找我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起在破庙里歃血为盟，结拜兄弟
挺身而出东山再起





榛 莽

滴水记

贡院墙根街左拐。路的尽头叫做关帝庙。
芙蓉街左右铺开
又回来。鱼肉丸子的芙蓉街
臭豆腐的芙蓉街，垂柳
在街口横成一排。
当一滴雪融水隐藏了锉金之力，
屋檐浮在清代，
而木鱼石带着昌乐的地质记忆说道：
请把我吃下。请把我的回声吃下。
发传单的芙蓉街。蒲松龄端着茶杯的
芙蓉街。成群结队的小狐狸
在排列整齐的瓦砾间练习变身术，
芙蓉街的变身术，
雪融水的变身术。
我在小酒馆的二楼，与董芸对坐。
不如《齐音》与《广齐音》对坐。
窗外弥漫着妖气。文庙之门紧锁。
屋檐上的摄像头对着我微笑。
谢谢，请给我一滴雪融水，给我一柄利刃。
只是回声在说。





西 洲

等一封信

等信的人在傍晚买了一条鱼
那鱼头小，肚子大
满腹都是未知的心事
西天的边上，有几朵黑色的云
不，没有闪电。这里一年四季都没有闪电

等信的人拎着那尾鱼
直立的鱼在空气中甩着尾巴，
有一点晕头转向
不知要去到哪里。那个人说
去庖厨，我非君子啊。

窗外暴雨如注。这夏天的末尾
等信的人操刀剖鱼
它的肚子里有恰好有一封书简
写信的人说，松林里起风了
落叶萧萧，泉涸而露出这条鱼





毕 亮

翅 膀

一切翅膀都朝着风追去
从花蕊深处跳跃的
桥梁。横在风与风之间
更大的阶梯沿着河流的边际
在土地和原野之上

就在刚刚，正有一双翅膀
跨越成千上万的屋顶
带不走屋檐下晾晒的玉米
带不走墙角成堆的碎瓦片

门是开的。街道的交织
都通向哪里，是为一双翅膀吗
向着南方，向着呼喊的夜
光线的微弱，刚好只够
振着的翅膀蹿过花木和草地





海 妖

我要在天亮前拐个孩子

我要在路灯下举手

高歌

这世界混乱

要趁天亮抵达

拐个孩子

种下

收割心事

再买瓶红酒

作为庆祝的

理由

教会他姓氏

母亲愚蠢

历史和盐

有同样糟糕的味道

我要带他

一路向海

闻着迎面的灵魂

找到对的人





李小灯

在情欲和理智的控制范围之内

一个女人，匆匆的
开水房和公共厕所
她用手撕开，安安静静
如犬科动物浑身的血管
黄白相间，如脑物质
紧闭，附上封条
没有日期和蚂蟥
她的床头应该
浓密一些，谁的目击
中，她惘然若失
正是这些荒芜的时刻
比如停水、喘息和汗





寒 冰

归 还

母亲给了我们的我们无法偿还
生命，血液，和这具腐朽的尸体
我们接过父亲手中的剑宇
打制成一把镰刀或者斧子
我们收割，我们劈柴
我们让身体的血液流出
流向大地，流向母亲的身体
我们要把尸体归还给母亲
我们要把思想归还给父亲
我们剩下的只有一堆骷髅
我们抱紧骷髅让少女的血复活
我们重新踏上山冈流浪海上
我们和马群流浪，我们带上妻子
穿过草场，穿过世界遗忘的地方





是非

高原以外

一支旧曲子戴着面具
从海洋游至内陆
一步一步的痛苦
终于撕开处女的禁地
抵达高原

疏于思考
田园已荒芜了大半
墨水无家可归
一个弯道
又一个弯道的地
记下日子的账单

文明的硬伤积重难返
秩序越发空白 疲倦
稀薄的氧气里
生活总会跳出来说那么一两句话
拒绝对女人动心该是多么艰难

明天 或者干脆今夜
在女人初次见人的乳头上找到寒冷
邂逅并继承一种语言

没日没夜的苦思之后
我已接近死亡一般的踉跄





缓慢又折寿的睡眠里
让自杀给孤独加冕

多么可怕的海洋
在梦里淹死我吧
一只旱鸭子的末路
或许注定了就在陆地的尽头

温暖的哀歌停停唱唱
母亲又开始唠叨
烧红高原的石头吧
让冰雪融化
拍下它未来的相片





赵思运

诗三首

一个疯子从大街走过

在肉体不被衣服理解的年代里
谁有勇气
像一个疯子
赤身裸体走过大街
炫耀触目惊心的伤痕

当一个疯子
赤身裸体走过大街
身上的伤口花朵一样绽放
我们无形的双手
本能地捂紧了自己

广 播

70年代我很小
模模糊糊记得家里有个广播
黑色的硬片片
圆的
像现在的家用钟表一样大
有线的
现在我只记得
每到中午12点
就唱《东方红》



21世纪中国最佳诗歌



娘就说
该做饭了

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

我的家里很穷
兄弟姐妹也很多
我们都去小镇的公共澡堂洗澡
整个小镇只有一个澡堂
澡堂里黑乎乎的
找不到存放衣服的地方
通往水池的窄道黑暗而潮湿
把衣服放在那里既不卫生
也不安全
我们就把衣服脱在家里
然后赤条条地穿过长长的胡同走到澡堂
那些骑士或者有钱的人家
有仆人一直跟着他们拿衣服
看管他们的贵重物品
我们只有在家里脱了衣服
然后赤条条地穿过长长的胡同走到澡堂
我们这个小镇很小
拐两个街角
就会到达镇子边缘
在我们这里
我常常看到十几岁二十岁的女孩或者男孩
坦然地赤身走过胡同走向澡堂
见到人时
他们就捂住前面
微微一笑
流露出久已失传的天真





娜 夜

离婚前夜的一场对话

- “我的身体已经明显变形了”
——“我也有了许多白发”
——“你的那些情人都比我强”
——“也不能这么说”
——“她们年轻 漂亮 还会使用自己的身体”
——“但你是好女人”
——“我也有过自己的秘密”
——“人的情感很复杂”
——“是的”
——“太复杂了”
——“我知道”
——“找个年龄偏大一点的吧”
——“有时候 我也这么想”
——“不早了 睡吧”
——“我知道”

回 答

并没发生什么——

快
与慢
在一张棕色的软椅里 社会学的
床单上





思想的
下一刻……

在诗与酒的舌尖上……中间的左右……肉体的这儿
与那儿

命运的但是 和然而
之前

——在 今生！





阿毛

安慰一枚枯叶

我相信你没有睡着，
和我一样在山上天昏地旋。
雾气升到我的腰间又散去，
像我喜爱过的白绸裙。
遗忘的琴弦又回到耳边，
只为了让你记起那个字，
那个被风忽略的旋律。
我想安慰那枚枯叶：
安慰她，安慰她的黄褐斑和皱纹；
安慰她的委琐和莫名的伤痕；
安慰她，安慰她被雨拍打的老脸和小委屈；
安慰她嘶哑的嗓音和不再睁开的眼睛。
所以，你们为爱情幽会，
我为遗忘写诗。

私情

不梳头，也不洗脸，
更不对镜贴花黄。
逼急了，就对着穿衣镜咬个唇印

说，这是爱过你的血，
曾经固执地盖过
几个私章。





白菜打卷，旧情倦怠；

这心情，适于艳阳下
藏起脚踝，它的羞怯，
和小小心翼翼的青苔。

不让影子，经茶香绕过闺房。
要绣，就自个儿绣眉，绣唇，
不绣儿女情长。

然后看岁月：
牙龈出血，骨缝露风。





洪 烛

桃花扇

这把祖传的扇子
注定是属于秦淮河的。秦淮河畔的桃花
开得比别处要鲜艳一些
你咳在扇面上的血迹
是额外的一朵
风是没有骨头的，而你摇动的扇子
使风也有了骨头
这条河流的传说
注定与一个女人有关。扇子的正面与背面
分别是夜与昼、生与死、爱与恨
是此岸与彼岸。你的手却不得不
承担起这一切，于是夜色般低垂的长发
成了秦淮河的支流
水是没有骨头的，而你留下的影子
使水也有了骨头
你的扇子是风的骨头
你的影子是水的骨头，至于你的名字
是那一段历史的骨头
别人的花朵轻飘飘
你的花朵沉甸甸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西 娃

速 溶

花舍吧里，一块方糖
落进咖啡杯子里，溅起
一个画外音：“喜欢他就告诉他。”
拒绝速溶咖啡的人，患有
神经质。像碎去了挡风玻璃：
“喜欢他就抱住他？”

快和慢，在同一杯子里兼容
被喝咖啡的人，一并喝下
那个代词也随之进入胃里

喝下它们的人，从犹豫不决
速溶成：忧郁不绝





方文竹

加一点

加一点泥土 就有了一小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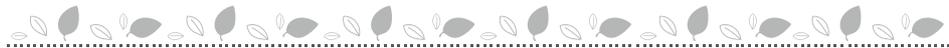
在南门桥 加一辆婴儿车
汹涌的河水输给了春天的马
“在时代的加速度里
你就像 一根不规则的钉子”

加一点果林就是秋天的悲伤
加一点黑暗 就有了一把小小灯盏
照亮了一张令人怀疑的脸

在遥远的星群间 加一点光辉
那就是我的迷惘

加一点交通规则 就是车祸
就这样吧
对于这个世界 我是加上去的
还是那条路
快跑





刘 频

把钟声赶回一口铜钟

必须以铜的速度，追回
从一口古钟里悄悄逃逸的钟声
不让它们冲垮阡陌，石桥，小河，炊烟
和我书册上铺开的那卷红木质地的黄昏

必须把那些迷路的钟声一一找回来
不让它们像失散的羊群在荒地上流浪，过夜
没有铜的养育，钟声会饿死
要把它们引领回家，不让钟声
在与狼共舞的人或与人共舞的狼的蛊惑里失踪

一波波钟声，继续在烦热的空气中消失
贮藏在一口古钟里的钟声愈来愈少
必须把钟声赶回铜，赶回那精美高贵的工艺
就像把滚烫的血，逼回内心

在喧闹的风里
必须让一口铜钟经得起外力的一次次撞击
在一次次撞击中
依然保持铜的缄默和自尊





阿翔

拟诗记，从“情书”开始反对诗

还没到初冬，便盼望一个不安稳的飞行，翅膀决定了形式
密枝决定了藤蔓
这个季节最没有想象，那就从情书开始
缩短时间，缩短肿胀的肚子
也难怪，它是一开始就反对陈列的诗，不是沉默
而是抑制着。
我没有记住植物饲养员的脸庞
这就预示着不会在旅馆过着另一种生活。

这并非传奇。
简单地，就是盘旋了一整个下午，对于周围的那些客人
掩饰彼此虚构的身份，能为那些愉悦的话
丧失了情书的书写。最深的情感
意味着金蝉不脱壳，至于蝴蝶，我难以想象会适应
冰冷的咖啡馆
还在原地打转。
我进入不了他们的窃窃私语，如果不是因为
对手势的判断，我会对从未发生的事情
感到无地自容。

对诗毫无意义。最隐秘的情书带有深刻体验
在这里，我重复了我的原话，“在流水之中我曾与你浮沉
被闪电击亮，你令我有点儿发热。”
其他的一切
和心脏渐趋一致，不亚于审美中的孤独。
沉默得太久，就像我最挂念的，常常不在身边
诸多盲目的顺服令我不安
对于太多的诗我有无穷的忍耐。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海 湄

我想写完整个秋天

当我置身你的空山，天上的星星就挂在头顶
空山只剩下风，风吹的远且缠绵
每次抬头都会产生恍惚
把书翻到九月
没有挂果的树就要这么去了
夜半哀悼，偷着心痛，偷着安详，一切似乎还在等待
我想写完整个秋天
寒鸦聒噪
大幕的紫红色正在消退，你退到幕后
足尖踩在雪花上，吱嘎吱嘎的声音来自荞麦皮或薰衣草
睡吧，父亲去了天国
他的女儿在深夜抵着床头向上
仰到极限，是九层白花花的瓷砖边缘
童年的歌有些感伤
我不想悬挂了
黑瓦下的冰柱摇晃了几次
昏暗的乡村灯火，总让我担心它会失去下一个秋天



桃 花

桃花要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她从小到大蜕变三次
第一次弯腰
第二次挺起小乳房
第三次凸，像小船泊进了
桃花坞



徐俊国

诗二首

小学生守则

从热爱大地一直热爱到一只不起眼的小蝌蚪
见了耕牛要敬礼 不鄙视下岗蜜蜂
要给捕食的蚂蚁让路 兔子休息时别喧嚣
要勤快 及时给小草喝水 理发
用雪和月光洗净双眼才能看丹顶鹤跳舞
天亮前给公鸡医好嗓子
厚葬益虫 多领养动物孤儿
通知蝴蝶把“朴素即美”抄写一百遍
劝说梅花鹿把头上的骨骼移回体内
鼓励萤火虫 灯油不多更要挺住
乐善好施 关心卑微生灵
擦掉风雨雷电 珍惜花蕾和来之不易的幸福
让眼泪砸痛麻木 让祈祷穿透噩梦
让猫和老鼠结亲 和平共处
让啄木鸟惩治腐败的力量和信心更加锐利
玫瑰要去刺 罂粟花要标上骷髅头
乌鸦的喉咙 大灰狼的牙齿和蛇的毒芯都要上锁
提防狐狸私刻公章 发现黄鼠狼及时报告
形式太多 刮掉地衣 阴影太闷 点笔阳光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尤其要学会不残忍 不无知





叩 谢

不能不叩谢你的清澈与光明
它足以改变我浑浑噩噩的一生
你流过来 我就清澈
你照过来 我就光明
然而 时光含雪
我们终将变老 苍茫 百病缠身
但只要能忆起你的芳容 我就知足
并认为自己年轻 健康 幸福
不沮丧 不落寞 不悲叹人生
倘若有一天你双目浑浊 内心灰暗
我必长跪床前
以不眠的泪水还你清澈
以血里的灯盏还你光明





李文强

午后，我在界河旁边散步

阿勒泰，乌鲁木齐。吉木乃，俄罗斯
还有站在乌勒昆乌拉斯图河边的我
我们相互打量各自的距离

此刻我正散步在这条界河边
脚下的小镇离哈萨克斯坦国土只有几步距离
离前苏联一个叫斋桑的小城
也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也许我会想起邻国的诗人叶赛宁
想起那里的奶牛场和农庄
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正在这里愉快地生活着

春天的阳光照着我，也照着界河对面的土地
风从对岸吹来
我正在踩着缓慢融化的雪，慢步前行
你们并未留意，我已更加贴近自己的想念
它们撞碎国界、乡村和工业发达的城市
一直向东，向南……





三色堇

一辆驶往大唐的马车

一辆驶往大唐的马车漫长而热烈
它粗壮的身躯，扬尘的烟痕
让孤单的旅人在暗夜的路上悄悄起身
它的车辙一定暗藏玄机
它承载的主题
让你无法选择，无法揣摩，无法聆听甚至无法命名

它疾驰的风声拍打着秋天的肩胛
无数次在耳边隐隐驶过
马车装满了隐居的意向，山峰的色泽，装满了
在黑暗中没有情节的书信
嗒嗒的蹄声碾过秦岭涉水而至的
不可躲避的宿命
好像从另一个尘世踏溪归来

人生的风景从千里之外挥动着长鞭
俯冲而来的苍茫，让一场雨轻轻撒向麦田
青春不再平淡
暮色中，四周的风吹草动
让驾车人在余晖里鸟儿一样探出云层
在另一个世界里无所顾忌地穿越





李 荣

麋 鹿

也许是一个诺言，也许只是一个谎言
和陷阱。当一头爱上狐狸的麋鹿
面对英格兰乌邦寺庄园丰盛的水草
心里却思念着千里之外的远方

那么多叶子为它先绿后黄
甚至为它憔悴、飘零
却敌不住一个传说的诱惑
它坚定地相信
一千年或者更久，那只痴情的狐狸
从没有离开过爱人出没的山冈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朦胧的月光下，我仍然看清了
一只狐狸忧伤而美丽的面庞
以及披在它身上的火红袈裟





一刀啸风

一个俗人的小算盘

我们单位有
《南方周末》《杂文报》
但有时我就不看
为的是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
我知道
这是一种逃避
但那些事情
我知道又如何
徒然地
愤怒、慨叹、诅咒一番
破坏一个俗人
对美好事物的感受
于人于己
都无益处
还不如站在冬日的暖阳下
和几位同事说会儿话
间或开心地笑一声
松弛一下被生活压痛的神经





四 凸

我们约在稻芒上做一场爱

我多想和你说起，稻芒上
那落日之美
高远的天空，一群麻雀在赤裸的枝头啄食余光
月光里，找不到落脚之处

我多想向你说起，夜空中
那遥远的微小的星星
它是我全部的夜晚，这小小的灯
它放弃羞涩，放弃我远方的念头
放弃我月光下瞬间的惶恐

我干脆这样说吧，在异乡的无数个夜晚
我多么怀想着，我们在草与稻之间
看着压弯的夜晚，瞬间裸露
将人世间最敏感的爱，隐藏在肉体深处

如果愿意
——风里雨里，我们在稻芒上
不发出一丝声音





雪 马

减法运算

我的一生
不得不在做减法运算
首先减掉幼稚、天真
然后减掉童心
再减掉无知、减掉愤怒
减掉狂妄、减掉疼痛
减掉快乐、悲伤
减掉身体内的寂寞
减掉脑袋里的幻想
减掉思维和细胞活动
减掉亲人和仇人
减到地下继续减
首先减掉光明和喧闹
再减皮减肉
减掉一身壳
减到白蚁对白骨





周鸿杰

诗二首

纸 马

我在纸上写下：马
它站立不动

我写下：河流，天空
它眨了一下眼睛

我又写下：草原，风
它突然狂奔不止

我最后写下：夕阳
暮色浸透纸背

马匹没了踪影
月光把树林照得雪亮

面 具

树与树之间，是不同的
哪怕槐树与槐树，也是不同的
端坐在一棵红槐树下
你仍戴着那张面具
熟悉的，让人不忍将它揭开
生怕我们变得陌生
面具戴久了，也会渐成
一张最亲切的脸





周瑟瑟

性本爱丘山

这一生我爱过很多东西
小时候爱拖拉机
它的样子像父亲亢奋的样子
我第一次坐上拖拉机时
我也亢奋得像只公鸡
后来我爱呼呼飞跑的单车
骑上单车，尤其是后座上的女孩
她淹死后好多年
我还感觉到她的鬼魂
跟着少年的单车疯跑
现在我爱丘山
爱与丘山说话
说我内心的拖拉机
说我胯下的单车
它们笨重如废弃多年的丘山
有风的夜晚
我抱着黑沉沉的丘山散步
犹如抱着庄学
陶渊明生锈了
他趴在南山
也已废弃多年





叶匡政

诗二首

塑 像

我躬身在一只烧焦的电闸前
它要打开
它要对着躁动的人群打开
它要移走所有漆黑的房间

远处的巷道像一支嘈杂的练习曲
在我耳边
我站在木凳上，黑暗中，打开电筒
看到了自己年华的流失……

这只焦黑的电闸
它静默，从容
仿佛经历过真正的痛楚
像我那不愿说话的亲爱的兄弟！

生 活

整个白天，她都在拒绝自己
洁白的厨房，她摊开鸡翅
绿色的菜心。整个白天
她一边弄脏，一边清洗
显得毫不在意





到了晚上，她停下来
黑暗泄露出陡峭的内心
整个夜晚，她的双手又空又冷
整个夜晚，她把软弱的枕头
翻个不停





徐南鹏

诗二首

雨 后

一阵急雨，就是初夏的命
沾了些许微尘的心
得到清洗，得到些许安宁
我可以重来一次
从泥里再次起身，向枝上的花朵
攀爬，沿着湿漉漉的茎
我一直都是这个季节的痛
是这朵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石头记

桃花灭
不惊，不乍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像石头安静于大地的辽远
我们彼此信任
构成世界
最初的
景象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张小云

和南寺前的马尾松

和南寺前有一排马尾松
一株株又一株株全被风吹斜了身体

这一排马尾松都没有树梢
他们的枝叶凌乱稀少。很明显

马尾松的头和脸被台风扇打过数千次
他们手脚被台风砍断了数万回

在她们的面前
有一个看不到边的太平洋

在她们的背后
有一尊高大无比的菩萨





老 巢

梦见死于地震的玉树人对我说

——不要流泪诗人！

我们有信仰，我们知道生命真相
生与死，就像昼夜的循环
你看我们肉体赤裸着在火焰中消灭
你恐惧而我们的灵魂已升天
哭声四起的春天让天堂更渺茫

——不要恐惧诗人！

这一次的死突如其来我们因贫穷
而虚弱的家园不堪一击
但所有的生就是迎接死的到来
你愤怒是因为黄浦江烟火里哀悼日
半降的国旗像一句诗被涂改

——不要愤怒诗人！

这不是你的时代你阻挡不了历史
车轮碾碎祖国母亲的心
领袖和英雄都需要多难的舞台
寻欢作乐符合人的本性也是你应该
做的。怒火只能用于自焚

——不要怕死诗人！

每一天都是末日，也是生日

——继续写诗吧诗人！

写武器和坟墓，埋葬你想埋葬的
写鲜花和粮食，爱你爱着的
写玉树，让我们在你的诗歌里活着





刘 春

卡夫卡

还有什么不能被展览？还有什么
不会被吃掉？我在笼子里撕我的身体
围观者在笼外啃他们的良心
我的胃在冒火，而他们比我更饥饿

这是命，时代的肺结核
感染上面目模糊的祖国。再也没有什么
值得讨论的了，结果早已被商定
广场上，乡村医生对人群举起了针筒

我曾用十年的光阴构造一个国度
它的肮脏与黑暗、它的光明与向往
它许诺过自由，而现在它在咳嗽——
开往纽约的列车停下了引擎

如果留下，我可以做一个称职的保险公司办事员
（但做不了合格的儿子与兄长）；如果
要成为一个“人”，那么只有先变成甲虫
在被遗弃之前，自己流放自己

而我需要的不是食物，不是药剂，是一场审判
秋风中舞动的心，需要一个解释
人变成甲虫算得了什么？
甲虫变成人，这世界才会睁大它的眼球！





“烧掉这些不合时宜的纸张吧，
更不要为它们添上结尾。”这是
倦怠者对现实的否决，是普通公民的尝试——
他是否有资格支配自己的一生？





刘洁岷

牌 局

这个下午的四个男人
在我们老家丘陵的一处坡地
阳台上，坐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抽着白沙牌香烟，绿茶
由女主人泡好一遍遍地续上

坐在东边的是外贸局副局长
那个局已经解散他也退下来了
坐在南边的曾在一家著名酒厂
因收购发霉粮食而引咎辞职
西边的和北边的大同小异

东边的那个人肺癌已经上身
南边的那个人目前倒是病况不明
西边的那个是附近小镇的镇长其实
得的也是肺癌已经死了，北边的
脑萎缩脑腔积水越来越多不可逆转

北边的那位年纪看起来稍长
是另外几个打牌人的班主任曾带领
他们全国免费串联天安门合影，现在
他摸到了他大和需要的一张八筒
其他的三个人对此一无所知





刘大程

诗二首

收垃圾的

那个收垃圾的像个侠客
把破三轮搁在路边
坐在树荫里歪着草帽打盹
对面超级广场正进行火爆的促销表演
他不为所动
其实他并非不为所动
一切为时尚早
他在等待
收场

稚 妓

现在，她们就站在我面前
整个上身，仅用一块布缠住两个桐子般的小乳房
枯黄的头发蜡黄的脸
让我怀疑她们的健康

我注意到，她们金黄的戒指
和耳环，看起来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裸露的肩胛骨那么小，那么瘦
一捏即碎

在一个站，她们下车了
像两个小老太太，连步子都走不稳
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她们刮跑





潇 潇

半壁山河

命中带足六点水的潇潇
在汉语词典的某一页
水深而清，风平浪静
而唐朝积满泪水的落木
飘在我名字的河床上全都绿了
我丰腴起来的肢体
面对时间的皇帝，有些羞愧
被光阴流淌成一颗珍珠中的江湖

在江湖的反光中
你背靠亲密的山峰
把半颗心投下
让我的水域一涨再涨
带水的世界都向你倾斜
水涨船高

你又把江山在我的腰部
一分为二
你拥有了我
就得到了半壁山河
不信，你伸出左手
芳草连天，江水滚滚而来

你的掌心紧握着我
剑走偏锋，心事过重





幸与不幸仅一线之差
最爱的人易在自己内心遇难
见与不见，都暗流涌动
你灵魂的半壁山河依然是我





赵卫峰（白族）

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火车何曾尊重过耳朵？这家伙，大声武气，叫嚣来势蛮横，何曾有人告它扰民？就是这种东西不讲理，总迟到，却牢牢把握主动权，让人等不等也得等

儿童最爱在春节表面笑，棉袄中露脸
随地倾吐果皮和方言。细致的不安在暗中分配
在站台无序翻转，让人止不住观望：
最安静的灯光来自什么方向？

月光和路灯，两种白影很快就亲密了
只是火车总在路上，铁轨如线索拉长想象的远
只是沿途的杂草和作废的纸类还被夜风亵玩
每一次变换体位，都暗示一种不落实的颓废感

过境的风漫游规定的绿化带，疑惑的湿气
沿票贩、罪犯、梦游者和负心人摸索
你观花，它身子连同开放的方向被水泥要求
就像你和你的梦境，已被这老成的城市规定

火车的玩法也属规定动作。昂扬。奋进。以蛇步插入，它滑动。摩擦。骤停。它让人被动地来和离开，和确认：“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钱 磊

钟表匠手札

1

有些旋转不可抗拒
你缓慢地打开一本书，有关时间的描述
总会停顿下来，握着你的手
说出：“我们彼此依赖却又相互诋毁”
欲言又止的是，我擦亮你的指甲
绣上小小的花蕾，隐藏在皮肤之下的神经
被一点点地添加色彩，我幻想时针脱落
或是长满尖锐的锈迹。而你与矿物质相悖
忌讳锡有白色的外表，但无透明的心脏
你把它焊接在身体里时，就接触了人间的
快和慢，长与短，甚至如呼吸一样轻微疼痛
都会尾随一生

2

当我看到你点燃火，在一块钟表上刻着文字
就想起曾经自己躺在风里，如一个钟表匠焊接
某个年龄阶段的理想，包含色情的画册
让我嫉妒落花。我以为你会浮想
迷上它们亲密接触孕产的烟雾。

你跟着别人的步伐，爱上一组辩证的词语
那些短暂的清晨，我们携手找回
重叠在落叶上的影子。经过一条河流
我们都会小叙探究，谁最早涉足了这虚无的陷阱？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你告诉我是分针忘记自己的长度
一生向前追赶而忘了两次相同的经历

3

依据经验，退后一步我们就避开了深渊
却每一秒都要面临谎言，或者与微小的事物计较
你喜欢聆听他们繁衍的噪声，就像无数的轴承
转动自己脸庞发出的噪声。我们再次放大时空
走进一座空房子，企图埋葬身后的余音
有些坏掉的部件，如一个结痂
不合时宜的揭露肉体常用的句式。我放弃表达
放弃热爱，放弃即将暴动的唾沫，就是为了
后退一步，离开你的笼罩

4

你不再怀疑外圆的大小，当我们在夜晚安静下来
写着各自钟表的轨迹时，推开窗户，我看到
稀疏的树影竟容纳了许多的形状：
快的没有踪影，比如秒针，比如戛然而止的争吵
慢的满怀忐忑之心，比如你将时针、分针、秒针重合
又分别对它们授予威严，却又呵斥对方绕开了预留的螺孔。
一位旁观者说：“技艺如此低劣，
必将导致旅程越来越窄”

路过焊接之点，我们相互谈论
是谁在掐指之间，撕掉其中引领方向的一页
你说无需过度悲伤，
时间在我修理钟表之前早已死亡。





李成恩

瓷中人

她在瓷中睡觉，午后发出一阵阵小鼾声
她在瓷中修炼成精，那种阴凉里深得
阴柔之美的精灵，深得客厅的静逸之美的精灵

半边脸在瓷中，另一边脸在唐宋的旧光阴中
度过了瓷的好时光。我睡醒后要在瓷的清水里
照一照，梦的滋养与梦的痕迹，我掬起一捧清水
看前世的我，原来是清秀的一个男子，他盗用
我的脸在洗脸，他盗用我的眼睛噙满泪水

阴凉之道原来是前世之道，瓷中人原来是梦中人
他来过，与我交手，我一剑封喉，他哇的一声吐出
前世的秘密，在下午的时光中我看见小小的骨头
阴柔的骨头，光滑而透着冰凉的血色

瓷中人抬起头，突然叫我姐姐，我一惊
按时光的法则我应是妹妹或比妹妹更小的
时光的产物，好吧那我就扮演一回姐姐
我扶起他柔弱无骨的脖子，我看了看他的伤口
一朵菊花补在那里，一朵时光之菊

我能洗尽的只是他的泪，我能擦亮的只是他
前世的眼睛，他以瓷为肉身，他以瓷为灵魂
我都尊重他的回身之术，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他要借我的面孔，借我的气息，在客厅里坐一坐
只要光阴转暗，客厅的墙上时针指向五点
他就从瓷中跳出来，模仿我的表情与动作
在我常坐的太师椅上落座，好像我不存在了
好像我就是他本人，好像我就是瓷中人

其实我还是我，我不能回到唐宋虚无的时光中
我在梦中所借出的面孔，所借出的气息，也只是
恍若一梦，脸上的鸟儿在清水里四散而飞
脖子上的菊花也只是时光的一道撞伤，洗一洗就淡了





魔头贝贝

不二经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

星辰是头脑
静静的内战。月光是一颗眼珠在流血。
鸟的沉默。像明天的审判。
像绞刑架上的此刻：过去还没过去。
飞蛾在撞击灯泡。带着
明亮的盲目和无望的缺乏。
有时候一阵风吹来
剥洋葱剥到最后的潜然。一阵及时雨。

一次发酒疯：青春。
像捏扁的空易拉罐上消失的手，我的
往昔掐向我的脖颈。
像用剁排骨来抒情，这尘世的肉案
像用刀来抚摸。
从醉醺醺的、服帖帖的、蜗牛的
野兔的日子的
牙缝有时候我哈哈大笑。像摔碎酒瓶。





2

油里的厌倦。被母亲改造成凉爽、温暖。
世界是
尚未堕落的果实。对童话而言。
三十八岁的杂乱。像婴儿睁开眼。
像写完的诗，不满，反复
修正，那早已排出肛门的可能。
放大镜发现了徒劳。像神交后
更软、更小。

依然如故：一个人，关系到一群人。
充满对抗：金钱的
暴力，使我们如醉如痴。那挽着
我们的胳膊，连接着森然的牙齿……
她像没认出我似地
又做了我妻子。恩爱，吃喝，吵闹
——像白昼
点起的蜡烛，证明身外始终无心的夜晚。

3

栅栏用隔开联系挥手。
一支挽歌，缭绕
在没有写出的文字里。在体内的窗外。
白得像往雪
的伤口撒盐，下课的儿童。
矗立着：一座
不能公示的纪念碑：夹在两腿间。





从前一只风筝飘着。悠悠着。突然
断了线。
像一边倒空一边
塞满的垃圾桶，离别和重逢
的码头。轻舔生硬的
堤坝，细浪微颤。像从来未曾流逝过。





纳兰容若

诗二首

纸梯子

十字架的骨骼，撑起我沉重的肉身。

我收复星河。

岛屿。

用墨水刺探另一世界的隐秘。

像溪水

穿过鸟鸣的针眼。

缝合闪电、

制造的裂痕。

莲花座

你有一颗爱众人的心。

我就在你爱的众生之中，但我会从众人之中高出来，

成为塔尖。

或者卑微下去，成为蚂蚁。

拿月光的熨帖，烫平你受伤的心。

去承受吧，

像瘦弱的秸秆承受沉甸甸的麦穗

像良田承受细雨。





田 暖

地图上的家

哦，原来她藏在这儿
原来她一直藏在这儿呢
在一张无限放大，再无限放大的世界卫星地图上
相对于啼晓东方的神鸡，她就是
她胃嗝上的一粒秕谷，甚至比谷粒还小
相对于山东大地，她就是
山后的一枚栗枣，山前的一朵野花、一只鸭梨
相对于临沂城，她就是
丘陵，桑烟，黄土，县镇，街道和门牌号码
相对于马田公路，马田公路再向深处
直伸到无名末端，就伸进了她的眼窝
就成了生养我的那颗泪痣
终于呵，在惊喜的泪斑里看到她了
在比例尺放大到最大刻度的时候
穿过形同沟壑的龙王河
满眼的桃花，杏花，被葱郁的绿羽绒叠起了
倘若展开她折叠的翼
她的羽毛上真的悬系着一只只鸽子笼
她簌簌扑翅的天空，足足有三条横街，四条纵道
像一张网，交织成一盘棋
移挪棋子的博弈人，娃娃们种星星，大爷们博园林
当校长的二叔说的还是那句老话：
老少爷们，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大姨，大娘们莫再哭穷了。真的
1980年村后大山上书写的“愚公移山”，真的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让一双双血汗模糊的手给擦平了
再远处的霸王弓，民风猎猎
而箭在弓上，惊弓之鸟的人们
在弓上，弓着腰，绷着汗雕水渍的额
在我眼前，虚晃的如同一群影像
这时，村头倚着李子树的，久别的老父亲
突然唤我：暖儿——暖儿——
一些泪，突然就涌的七川八流的
涌的断肠人七零八落的，再也说不清是谁的





伊 甸

看 夜

看他黝黑的皮肤，看他光洁的额头
看他的衣服上缀着灯的纽扣
——看他闪闪烁烁的虚荣
看他的血液，看他的骨头
用第三只眼睛看他的秘密
——看他躲躲藏藏的欲望
看他伸向四面八方的手
抓住了怎样的风和雨，喜剧和悲剧
看他庇护什么，出卖什么
看他用黑暗涂抹一切的时候
他脸上堆积的轻蔑和狂妄
看他空虚的灵魂
在天地间无休无止地膨胀
看这个黑乎乎的气球升得多高，飘得多远
看气球爆炸的时候
那些碎片击中多少做梦的孩子！





谢 瑞

以倒叙的方式给一只羊生路

飘散的气又聚了回来
羔羊的呼吸渐渐粗重
它开始扑腾，喘息
刀子从脖子倒退着出来，血回到了腔子
最初的捆绑一圈圈散开
它挣扎着站起，倒着追赶手提刀子的人
像刚开始被追赶一样，它跑不过他
那人退出了羊圈，它退回到母亲身边
绝望的表情重又恢复了安详
它们站在一起，呼吸平静
回头，那人没有拿刀子
站在羊圈外
微笑着看它们将一堆青草
越吃越丰盛





张晓楠

青蛙的迷彩车展

青蛙，它们真的
把你当成迷彩吉普了
在硕大的荷叶上
你的造型，让岸边的鸟儿
唏嘘不已

所有的鱼虾们
都在台下，奔走相告
蝴蝶，煽情地
营造气氛
蜻蜓，驾着直升飞机
维持秩序

包括你的一次蛙叫
一次跳跃
都让它们大吃一惊
它们从未见过
有如此动听的喇叭
且没有轱辘
也能奔跑的神奇
甚至你跳进水里
逃跑了，它们还以为
水陆两栖的呢？

青蛙，你的一出闹剧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竟让千万棵芦苇
振臂高呼，一只只
傻乎乎的莲蓬
全笑歪了脖子





蓝 蓝

野葵花

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
砍下头颅。

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
回来。天色已近黄昏。

她的脸，随夕阳化为
金黄色的烟尘

连同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

穿越谁？穿过荞麦花似的天边？

为忧伤所掩盖的旧事，我
替谁又死了一次？

不真实的野葵花。不真实的
歌声。

扎疼我胸膛的秋风的毒刺





臧 棣

纪念维特根斯坦

人死后，鸟继续飞着。
我看着这一幕情景。
情景消失后，鸟仍然飞着。
我将关心这样的事情。
维特根斯坦是一只鸟。
以前他不是，但现在是。
以前，人死后，有很多选择，
但很少有人倾向于变成一只鸟。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交代——
以前，我是一只鸟，但现在
我是一个看鸟飞过头顶的人。
飞翔多么纯粹，像冰的自由落体。
我继续这样看下去，
正如维特根斯坦继续巧妙于
一只鸟的名字。空间多么美妙，
就仿佛空间也死过一回。





马永波

时间之流

词语是时间之流中的石头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车窗外
马上出现了河流，河床上
布满或大或小褐色和白色的石头
它们使水流缓慢下来，或者相反
让流水发出更大的声响
石头仿佛在对流水呼喊，“停下来！”
喊声被吸收在石头被流水蚀出的孔洞中
流水在继续，像一种传统
只不过变得散漫、分叉
但不久就重新汇集起来，宽阔而明净
于是有小船出现，有渔网支起来
有因为远而慢动作的人在讲话
列车在一个个方言的小站震动
它们是旅程中的石头
让我们暂时停下来看看风景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梁小斌

母 语

我用我们民族的母语写诗
母语中出现土地 森林
和最简单的火
有些字令我感动
但我读不出声
我是一个见过两块大陆
和两种文字相互碰撞的诗人
为了找水
我曾经忘却了我留在沙滩上的
那些图案
母语河流中的扬子鳄
不会拖走它岸边的孩子
如今，我重新指向那些象形文字
我还在沙滩上画出水在潺潺流动
的模样
我不用到另一块大陆去寻找点滴
还有太阳
我是活在我们民族母语中的
一个象形文字
我活着
我写诗





王夫刚

暴动之诗

作为事件他们被写进了地方史。
愤怒的岁月里他们杀死地主，烧毁寺庙
占据山中的高处，掷出长矛
石块，和用尽霰弹的猎枪。
他们没有旗帜，没有纪律，没有
死亡的经历，出于偶然的杀戮也不是
他们渴望的生活。日暮时辰
有人像壮士一样在山峰上走来走去
有人望着落日，暗自沉默。
作为事件他们被写进了地方史。
作为战场，我家乡的石头至今镌刻着
无人领取的弹痕。许多年后
许多事情已经改变——像他们
获得意外的光荣但全然不知。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刘 川

拯救火车

火车像一只苞米
剥开铁皮
里面是一排排的座位
我想像搓掉饱满的苞米粒一样
把一排排座位上的人
从火车上脱离下来

剩下的火车
一节一节堆放在城郊
而我收获的那些人
多么零散地散落在
通往新城市的铁轨上
我该怎样把他们带回到田野





法 清

火车吼叫了一声

火车吼叫一声
十里之外
都能听见
火车吼叫了一声
火车这一声吼叫
它的响动
是和它那巨大的身躯相匹配的
火车那么粗壮，那么庞大
完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它的吼叫声
不可能像汽车的喇叭
那么尖细
它的吼叫声
就应该像大型海轮一样沉闷
能穿透十里大雾
它应该是一股强大的气流
吹动汽笛发出的粗壮如火车身躯的吼叫
而不是一股电流通过电子喇叭的声音
火车吼叫的原因
可能是马上要通过一个弯道
可能是马上要从车站开出
还可能是遇到了相向而开的另一列火车
也就是说，火车吼叫了一声
是绝对有原因的
比如火车这次吼叫





就极可能是司机心血来潮
想听一听火车的吼叫声
当然，也可能是
某个开火车的人
无意间掀动了喇叭的按钮
所以火车它就
没命地吼叫了一声





岩 鹰

两只乌鸦

一个雪地里的人
多像一只乌鸦
雪落进他缩着的脖子

空旷的雪地里
有两只乌鸦

两只乌鸦相互靠近
彼此用乌鸦的眼睛
打量对方

两只乌鸦擦身而过
彼此盯视着
乌鸦的背影

雪地里的两个陌生人
两只移动的笨重而大的乌鸦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何小竹(苗族)

买树记

在华阳赵姓人家
买了一棵树
这树买的时候正在开花
他说了这树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记住了
回来还告诉了母亲
也告诉了朋友中茂，这树
叫什么名字
可是，忽然有一天
我就想不起这树的名字了
怎么也想不起来
问母亲和朋友
都说不记得了
老婆和我一起去买的树
但她也说，买回来的当天
就已经忘了
你知道的，她补充说
刚看过的电影
都记不住名字
何况一棵树
现在，这树就种在
我家屋顶的花园里
成了一棵无名树





周云蓬

没 有

一个安静的像没有一样的姑娘
坐在我的屋子里
她呼吸如夜晚的草木
她一生只说一句话：
我们结婚

她不买衣裳
不看新闻联播
像没有一样的纯粹
她而且
没有一个怨毒的母亲
不会因爱我而遭到诅咒

夜里
她像没有一样静静地躺在我旁边
她拥抱我
仿佛悲伤的人
触摸往事
她像没有一样给我唱歌
全人类都不说话也无法听到
她像没有一样无声地啜泣
仿佛用镊子一根根拔我的汗毛

但有那么一天
她像没有一样地死了





我觉得自己
像没有一样地绝望 多余 颓丧 虚无
失去了高度和长度
周围
密密麻麻的数字大声数数
剩下我一个
零
比没有还少





大 卫

正午的菖蒲

与一枝菖蒲对视，我爱极了她摇晃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站在河边，仿佛整条河流
都是表妹
因为一阵风，或一只蜻蜓
这枝正午的菖蒲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
仿佛要把自己连根拔起
仿佛要带着整条河流飞奔

苍茫中只有一枝正午的菖蒲
静立或摇晃都是她自己的样子
此刻，宜静寂，宜小曲，宜醉或不醉
一枝独自摇晃的菖蒲
大地捧出的一管麦克风
她就要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唱绿
她就要把河流唱成一条绿裙子
一枝独自摇晃的菖蒲，让我羞愧
日日于尘世厮混
我到底错过了多少心疼、多少美





韩宗宝

失败之书

——给北岛

远离 祖国和春天 远离
庞大的中心 远离土地和机器
远离 你所至爱的人
在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
怀抱失败 怀抱你一生的孩子
像石头一样 沉潜下来

你清澈的眼睛 多么黑暗
我的内心多么软弱
我看到了 那些 微茫的光
我浮躁的心
逐渐地 慢了下来
像清水一样

人们庆祝胜利时
你正经历失败 现在这失败
也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就如一枚
不朽的月亮 在那些没有声音的夜里
我把这有限的失败
看成我的 巨大的胜利

我不断地 抚摸它 亲吻它
我已经不再畏惧 冷遇和斜视
我宽恕了 我所蔑视的这个世界





宽恕了那些可怜的双面人
一个人孤傲的目光
有力地 越过了春天单薄的身子

绝不混同于 那些无知的 麻木的树木
一本失败之书 由过去的树木构成
它是清醒的 因为失败
仅仅因为失败 它完好地保存住了
那些 没有边界的时光





孙 磊

试一试风速

试一试风速。立刻，就有暗淡的人
屏住呼吸。我试图
挽住他身上的火光，挽住
忘却、孤单和垂暮。我知道
我还年轻，还有机会坐电梯
升到他身体的顶层。透过玻璃
能看到他体内的大海。海水汹涌
推迟着眼泪、门匙和碳笔。
我知道我只能聆听，
阴影从不删节，而他的墨汁
是否能全部被我听见？事实上
他早已预订了座位，幕布
一拉开，他将就被吹散。





王小妮

他们说我藏有刀

如果我有刀
刃在哪，锋线在哪
它暗藏在心的杀机在哪儿。

我的窗口挂在树上
四周生满龙眼芒果和枇杷。
这个人已经退却
两手空空，正在变回草木。

如果还有青春年少
我要铸一对好剑
每天清晨蘸上暗红的棕油
在利器最顶端留住我的青光。

时光不再让金属近身。
锋刃之解决鸡毛蒜皮的事情。





朱 剑

磷 火

路经坟场
看见磷火闪烁
朋友说，这是
骨头在发光

是不是
每个人的骨头里
都有一盏
高贵的灯
许多人屈辱地
活了一辈子
死后，才把灯点亮





阿毛

夏娃

一根被随手卸下的肋骨，在昏暗处生锈，
被看一眼就流泪，

被抚摸一下，就发出嘎吱声响：
影子走过旧木地板，很快就坍塌。

但那根肋骨，和丢弃她的身体互称为爱人，
从创世界到、现在，和将来。

多么脆弱的爱人，通过性生活，
流汗，治愈感冒和孤独。

世界还是太无聊、太贫乏，
致使更多的人，生而为敌。

“妈妈，我不要婚姻。
橄榄花冠，也掩饰不住彼此的杀机。”





寒 烟

遗 产

——给茨维塔耶娃

你省下的粮食还在发酵
这是我必须喝下的酒
你省下的灯油还在叹息
这是我必须熬过的夜

你整夜在星群间踱步
在那儿抽烟，咳嗽
难道你的痛苦还没有完成
还在转动那只非人的磨盘

你测量过的深渊我还在测量
你乌云的里程又在等待我的喘息
苦难，一笔继承不完的遗产
引我走向你——

看着你的照片，我哭了：
我与我的老年在镜中重逢
莫非你某个眼神的暗示
白发像一场火灾在我头上蔓延





许 军

中国书法（组诗选二）

书法：狂草

风卷残云。翻江倒海。飞沙走石
太平的天下
在浓墨里顷刻趋于大乱
隆隆滚过的是雷鸣、松涛、人民的呼号
神来之笔
令所有观者连连称奇
挥洒之间。千军万马被轻松逼退
手起，笔落
好险！三尺宣纸上已卷起千堆雪

书法：篆书

守真抱朴。入木三分
国虽破山河在。那背负书筒
落荒而逃的会是哪一代君主？
刻骨的深仇，铭心的大恨
早被一把削竹如铁的钝刀
慢慢地遗忘和打消
蓦然回首：人生的败笔已经出现
放眼望去
三千里来路竟一片苍茫





黄 梵

中 年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

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
日子都是一样陈旧
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
我一直被她揪着走……

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
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
它也一声不响。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
镰刀
但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
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





汗 漫

祖 国

荷叶覆盖湖北

青稞摇动西藏

早春二月里徒步北上的少年

穿越大地，像一个动词穿越无数名词形容

穿越经史子集里的阴影、光

九百里添一件毛衣，三十里学一种方言

七里爱一个少女——

他在辽阔之中有福了

他的幸福也许凡俗

但鲜艳，让蜜蜂嫉妒

他一路住过的小旅馆就有了蜂箱般的热情蜜意

飞天们借助于反弹的琵琶凌空而动

——甘肃。四川。孩子们呼喊：

“大风大风，石榴吹红！”

孕妇缓慢走过大街

仿佛凸肚瓷器，暗含渐渐芬芳的花束

自唐宋仕女漫长水袖里一涌而出的西皮流水

潺潺浇灌夜色深沉紧拉慢唱的京胡故都

隐居于小巷里的书生

以羊毫毛笔为桨，划动砚台

渡过微波荡漾浩瀚万里的水墨宣纸

……茫茫，茫茫的阴历、安宁和忧郁

深入英语法语腹地的人们





直到暮年，仍然回望不尽纸剪的窗花门神
白发之上摇动着山西洪洞一棵伟大槐树的绿叶青枝
——树根，层层落叶上地图般的繁复脉络
微缩着每个汉人的掌纹、履历和前途
游子，浪子，梦里梦外总是端阳、龙舟和鼓舞——
“归还我童年时代的亲人和歌谣吧
西江月白，沁园春老……”
身体内部的祖国，疼痛，灼烫
——以皮肤作为最后的边疆？
而老年斑大约是边疆地区的积雨云团 y

祖国——祖先的国度
因收藏一代代的白骨残剑而土厚天高春温秋肃
自己的大地，才会包容所有生灵幽灵的荣辱孤单
一个穷人腰酸腿疼地走过蚰蚰鸣叫的田野
夜色使他破麻袋里的土豆，与黄金暂时没有区别
他蓦然感觉擦身而过的鸟群、人
都像是多年不曾走访的旧亲戚
他有爱，他的爱也许卑微，但深沉
“家门前的灯笼和人怎么那样红、亮啊！”
他的泪眼辨认不清那是亡母、老婆还是女儿了
他拥有一切，当爱存在……





路也

身体版图

我的身体地形复杂，幽深、起起伏伏
是一块小而丰腴的版图
总是等着被占领、沦为殖民地
它的国界线是我的衣裳
首都是心脏
欲望终止于一条裂谷

我把它横陈、折叠、翻转、弯曲缠绕
它属水质，可随物赋形
潮润的皮肤如滩涂，带着熟了的芒果的芳香
汗水在脊背的礁石上开花
隐秘的国门打开来又合上
合上了又打开
在你的面前

根据相关条约
我的金矿煤矿油田，有色金属和天然气
统统交给你来开采
你还可以在这版图上修铁路建港口
盖上一座教堂

你对我的侵略就是和平
你对我的掠夺就是给予
你对我的破坏就是建设
疼痛就是快乐





粗暴就是温柔
雷电交加是为了五谷丰登

但大多数没有你的时候
这版图空着，荒着，国将不国
千万里旱情严重到
要引发灾害或爆发革命
其质地成了干麦秸，失了韧性和弹性
脆到要从中间“咔嚓”，一折两半

2003. 3. 26. 舜耕路





耿立

诗二首

农舍旁的麦垛

如金黄的燃烧，从百年前一直烧着
在梵高的画布上，在梵高的颜料里
在梵高的血管
那是农人把麦子堆错了地方
农人把麦子堆到了画布上
堆到荷兰奥杜罗库拉姆勒美术馆的墙上
《圣经》有言：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知道，那是落在土里的麦子，他们的死
是一种滋生
落在梵高画布上的麦子也是一种滋生
有梵高签名的麦子不是麦子
这些麦子不死
能做成面包的麦子
在我的母亲手里一粒粒用水洗然后磨面的麦子不死
耕作的农人和一样沉默的牛
良善坚韧的有着土一样颜色的麦子
那是梵高头发燃烧一样的颜色
她们刺痛我的眼睛
更兼刺痛我的心
她们燃烧在我的血液深处
梵高的麦堆旁竖着两架梯子





等我灵魂攀缘

麦堆也是两堆呢，互相瞩目，互相欣赏

相看两不厌的岂止麦堆

我们和梵高呢

那麦堆激动地扭啊扭

一直扭到诗行扭到黄昏

星月夜

Starry starry night，是文森特·梵高调色板上滑落的么？

不，不。是在梵高之前就存在的

是在梵高之后还存在的

那是我的旋转

我的星空，我的星，我的月

都拒绝沉静

你来了，一切都旋转了

我的呼吸，急促的

我的血液，奔涌的

我的手臂，张开的，如星夜里的柏树

她要抱，要抱那夜，那月

那需要安慰的灵魂

Starry starry night，是文森特·梵高调色板上滑落的么？

不，不。是在梵高之前就存在的

是在梵高之后还存在的

那是你的旋转，

你的星空，你的星，你的月

那蓝，旋转的是你如水的眼眸

那黄，是你半瓣的旋转的纽扣





神秘的夜啊，如蓝墨水瓶养过无数蝌蚪一样
透明的瓶子
是
谁把瓶子倾斜了那无数的蓝和蝌蚪跑出了
她跑到你我的血液里
在喧哗中旋转，
只旋转给梵高——我们自己的御用画师
只转给他看





商泽军

马颊河故事（组诗）

青 菜

马颊河的岸边
又添了一座新坟
我问母亲，母亲说
那是你黑大叔的
哦，我想起了
黑大叔曾在新疆永红当兵
他说他每年都被评为模范
还立过三等功
他最骄傲的说辞是
中国最早发射的蘑菇云
和他有关

退伍回乡后
他承包了村里的果园
他逢人便讲
他种的果树长势最好
他家树上的果实又香又甜
他还夸自己家的果子鲜亮好看
但是
他自己从不舍得
吃那最好最香的一个

前年，他又建了蔬菜大棚





他又夸他棚里青菜长势很好
很好的青菜
他还是舍不得吃

在一个天还不亮的凌晨
他到集市上
去卖他鲜艳的青菜
他的喜悦像青菜一样鲜艳
这时，一辆汽车飞来
将他撞倒在地上
地上
还躺着鲜艳的青菜

铁匠铺

在大索庄村的村口
有一个铁匠铺
铁匠的儿子和我同年入伍
我们坐了一夜没座位的火车
来到北京郊区的一座部队农场
新兵连连长问铁匠的儿子
——你有什么爱好
他说不知道
连长又问有什么特长
他还是说不知道
连长很有耐心的样子
给他解释特长是什么
他好像有点明白了
他说：我会打铁
他又补充一句





——我老家山东章丘的
不会打铁吃球咧
连长没听懂他的土话
却笑得十分开心

若干年后我回乡探亲
遇见了铁匠的儿子
他在镇政府门口卖烧鸡
我说：不会打铁吃球咧
他说：吃烧鸡……

再写炊烟

再写炊烟
写我的家乡
写瓦房顶上
那捩不直的炊烟

我看它时
它让我温暖
也让我的鼻子发酸
它飘忽着
它看着我的童年
那个背着书包
穿着破棉袄的我
从大索庄小学放学回家

炊烟的源头是土炕
土炕连着灶台
那时





还年轻的母亲
用玉米秸秆烧火
火光
一闪一闪
熏烤着她的容颜
当我推开屋门
母亲不再加柴了
她赶紧拿起锅盖
一团热气迷蒙了双眼……

马颊河

一头黄牛拉着一张犁
在大索庄的村西
在马颊河的河滩里
犁地犁到正午的时候
老黄牛有些渴了
它伸着脖子
叫了两声
望着河床的方向
又叫了两声

这是多年前的一个深秋
新翻的土地上
冒着泥土纯鲜的气息
不时会有田鼠跑出来
东张西望一下
又藏进沟壑
那头犁地的牛
听着马颊河的流水声
又叫了两声……





秦 瑟

红领巾

小学三年级时
不小心右腿骨折
到城里医院打了石膏
在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
返校后发现
同学们脖子上几乎都系着一条红领巾
跑动起来一飘一飘
像一束燃烧的火苗
在清一色的解放绿和的卡蓝的衬托下
简直美丽极了

我忽然也想拥有一条
但我因辍学未被评上少先队员
没有资格佩戴
但我就是想有一条
我把想法偷偷告诉了母亲
母亲又偷偷告诉了女村干部荣光
荣光家有全村唯一一架缝纫机
荣光说这还不容易
赶明儿我给你轧一条

三天后
我终于也有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连我还没有上学的小妹妹
同时也有了一条





但我又羞于戴它
因为我还不是少先队员
少先队员的红领巾
是从五星红旗的一个角上剪下的
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
但我的是从集市上买来的
是村东头的“二浆缸”染红的
所以我的这条红领巾
始终没有系上我的脖子一次

后来
这条红领巾成了我的束腰带
有一次拔河时露了出来
被班里的女同学笑了好长时间





李雪晴

春 歌

不要去想
鸟儿们是否在
以生命歌唱
只请记住
草木都绿了
蓓蕾也绽出了爱和希望

拉住我的手
看新涨的河流
从一个远方
流向另一个远方

不要去想
一万年以后
这个世界和这轮太阳
只请记住
眼前的春天
我们的足迹和目光

唱起抒情的歌
渴望痛苦的落日
换一道晶亮的星光

我们生活着
不依靠宗教和信仰





一颗平静的心
两道真挚的目光
体味痛苦和欢欣
拥有爱和希望

(写于春分之夜，屋外雨声淅沥可闻。)





安琪

轮回碑（长诗）

一 无腿寡妇【有狐臭的奔跑】

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
（你是说，曹雪芹和女娲在干非法勾当？）
石头的胎儿
企图接近松脂和乳剂混装箱
自动主义写法被称为“老鼠睡袍”
（真正有力量的胡须曾受到总理嘉奖）
结构度明朗些 不依赖道德偏见
（你忘了金斯堡的裸体？）
疯狂同样会从鼻孔进入
人们把孵出星星的夜晚塞到肛门里
（我发现观众不止地球一人。）
性欲几乎可以形成战争发动机
神圣有些过火 粗俗的
后座考虑适当的弥补。
（为什么要让达利长出睾丸？）
混血儿误解了庞培古城的想象力
我不能像中世纪教堂复制在天花板上
年轻时那寡妇谈到过下流的花园
她教我一种怪异的方式
（保密。乐队可不会单纯地认为
每只音符都能长脚）





二 我生活在漳州【教条小说】

我生活在漳州。

直到成年我甚至不懂如何简单地犯罪。

我有一个稀奇古怪的老舅公。

他说，剪刀可不是用来修理地球和迷雾？

我像喜欢呼吸一样喜欢陈词滥调。

在我身上，长着两只可持续发展的抽屉。

它们总是处于白痴状态。

无穷无尽的白日梦浪费了我的气味和感觉。

以至我出去两次都不能找到地狱。我发火了！

我的拇指捆着一封自杀症患者的信。

它威胁我它可以报复我用强奸或嫉妒。

我们只好抽签决定胜负。

一些尸体堆积起来无法整容。

让我再闻闻？

我认识 A 和 K。

A：一个天才诗人的价值。

我想，一阵肮脏的风也比一湖死水来得带劲。

伪善的歌功颂德阻止了众多优秀细胞。

所以我设计一把匕首。

所以我一走进棺材就毫不客气地把门锁上。

到处都是陷阱，陷阱几乎不存在。

这是欧阳江河的句式。

我肯定欠下黑夜什么：瞬息神？灵感虫？

我生活在漳州。

事实上，我已使漳州处在杀出漳州的位置。





三 杜撰一个黄昏【奠基体】

有声望的人不会犯傻
肉体恍惚像蚂蚁硬挤到空壳里
它们寻求快感（大概快了。）
忽略街头极端变态一个人
（我们再谈谈好吗？）
美国和中国，北约和联合国，最终还是
导弹和榴弹：它们的面貌大致相同。
普鲁斯特死了
遗产注明，时间是高质量的尸体
艺术如同恶棍，登载着现实主义者的谋杀方式
战争提着风的头骨
表演野兽伎俩。（有太多恐惧尖叫。）
我觉得自由正在发生某种霉变
（什么意思？是否心存异心？）
反映到诗歌就是舆论包围圈在缩水
捍卫者难以接受死亡细胞的完美储存
我深信我将忍不住变成一场噩梦
庞大的机器设备安排就绪
（一个不可思议的逻辑，甚至委派给狭隘。）
我看到白花花的血液
它们被抽出红色素，它们被枪毙。
墓碑像更具活力的蜻蜓
极为兴奋，用茉莉和水仙浇筑头脸
（鲁迅爷爷，你的花还捡得起来吗？）
所有废物熟悉不贞细节
（当然，窃贼们有无恶不作的视觉和嗅觉。）
我个人的尸体第一件事是摆在
报纸头条（有舆论监督。）





四 早就坏了【伦理】

有一天，我外婆突然发觉手腕有些不对劲。
它软塌塌的不相信面前的碗和筷。
在医院，外婆受到相当伤感的处置：
被注入安定药液以保证疼痛像个乖孩子。
外婆终于坏了。
她不断膨胀，膨胀……
除了左边器械。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知道一切伟大的想象都有一个烹煮过的嘴。
海淫海盗，会淫会盗。
抽搐的猫戴顶绿帽子，模仿逼真意象的侵犯。
一个微型卫星城市存在于厕所的背面。
它坚持超感觉浮雕风格。
坚持融会贯通的前巴别塔时代。
生活最荒谬之处就在于其不可避免的虚无。
外婆终于坏了。
她解决自己的方式就是不断地膨胀，膨胀……
不断地让外公依附于她的踱步，踱步。
这是他们的白银价值。易于产生崩溃的肉食者。
乏味的堕落与原始图腾取得联系，被直觉踢到三公里远的郊外。
我们畅游过的水域如今有妖艳的仙女分享。
另一方面，子宫从来无忌讳明确无误的挤压。
它已成了纯粹的活动车间。
我们先安顿好官僚主义，声名狼藉的庆典。
然后为大文化背景招魂。
即使偏执狂也将感动于一袋垃圾的起舞。
犀牛们扭在一起，因为世界已到第三次大战。
展品：核武器，毒药，死亡加工厂……





五 荒唐一滴水【旧体诗词】

世界像硬币一样神秘
跳来跳去，冲服无理性药片
我怀疑它压根儿起不了鸡皮疙瘩
荒唐统统放到一个标题里
研究顺着模糊的微小的差别显示
真理是最具胶结状
毕加索一次又一次使人流血
牺牲作为最后晚餐的一盘端上
达·芬奇已无力建立导弹基地
于是向日葵割下耳朵，残忍地排列
士兵们学会把枪对准自己
管道浸泡过三具未成年儿童的尸体
据说他们欠下精神病患者 2.5 元钱
下雨的出租汽车
裸体妓女以此作为拦截奥秘
上面是巨大的勃起的蜗牛群 拖着黏稠的唾液。
(尾巴横扫千军万马。)完全鲨鱼的脑袋继续在上流社会混迹
不可忽视它们同样能说会道
运动仍需宣传呼吁
伦敦雾都，恐怖主义成为地道的无神论者
其中，白色蒙上黑色
几乎所有颜色都染上艾滋病。

六 精力用在哪里【童话】

菠菜和牛排坐在后座。
我带着它们远走他乡。





这是三月潜水衣磨烂的一个中午。
我中圈套般地感到振奋和疲倦。
我有权决定去世。
有权在乌七八糟的梦游里遇见 24。
2 代表中度粪便。
4 代表逮捕令。
不洁的躯体做了一回巡回演出。
它很快就被几何分解。
这刺激我再一次描述一场拖泥带水的幽会。
屈原，屈原，长剑已被收买。
汨罗江像皮包骨头的婴儿伸出微弱的呼吸。
零度空间，整个夜晚我都与一只倾盆大雨相依为命。
月亮令人恼怒。
它妄图创造怪诞的信仰。
超恶魔鸡蛋尽管如此还是一遍遍为家庭暴力所孵养。
诅咒量体裁衣。
以便借给我昂扬的国际笔会会长头衔。
林语堂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性爱的具体情节不宜示众。
不宜像希特勒施展号召魔力。
我试图描绘的愤慨患了流感。
并且加宽农民和土地的裂缝。
语文课本被指控谋杀 12 亿人民的智力。
法学委员会辩解梦幻不是人该有的权利。
除了把嘴巴缝上，你还得做好如下工作：把大脑拿掉！

七 极其迷幻的信仰【卡夫卡文本】

秘密生活可以用复杂等级来解释
画中人的黄昏





挣扎的幽灵之地

我是尚未成熟的蟾蜍的洗澡
可以当鞋子，可以装进不同鬼魂
时光消磨了半疯的维吉尔
但丁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像佛罗伦萨、日本，或题名“陶器”的古中国
将极其迷幻的信仰结合起来
我曾透过裹尸布看到黎明枯瘦的低泣
坐在那里，像即将拐弯的保姆
把阿莫西林吞到堵塞的喉咙
这些精致的稀薄的海岸
中间那个柔软的头产生时间的冥想
对魔鬼的研究促使我首先成为魔鬼
冬眠或遗漏核酸密码
增强拼贴效果
传播和预产的关系探测到记忆的血癌
猩红色阴影，战局无限扩大
人们并排尝试死亡甜美的口讯
轻巧地把线条涂满旧日子自画像

八 父亲软化了【无常话语】

多年前，
父亲狡黠地让我们看这样一个期刊上的题目。
它显示每一道光线都有它毫无道理的来由。
伴随着墙壁天然的剧场地质状，父亲
高度截取了生活的此在。
他最令人惊异的激情在于他对酒
及与此相关的女人的贪婪。
频繁的接触扩大成迷人的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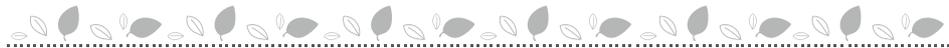
反过来，咳嗽也像父亲挥之不去的情人。
使他隐隐地保持生和死的平衡。
当父亲最终拆下祖母的门板，白发还带着手杖。
我知道这世上有大量的早晨鲜为人知地提供最微小的服务。
它必须自始至终成为一种信仰。
真正的我从未从巅峰上下来。
我在我的时间中安眠。
我将了不起地捕捉到阴郁的坟墓那一缕缕蠕动。
这使我显得不可捉摸？
我无法合理地成为另一个我。
一种幽默的沟底里翻船。
旁观者的绞刑架。
而这个世界带给人惊奇的已不多了。
人们按部就班。
以统一的仪式到达死亡。
哥伦布的皮夹子却已长到美洲大陆的额头。
这同样无关基督的眼神。
我问你，凭什么把太平洋装进口袋凭一周溶解到玛雅时代的血液？
凭某种盛唐气象？

九 白日梦【任命书】

鉴于庞德同志在现代诗坛的卓越贡献，经集体推荐，党委考核，特任命该同志为文化部部长。

附 庞德同志简历：埃兹拉·庞德，1885年出生于美国。早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罗曼语。22岁时旅欧。1908年他最初的诗集问世。1912年，发起意象主义运动，成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发轫。后又创立漩涡主义、客体主义。1920年发表组诗《休·赛尔温·莫





伯利》，是美国智性式现代派诗歌的第一部作品。

1925年庞德定居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法西斯做反美宣传。战后被捕，以叛国罪受审。1949年获柏林根诗歌奖。1958年获释，回意大利。

庞德自1916年起用几十年时间完成长诗《诗章》，其内容庞杂，语言也同样庞杂。世界诗歌界对此诗章的研究方兴未艾。

这位现代诗的助产士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但美国乃至世界现代诗歌史是从庞德开始的，而且一直与庞德联系在一起。庞德决定和影响了一大批现代诗人的写作命运和方向，艾略特即为其中之一。

十 “我喜欢一种异常的语言”【疯子过街舞】

我喜欢一种异常的语言出于对植物动物废物的尊重我总是把自己当肥料夜晚是秘密的容器它盛着我在地球犹豫的仓库里走我录下深渊里万物的惊恐火焰妄想把这些细节浓缩成一只爬虫神也许就在这种异常的语言中我像新闻检察官一样怀疑一切在我的字典里撒谎意味着让牛奶倒回牛肚子他们拆毁妓院建成市政大厅驱使壁虎成为法律条文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语言直到那些朦胧的泪眼混进我的血管对于特殊食物我有强烈精彩的胃口它鼓励我一幕色情剧本正在上演朗读俘获了禁欲主义者的绷带和口吃我献给孩子们的鬼脸已经明显地成熟装篮子的果冻加州大学学报怂恿批评家自相残杀发明类似瞎眼的钻戒够了够了到了夏天忙碌的太阳就将衰老变形一系列符号确保了先锋派杂志有三个宫殿值得一提阎王殿心脏殿子宫殿以及作为附送的克里姆林宫白宫冬宫

十一 精神空袭【盘起来的性爱主义】

并且着手进行两艘航母的试验。

海域勤勉地工作





各式各样的开场白由腐烂的纪念碑代替
有时我和梦境彼此冲突
死去的电影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
精神娶了可耻的媳妇
一根试管度过俄菲莉亚肖像
合同落实到警醒模样，风暴酝酿成狗
它们叛逆的形象适宜祭献
整个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圣子将圣母托付朝向火焰的力量
渎神的钟声星期五黄昏微妙剪辑
想象一堆骨头 充满危机
它惊人的背景混乱得开始摄影
结局永远比立场来得羞涩
必须承认局部探索与警示灯有通奸之处
生活如今有邪恶的快乐
做爱通宵复制金发白眼婴儿
脖子锁着创造痕迹 滑稽的暴行精心储存
但总是不得要领
迷幻客居巴黎 老年的岩石过于专注表达
效果（吹毛求疵的后遗症。）
我们将为此付出列宁格勒！
瞬间是一片粉红的肉
给予恰当位置，点到为止。
我还记得克林顿总统的长裙，注定有
发胖的美姑娘去卖手提包

十二 紧急传递【写真】

文件经常从局长角度恐吓我。
有一段时间，我无端地迟钝，发木。





一些细节经不起推敲。
周而复始的大批判材料，不忠实地唤起我母亲的敏感。
母亲和我和妹妹屏住气。
在一间幽暗的小房里，我们把仇恨编成头发和窗户。
黄昏我们从食堂经过。
我明白这地方曾睡过死魂灵的空体壳。
它往往在出其不意时刻从堂皇的狮子嘴里爬出。
此时如果有风，干裂的石墙会把路过人的活力偷偷吮吮。
它们幻想借此变换成人。
艺术的技巧不像母亲的乳房不含机关。
同时，公证也在法院发言，表现出急不可待的断指企图。
这些动物似的灾难只是北欧森林粘贴到粗糙的海贝。
显然，服装模特已经尝试接手体力活儿。
母亲已经够怪异了。
别再给她诗句。
别再给她积极或消极。
而这就是一年的全部国道线收费。
德意志文明用砂粒包裹，由马克思收藏。
失眠成为服从夜晚的第一件事。否则就是正好相反。
失眠酸楚的味道顺便说说也不比丑角差。
一位到过地中海的人灵魂代替半身像存在。
烂透了的家伙，每把椅子都像手榴弹。
警察又像麦克风。
这之间的暗示顺时针转动。
太阳系集体罢工。

十三 回顾往事的结果【专场演出】

时间：2000年3月30日下午。

地点：安琪某处等。





人物：疼痛不堪的脖颈、可旋转座椅、手机、电脑、内自我等。

道具：思想、语言、诗歌等。

情节如下：脖颈像事故一样停在躯体上，下午，内自我凶狠地命令语言超出思想范畴。诗歌把一碗汤面洒得灵魂出窍。苦孩子的座椅引起轩然大波，一种圆锥形物质蒙面登场。

正是这件往事散发鬼鬼祟祟味道。在奥林匹克山上，众神阴谋暴动。巫术、手机，全使上用场。它们绕过守墓人的瞳孔，和风声雨声一起大作。陆游披麻戴孝，为不见九州同而悲伤顿足。一个记忆推崇的人，我们去的方向挤满走私罪恶的团伙。天低云淡，地面布控森严。观音也被安置炸弹。群山昏睡，老鹰用眼珠洗涤蜜蜂。灰尘当做菜谱，被抬上商家们的竞技场。风训斥自己的儿孙，安氏族谱夹着一张死亡邀请书。打铁师傅蘸着月亮火红的口唇下酒、锻造。孩子们头戴花圈，为一台电脑被活活扼死。

语言正和一场迟来的革命暧昧。周围交合的马发出比六个梦还大声的嘶吼。幼儿园，阳光被缠得支离破碎，一笔一画拆散栅栏。手机显示：05962064040。曹操断须避难，胡子落地变成乞丐。大血下了一场又一场，因为战争永远不会停止。放风的人互相埋怨，他们喊烂的口号挂在伍子胥的城门上。风吹来吹去，白骨像祈祷一样抖动。忧伤普及每一只锈迹斑斑的水壶。象牙坠成为骷髅造型。比飞机还彻底。

烧着的皮肤应和自然的资源，在安琪某处生起悲凄大佛。我所指引的，我折枝为盟。漳州，死去的祖先不可限量。为了永生我销毁每一片土地，每一口瓮。为了永生我注射诗歌毒素，强力口服液。哀悼步出陵园，唯有红日神秘的体温带给我们粉刷罪恶的勇气和盈利。那渐渐流行的乌贼吐墨，瞧着喜马拉雅山敲出一个洞，幻想引进西伯利亚寒流，使地球积水上涨，插上到不了手的翅膀。





十四 控制论正快速制成馅饼【非体验】

它好像缺少革命
实践的无产勇士，一条条翻阅款项
（平均每天就有一只鹅英勇就义。）
我第一次在大百科全书里迷路
抱着果子鱼，等待瘟疫侵袭
贫民努力使自己成为奴隶
他们发明一种柔软哲学，类似于
马王堆女尸的阴影（我将实事求是地说
它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女人）
爬满鲜疽的控制论 桂圆躲在耳朵里
单独一只控制论馅饼是总统竞选的选票
在我卧榻边缘炫耀老掉牙的牙齿
脸庞打上折扣 只要可能
同行的科学家就会愤怒地厮打成一团
人们不关心间歇性癫痫症
风扮演了一个新名词——@
它准备以尼古拉二世的荣耀为两个世纪接轨
要有一种脉搏隐藏到国际舞台脚下
（杜尚：那只小便便盆？）
嘿，我没有许多嗓门万箭齐发
立体拯救了残疾儿童（某老师是个好人。）
机器像大多数人的大脑简单弯腰
讹诈大规模进行，这次肯定有一批人倒下
沿着轨线咒语能把蜡烛点燃
像人类大部分时间冷禁在活动棺材
天空可怕地抽象 抽象
（上帝萎缩了。）





尼采，我们做个游戏好吗，持续的疯狂
能否像姑娘自动出场
我宣布我的幻觉毫无进展
我不得不把我的想法翻译成核蜻蜓
望远镜的影像，近似抗战时期的大上海
难以篡改的村庄一错再错

十五 小手想【儿歌】

“我要吃电灯。”“我要吃星期四。”
只有三岁的女儿才会如此大胆。
她甚至说出：“我要吃 × × ×（一个伟人的名字）。”
在她的话语系统里，所有她知道的词都是可以吃的。
语言于她绝对只是语言。
没有第三者企图更没有政治意义。
回忆生命之初，产房连接起血光之灾和幸福憧憬。
我居住的母腹也是女儿赖以维生的命脉。
针起针落，危形栏杆清教徒一样。
追随荷马史诗上路。
悬崖不辱使命。
消防车呼啸而至，送来死亡的手稿。
至今仍有人被砍去球状星辰。
生活在底层犬牙交错。
微薄的空气都要定量分配。
公元某年某月，纪实报告像打手一样甩起巴掌。
受到彻底整治。
原因：太过纪实。
拉绳的西瓜刀若无其事。
它熟谙历史将使一个个异己消失殆尽。





铁道兵走着狐步。
跌倒在昼夜不息的麻将台上。
资产阶级用繁荣的经济教训我们：什么才是知本家。
矮小的清晨磕磕碰碰。
学会使用神像为自己造福。
希腊广场无人问津。
液体抽筋似地处理，偶尔夸张十足地宣称悔恨已经长大。
和谐的障碍骨碌碌滑倒。
撞向女儿塞到小自行车的躯体里。

十六 进入历史的通行证【邀请函】

安琪同志：

您好！

诗刊社第16届青春诗会于4月24日至4月28日在广东省肇庆市鼎湖作家山庄召开，现正式邀请您参加。为圆满完成此次改稿任务，请您务必再精心准备一组力作准时赴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报到时间：

4月24日全天二、报到地点：广东省肇庆鼎湖作家山庄

乘车路线：1、广州市火车站转去肇庆的火车。

2、广州火车站出站口右侧处乘省公共汽车总站的专线车到肇庆鼎湖站下车，进鼎湖游览区，即见广东省作家山庄。

诗会期间的食宿由会议解决，车船费及会务费300元请自备。

祝您一路顺风！

致礼！

诗刊社（盖章）

2000年3月23日





十七 一个机关工作者的一天【流水账】

日子像太阳一样流淌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
沿着卑鄙的案头走下去,我的一生。
雄性变成雌性
雌性变成雄性
亲爱的机关工作者,请填写履历
我们对您了如指掌
为您安排了一个不宜拉屎的茅坑
用无数心思对付一个人
用一个心思对付无数工作
时间在计算您的骨头
穷人们的登天之道
时间不是自己的,加上润滑油也不管用
这列火车回响着二十一世纪的尖声怪叫
难以想象的肉体
宽甚于长。一个机关工作者老了老了
把副科带进坟墓
管管牛头的牛眼马面的皱纹。

十八 酒窝各有不同【名词解释】

现在:时间累了,它的屁股挨着的边。化整为零的举措。也是唯一的。金银枪陡生妩媚。这东西最不宜下酒:现在。风的瞬息死亡。留在某处的唾液会把另一个时空吸引过来。想到什么什么就过去。它的反面:请到医疗室就诊。手术刀开膛剖腹,我无法再按现在的规则写作了。

煤油灯:兔子在灯芯一闪一闪的,传说它们的眼睛是被煤油





灯熏红的。煤油灯在古代还用来生产蚊子、量身高，它的影子可以依附墙壁而存活。虽然只有三秒。煤油灯作为宴会的目击者心怀叵测，它擅长冷不丁地熄灭，引来一阵慌乱。对女宾，这种熄灭常常引出关于裙摆撕裂、发簪丢失的浪漫故事。煤油灯最终的归宿往往是灶角的土灰和油垢。或者就被某只别有用心脚踩成歪瓜。有着极其悲伤的晚年。

屁：通常是由嘴巴出笼的。有一些恶势力的残余，一些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集恨意与亲昵为一体。长着敏感的触角。史载东方朔常以此自喻，每有言辞不顺得罪朝廷之时，其必曰：皇上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屁放了吧。遂如愿。屁是最早出口转内销之物。有如下一大优点：在零下40度的哈尔滨也不冻结。否则，屁棍子一定畅销，盖因其有味也。

诗歌：（存目）

现代派：（存目）…… ……

十九 与诗有关【回答陈蔚的35个问题节选】

问：请谈谈诗人的职责。

答：我喜爱诗人的称谓，我把它作为自由精神的一种写照和最高奖赏。诗人的职责相应地即为恢复自由的空气，和纯粹的内在的声音。诗人可以改变生存秩序，观念在诗人眼中不值一文。诗人的职责还应体现为创造一个全新的语言和宇宙。宇宙消失，诗人登场。

问：你是否是一个追逐命运的人？

答：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但当我遇到一个人，我明白命运又出场了。它告诉我，这就是诗。黑夜像地狱，命运是地狱的天使。

问：你是否认为诗人保持与诗歌的距离十分重要？

答：没有诗歌，就没有诗人。诗人像虫，存活在诗歌的大树里。不存在距离问题。

问：你是否认为诗歌在本质上是轻的，不堪重负。





答：诗歌是轻的，但，是那种四两拨千斤的轻。没有诗，生命将变得不堪重负。

问：你在诗歌写作中对完美感兴趣吗？

答：我只对不完美感兴趣。

问：你最关注诗歌哪些方面的问题？

答：语言的自我创造、永远不成体系的问题。它必须能够包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技艺，历史进程的事件、人物，以及诗人所收摄入眼的现时代的文字转换。语言是一根试管，所有一切都能在此纷乱调制。

问：现代诗歌如何面对诗歌传统的影响？

答：我同意布罗姆的说法。我们考虑的更应该是如何用现代诗去影响读者。

问：博尔赫斯讲：“永恒的人必须使自己存活于别人身上。”你认为诗是某种精神的载体吗？答：至少诗是我的呼吸的具象化。当我死了，诗是我的尸体。

问：你认为你的诗存在哪些问题？请谈谈自己诗歌的未来。

答：我时常在自信与自疑之间徘徊，无论如何我还没有完成出一首值得一死的诗。我曾经写过：我与死亡之间还有一首诗的距离。这也是我的诗歌的未来。

问：你怎么看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的前景？

答：现代诗的源头在西方，承认它并以此为目标，中国的诗歌前景就有前途。反之，则无从谈起。中国现代诗的大气候尚未到来，但愿二十一世纪能有改观。

二十 布道书【20000329】

它们全都拉上窗帘
它们渴望暗无天日
秘密的饥渴自行解决不容置疑
风儿你歇歇





我满手的光亮无处装置
几只乳房掠过 动一动 永远闭上眼
集体肌肤恭恭敬敬闹成一团
我在苹果的胃里说着苹果话语
我在城市的字典弃械投降
石头暴露成一张含糊的桌子
烟圈钻进了它的决斗
布袋鼠披上平庸旅程 它的前途需要
提携。（一间陶渊明书店是它的命。）
海倒提起来，一直到弄污天空的保险员
蓝色与我的孤独只有黄色的间隔
野外无人，大地上升
树林急死人了
它久久地窒息在闺房
我们的敌人，也是爱人。

二十一 汕头蚯蚓（荒谬叙事）

公元 2000 年 4 月 8 日
偏执狂患者蚯蚓率部来漳取经。
它们打算用礼拜面包的仪式获得直立行走的能力。
牺牲：中子、诗句。
涂成红色的空气大多回到圣赫勒拿岛。
这显示神秘主义严格而不露痕迹的斗争状态。
夜晚的街头，混沌的雾气完成但丁《神曲》的围巾。
蚯蚓们开始入包间洗头。
它们以为除了卡米拉修女谁都能从月亮忧郁的表情中捞一把。
谎言倾心于一种不可捉摸的相似性。
大火持续烧了七个小时把本该属于火葬场的 74 名份额侵吞一空。
天使距离春寒十尺纯洁。





阅读传染了精通赌博的宇宙。
科学有意无意让自己窒息而死。
蘑菇云均匀地分摊给焦黑的尸体和水彩。
我决定，我仍然要为参观者购买一张恐怖证件。
恶毒的唾液并非亲戚们的好名声。蚯蚓浸泡了五具模特儿姿势。
上面画着，被蜚的理由和砍头的展览。
中等程度的同性恋者借助潜水艇念起抗战宣言。
规定，骨盆的汽车必须打倒。
必须斩断汕头的尾巴。

二十二 谋杀者的晚餐【菜谱】

荆轲刺秦之匕首一把，
并樊於期首级一颗
普拉斯之高烧 103 度
瓦雷里海滨墓园一座
阉割的夜晚一碟
武则天之谋略一盘
溺死的太平洋一瓮
太阳之腿一截
荷马之盲目一对
木马一只
诸葛亮的失败经历一串
贞观元年 4 月 15 日 4 点 15 分的气息一脉
三星堆面具一副
及传说一则
鲤鱼之无性繁殖秘诀一帖
美国自由女神像之自由一句话
巴黎公社鲜血一盆
新大陆一块





诺贝尔炸药一箱
革命者形象一瞥
流言触及下身的快感一阵
安全局窃听电话一部
.....

二十三 接下去就要吐血【色情想象】

“破碎一些，再破碎一些。”
它成为我经验“性”的依据。
雨似乎被风推搡着来到我的床前。
阴暗使我看见闽南这头肉质豺狼的幻象。
一种深深的刺痛赤裸裸地从皮肤直入皮肤。
我愚蠢地用指甲帮助自己企图爬上眼泪的坡顶。
口，口，能够让灰尘失败的只有肉体的房子。
它被重新修建。
每个人都赋予它不同的样式和材料。
那一个夏天差不多是我思想亮出鱼肚白的转机。
“历史强行进入”撬开它，我不费尽就获得灵魂升天的诀窍。
无知的耻辱那么深远地影响了我的余生。
往往在这样一种际遇落日错误地估计了花盆。
某些残存的体积留在环境报告声明里。
鬼迷心智，一刻钟生出了一刻钟。
对门，我们不必怀有恐惧。
我曾在一个风雨的下午把脸撕到脚下恍若丢弃一段黑棺木。
死亡借此获得新生命。
模拟成酸痛一样的装束，流出血和海峡过渡的狭窄。
以后就是薄纸的运送。
婚检的程序与低胸开领无异。
袭击的本能，烧焦一个国土的专制脑袋变作嘶喊。





手不再指向一个方位。

二十四 明天 32 号【虚拟现实主义】

这血红的教条
忘了前移一步。独立的眼睛
制造出气势汹汹的榕树
风挥舞拳头 银幕上
绝不止毕加索一个人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脸这脸
由 17 个情人哀伤的表情构成
原子弹纯属灵感之作
爱因斯坦的面包像软骨的天使
寻欢作乐。
命名为：科学参与死亡加工
骷髅夸张的感觉被安置到三角支架上
黎明慌张极了
偷走夜晚的身体
批复给耶稣基督的铜像
最幸运的莫过于卧室了
特殊气味造就它特殊动作
我一进入就有献身精神
我说，我可以在锡制的痛苦上填加暧昧
几个人叠在一起
从人世到地狱，我全包了。

二十五 十字架【诗生活】

我约好他潜入“风不止”。
我非常喜爱这里的枝叶。





蛇和气球交配图案让我有种悬空的欲想。
幽暗中我们都已褪去外皮。
你说，布鲁诺在燃烧
（燃烧的布鲁诺像一座博物馆
从体内喷出直立的血液）
神父的教诲，坚贞的令人落泪的真理意识。
我问你，可以吗？
玉兰像姑姑一样散发怪异的芳香。
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两倍了。
宿命戴在手腕上。
我过去为天空修脸，看见一滴硕大的老鼠尿液。
在空中只有老鼠才能参与战争。
才有权决定烤肉的发放。
适时的清冷跳下伞来。
我们相距一首诗。
征服的肖像，集中在火柴盒恍惚的梦里。
蜈蚣和圆山串通一气，成为放逐的痕迹。
岩石是月光的青面兽朝东方搬运暖设备。
捕捞的被单被认为是平庸的，因为太阳已经格式化。
收敛同样不足为奇。
同样，首都街上的先锋艺术正收进巨大的人治。
热情的尝试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
中部告急，西部告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美国又在制造动乱了。
另一面，伟大的意志持续不到三厘米。
我担心我们会碰到破门而入的搜查
如此不具透明度的观念。
语言不受保护。





二十六 服用伟哥的蟾蜍【假利润】

蟾蜍扑到我怀里
我注意到它大汗淋漓 风的仓库
自然像一群蜂鸟杀人放火
布堆到黑暗牙缝里
纯粹的头颅晦涩不明
像芎城边缘的日常生活
蟾蜍应和漂浮的呼唤，一跃而上桌面
带枪的神发动机器
就在逼仄的沙发里一直做下去
泥土熙熙攘攘
它们服用多年的伟哥没能发挥作用
它们继续消瘦。
地球像一个船夫两手空空
灾难却志得意满舔着舌头
与深渊赛跑，双手探到哪里
沙尘暴开始早朝
艾略特种下一具具尸体
当我在5月鲜花覆盖的祖国朗诵诗篇
屈原现身为入
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痉挛
水将成为他的再次归宿
繁荣的速度，像乌鸦转白
明显的是有一个意念操纵其间。

二十七 幻灭实验基地【“无”关系】

我不断地听它障碍十足的嘴唇感受到恭维。





好几次我不可思议地陷入一种幻灭——
灵魂在一遍一遍地测量我神秘的体温。
鹤穿过地铁
重新勾勒出猛烈的艾吕雅私奔的爱人。
村庄横放着死神的躯体
就在路边。
白衣术士为夭折的理性头颅吹吹打打。
电报摘下眼珠，陪伴凹凸不平的瘟疫手记保持状态。
不寻常的爱
义务为报纸断章取义。
老了老了才忏悔，因为真话不再如红日绵延。
个性几乎可以在脸上练习环保。
腐烂的作品将自己锁在政治论文上。
童年，它的肩胛骨和臀部多么浑圆。
谁能制作漫长的迁徙安顿它们？
人们倾向于对暴力的培植。
事情直接成为广阔的亏损。
发展同样令人为难：
木匠带着恨意打造一把阳具。
演出已经结束，无产阶级收起铁锹
坟墓尚未埋下资产阶级。
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自我陶醉。
东西回到“东”和“西”。
刘邦烹调了韩信的策略，和胯下的愤怒。
大规模谈话类似群虹做爱，文字游戏越发粘不住石佛。
一种仪式的酬劳，革命者染上铅毒。
阅读记载，蝴蝶做起庄子生意。
重要的是可以活着就活着。





二十八 我先让你抵消【关于一个好位置的流血案件】

旧千年某月某日。

福建某地。

省某某局局长

下班之后乘小车回家。

车近家门

忽冲出数人，对其开枪若干。

该局长应声倒地。

后查实，凶手为该局副局长收买的打手。

意在铲除其转正障碍。

类似的案件广东有之。

海南有之。

陕西有之。

……。

结论：与同一个位置再婚，必须：一、先清君侧。

开出死亡处方：

狼心 5 两。

狗肺 3 克。

权力欲 100 吨。

不要命一生不变。

时机若干。

断头台一架。

……

二十九 换血手续【缺席审判】

腹腔给予宗教戒律，剖开的美人

钻进一条死胡同





骇人听闻的旅行明显已解除武装
犹太人被烧毁
卡车像一具焚尸炉，双手合十，学着菩萨祈祷
塔吊以坑洼的郁闷安抚圣地
忙碌的发音练习掩盖泥土的血腥
都来了，签上名，就是新世界
散漫的疑惑再也不过独木桥
几只旧时代的麻雀编队做记号
我同意蜗牛的信息
迎接卡桑德拉预言，枪毙身世
提着西西弗神石
传来宙斯落地的沉重台词，亲爱的，我说话
子弹永远恩赐不了和平鸽
毕加索这个老疯子
他的公牛又撞上桃色新闻了
很久很久，课本洗净道义，浮雕像海明威的猎枪
完成最后一颗子弹的射精。
丧钟停止哀鸣
高山上，松树献上间谍的笑容
空压机化作狡诈的蹄印，管理着叉形地图
孩子们拆下徐悲鸿的马
轮流成为它的食物。

三十 一只笑不出声的王牌【诗派纪实】

现实主义诗歌，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里都能见到，在每一个国家里也都有自己的成就。但作为一种诗歌流派，它的存在，它的发展，则以苏联最为突出。……它与这个国家的文学传统分不开，与这个国家执行的文艺政策分不开。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既有伟大的文学传统又有众多文盲的国家





里发生的。……用诗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投入到改革现实的伟大斗争中去，诗人把这种活动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因此，富有煽动性的、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的诗歌，在本世纪（二十世纪）初，先在俄国后在苏联的大地上，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无产阶级的肯定。诗歌的现实程度取决于诗人深入现实的程度，对现实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诗人们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客观地反映着生活的本质和它的趋势。到了30年代中叶，苏联文艺界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主要诗人有别德内依、马雅可夫斯基、吉洪诺夫等。……遗憾的是，这种创作方法在教条主义者手中也人为地排斥了一些没有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但仍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诗歌作品。

社会的现实，并不只有一个光明面。既然是社会，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生活也就必然呈现出不同的观点、立场和态度。……所以，在苏联，与歌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诗歌同时，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中断，只是不被提及而已。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的命运，在苏联的处境是不佳的，受到了排斥，甚至批判。这方面的代表诗人有叶赛宁、曼杰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杰尔纳克等。

——摘自乌兰汗、袁可嘉文

（全诗未完成）2000/3/29





朵 渔

高启武传（长诗）

河堤记

高启武，我爷爷，鲁西单城一乡民，生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卒于共和三十九年（公元1988）春。启武性良善，幼年失怙，家贫无以计，曾与其兄立于黄河故道之大堤下，为过往客商拉车助力为生。彼时尚年幼，孤儿寡母，生计维艰。

今天，一小块浮冰的闪光
安慰了他，严厉地，安慰了他
他刚刚哭过，在一阵肠鸣中
在兄弟的教育下，今天
一小块黑窝头安慰了他，长长的
斜坡不再辽阔，四十五度
不再呈直角。
他刚刚哭过，在光滑的草绳里哭
在北风的棉絮里哭
他的兄弟打了他，他不该出门
就喊饿，但今天
一阵和煦的南风安慰了他
河柳安慰了他，他刚到
堤的南岸撒过尿，那泡尿
也安慰了他。他不小了，北平
降下了五色旗，县太爷
改称县长。刚刚，一位安徽的盐商
给了他一口馍，这馍馍安慰了他





母亲做的鞋子安慰了他，每天
在长长的河堤上推和拉，在南岸时
一阵轻快的下坡安慰了他
下坡，他的梦里
都是下坡，因此，他的梦也
安慰了他。刚刚，地主家的长工
带来消息，母亲让他早点回家
这消息安慰了他，最严寒的冬季
已经过去，柳花开，槐花开
茅根长出喜人的芽，这乐观的
季节在安慰他。他不想再找地方
去哭，不想再与兄弟
争吵，长兄为父，难免出格
今天，他想听话，系紧腰里的
草绳，十一岁有把子力气
上坡或下坡，推或者拉
这谋生的游戏安慰了他
民国二十一年，袁大头已
变成冤大头，这消息像笑话一样
安慰了他。

翻身记

共和元年（公元 1949），国色变，耕者有其田。有地富横行乡里者，杀之于田畎。启武娶妻邵氏女，貌姣好，惜跛足。有男二，女三，后皆成人。改元后，启武以家贫，得地数亩，耕作为生。

一个男人扛着一副犁从地主家出来
他酷似我爷爷，满心的喜悦带着一丝愧疚





另一个跛脚的女人，裤脚肥大，头上一枝花
后面跟着我咕咕叫的姑姑

钟声，枪声，喇叭，“有仇报仇，有怨抱怨”
我爷爷紧闭柴门，带领一家人喝粥

夜里狗叫，不是鬼子进村，是乡上的书记
有人了解他的底细，让我奶奶不要出门

一个地主被杀了，带来了更多的地主
这胆小的男人伸出一只脚，另一只脚留在身后

一个富农被打倒了，另一个从政治上重新站起
我爷爷挺了挺腰杆，有点硬，有点疼

开会，开会，大字不识的人读书三部
家谱的位置换成了毛主席

爷爷，你告诉过我你是什么时候吃饱的吗？
你告诉过我你从来不缺阶级的敌意

第一个春天里麦子长出了种子，第二个春天
种子开始发芽，这是小麦的哲学，主义的胜利

一个男人偷偷趴在水缸上哭，你哭什么呀
你哭什么呀！

他就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哭他的祖坟长在了麦地里！





粮食记

共和四年，上行“肃反”，下“农业合作化”诏，土地公有。启武以贫苦而性善，根正而苗红，委以民兵连长、小队长之职。九年，行“大跃进”策，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越半年，“反瞒产私分”诏下，民有饥色。启武以先进故，言于县衙之八千人大会，揭缺粮之状，乡民之饥，旋被下狱。是年冬，民大饥，赤地千里，野有饿殍。

有时给你一点教训，让小小的信史
变得生动。八千人啊，民兵连长同志
八千人等着你去说谎，八千人
等着你来犯错
但我们没有粮了，这千真万确
我们无法过冬了，这千真万确
我们的孩子在挨饿，这千真万确
八千人抓住了你的脖子，将你垂直地
从同志打回敌人
这黑暗的牢房，地主的粮仓，你再熟悉不过
民国二十八年，你从这里得过施舍
民国三十八年，你从这里领过麦种
现在，你有一种强烈的
互称同志的愿望，但一生的谎言
都说遍了，仍然不够
你努力回忆：藏在屋顶的钟
藏在泥墙里的铁
藏在女人身上的棉花
但仍然不够，不够伟大，也不够正确
不够与这个世界团结起来





“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是在
阶级的边缘，乡村政治的脸
说变就变，你要相信
粮食来自天上，吃饱了饭的人民
是多么的露骨，你要相信
你的小儿子就是喜欢啃树皮
你的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
你的老婆子不是不能生她只是
政治性的月经不调
你要相信，所有的铁都属于集体
所有的碗都团结为公社，现在
你要大声赞美那雪白的粮仓
那逃亡的麻雀
当口号变作口粮，乌鸦倒在
阶级的虚线上，你该怎么办呢
民兵连长同志？
你要大声赞美、欢呼、万岁！

牛棚记

共和十七年，文革始行，天下争颂“某某某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启武被贬为生产队牛倌，入住牛棚辄数年。然其天性乐观，对牛弹琴，练就耕作绝技。余年幼时，尝与其同宿牛棚，祖孙二人，其乐融融矣。

现在，爷爷，请你跟我来
到我的童年，在一间
牛棚里，在几根牛尾间，我们来倾听
那集权的钟声，牛虻与耗子的合唱





在这有限的重逢里，让我们
屏住呼吸，在我扁桃体的
淡淡忧伤中，共度这
集体的夜晚，牛鞭的夜晚

是的，我干过不少坏事，你
不在时，我让牛与马交配，我砸碎过
生产队的犁，往食堂的锅里撒尿
我偷过苹果花，那是因为我饿了
我偷过香油坊，那还是因为我饿了
我不饿的时候，偷偷用牛绳荡秋千

现在，我希望你能回来，特别是
在这祖孙的夜晚，听你唱小曲，唱
社会主义好，你一唱我就哭
哭我离家的父母，哭我赌场里的爸爸
多有意思啊，你说，你迷人的大手
将所有的牛眼擦亮

爷爷！我喊你仿佛
你还可以听见，还可以回头
微笑。我闯过几次大祸，这你知道
我往小学校门上抹屎，你对校长说
屎是个好东西
我偷你的钱买画书，你说
书是个好东西……哎，老头儿
我这样叫你是不是很大胆，很无礼

现在，我希望你还能哭着回来，带着
你童年的那根草绳，带着你的





小鼻涕，我们一起来回忆
昨天的你，今天的我，仿佛
你就是你哥哥的小兄弟而我们之间
也并没有隔着一个父亲和儿子
——我们来一起唱：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墓边记

共和二十九年，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启武以其耕作之技，
交誉乡里。三十九年春，启武以肝疾，入乡医，不愈；入县医，
不治。抬至家中，腹水如鼓，逾月而终，享年六十有六。终前，
语其长孙曰：“吾一生，苦甚！汝当努力为学，食官粟。”

总之，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除了几滴墨水。
我没有说出枪口，它有时指东打西；没有说出
死亡，毕竟，在成堆的死亡面前
我叫不出那些名字。我没有说出墓碑
在成片的麻雀眼中，我也没有说出贫瘠
毕竟，活着的还有大片的乌鸦，我说不出口。

我说得出口的只是你，草绳的爷爷，黄土里的
咳嗽。今天，我要跪下说，以你爱听的呜咽
说：草民的一生，土坷垃的一生，以及白霜中
干屎的一生；说：梨花的一生，白铁皮的一生
谷仓耗子的一生，补缀的一生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更尖锐，更深情
你死了，死的意思是
我们终于有了同一个父亲





而我还活着，还可以说：启武兄
在这块集体的土地上，你就
凑合躺着吧，这里有你的祖宗
有你的父母，有你
爱吃的青草和盐粒，作为你的孙子
我既不是在歌唱，因为歌唱里没有敌人
也不是在哭泣，因为哭泣是个负数
我在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

2009年4月





陈先发

写碑之心（长诗）

宽恕何为？——特拉克尔 (Georg Trakl, 1887~1914)

（一）

星期日。我们到针灸医院探视瘫痪在
轮椅上的父亲——
他高烧一个多月了，
但拒绝服药。
他说压在舌根下的白色药丸
像果壳里的虫子咕咕叫着……
单个的果壳
集体的虫子，不分昼夜的叫声乱成一团。
四月。
他躲在盥洗间吐着血和
黑色的无名果壳的碎片。
当虫子们，把细喙伸进可以透视一两处云朵的
水洼中，
发出模糊又焦虑的字符，
在家乡，
那遥远的假想的平面。
是的，我们都听到了。儿女们站成一排，
而谰语仍在持续：
他把窗外成天落下鸟粪的香樟树叫做“札子”^[1]。
把矮板凳叫做“困”^[2]。





把护士们叫做“保皇派”。
把身披黑袍在床头做临终告慰的布道士叫做“不堪”。
把血浆叫做“骨灰”。
把氧气罐叫做“巴萨”^[3]。
这场滚烫的命名运动，
让整座医学院目瞪口呆。
他把朝他扑过来的四壁叫做“扁火球”，
——“是啊，爸爸。四壁太旧了”。
如果我乐于吞下这只扁火球，
我舍身学习你的新语言，
你是否愿意喝掉这碗粥？
五月。
病房走廊挤满棕色的宿命论者。
我教他玩单纯的游戏度日，
在木制的小棋盘上。
他抓起大把彩色小石子
一会儿摆成宫殿的形状，一会儿摆成假山的形状。
他独居在宫殿里
让我把《残简》翻译成他的语言
一遍又一遍念给他听。
我把“孔城”^[4]译成“嘭嘭”。
把“生活”译成了“活埋”。
他骑在墙头，
像已经笑了千百年那样，懵懂地笑着。
六月。
傍晚。
我把他扛在肩膀上，
到每一条街道暴走。
在看不尽的蓊郁的行道树下，
来历不明的





霾状混沌盖着我们。

我听见

无人光顾的杂货店里抽屉的低泣。

有时，

他会冷不丁地嚎叫一声。

而街头依然走着那么多彩色的人。那么多没有七窍的人。

那么多想以百变求得永生的人。

霓虹和雨点令我目盲

(二)

死去的孩子化蟾蜍

剥了蟾皮做成灯笼

回到他善忘的父母手中。

老街九甲^[5]的王裁缝，每个季节晾晒

一面坡的蟾皮。

从此，

他的庭园寸草不生。

楝树哗哗地发出鬼魂般的笑声。

河中泡沫也

在睡眠中攀上他的栏杆，他的颧骨。

——每年春夏之交，

我看见泡沫里翻卷的肉体和它

牢不可破的多重性：

在绕过废桥墩又

掉头北去的孔城河上。

它吐出的泡沫一直上溯到

我目不能及的庐江县^[6]才会破裂。

在那里。

汀上霜白。





蝙蝠如灰。
大片丘陵被冥思的河水剖开。
坝上高耸的白骨，淤泥下吐青烟的嘴唇，
搭着满载干草的卡车驶往外省。
每日夕光，
涂抹在
不断长出大堤的婴儿脑袋和
菜地里烂掉的拖拉机和粪桶之上。
是谁在这长眠中不经意醒来？
听见旧闹钟滴答。
檐下貔貅低低吼着。
丧家犬拖着肮脏的肠子奔走于滩涂。而
到了十一月末，
枯水之季的黄昏。
乌鸦衔来的鹅卵石垒积在干燥沙滩上。
一会儿摆成宫殿的形状，
一会儿摆成假山的形状。
我总是说，这里。
和那里，
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所受的地理与轮回的双重教育也从未中断。
是谁在长眠中拥有两张脸：在被磨破的“人脸之下，
是上帝的脸”^[7]
——他在七月，
默默数着死在本土的独裁者。
数着父亲额头上无故长明的沙砾。
他沿四壁而睡
凝视床头抵砺的孤灯
想着原野上花开花落，谷物饱满，小庙建成
无一不有赖于诸神之助。





而自方苞^[8]到刘开^[9]。自骑驴到坐轮椅
自针灸医院到
家乡河畔，
也从无一桩新的事物生成。
心与道合，不过是泡沫一场。
从无对立而我们迷恋对立。
从无泡沫而我们坚信
在它穹形结构的反面——
有数不清的倒置的苦楝树林，花楸树林。有
另一些人。
另一些环形的
寂静的脸。
另一架楼梯通往沙砾下几可乱真的天堂。
另一座王屋寺^[10]
像锈一样嵌在
被三、两声鸟鸣救活的遗址里——
多少年我们凝望。我们描绘。我们捕获。
我们离经叛道却从未得到任何补偿。
我们像先知一般深深爱着泡沫，
直至2009年8月7日^[11]，
我们才突然明了
这种爱原只为唯一的伙伴而生。
像废桥墩之于轻松绕过了它的河水。
我们才能如此安心地将他置于
那杳无一物的泡沫的深处。

(三)

并非只有特定时刻，比如今天
在车流与





低压云层即将交汇的雨夜，
我才像幽灵一样从
众多形象，众多声音围拢中穿插而过。
是恍惚的花坛把这些
杜撰的声音劈开——
当我从小酒馆踉跄而出之时。
乞丐说：“给我一枚硬币吧。
给我它的两面。”
修自行车的老头说：“我的轮子，我的法度。”
寻人启事说：
“失踪，炼成了这张脸。”
警察说：“狱中即日常。”
演员说：“日常即反讽。”
玻璃说：“他给了我影像，我给了他反光。
那悄悄穿过我的，
依旧保持着人形。”
香樟树说：
“只为那曾经的语调。”
轮椅说：“衰老的脊柱，它的中心
转眼成空……”
小书店里。
米沃什在硬邦邦的封面说：“年近九十，
有迟至的醇熟。”
你年仅七十，如何训练出这份不可少的醇熟？
在这些街角。在这些橱窗。
在你曾匿身又反复对话的事物中间。
你将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方式，
再次称呼它们？
九月。
草木再盛。





你已经缺席的这个世界依然如此完美。
而你已无形无体，
寂寞地混同于鸟兽之名。
在新的群体中，你是一个，
还是一群？
你的踪迹像薄雾从受惊的镜框中撤去，
还是像蜘蛛那样顽固地以不可信的线条来重新阐述一切？
轮回，
哪里有什么神秘可言？
我知道明晰的形象
应尽展其未知。像你弄脏的一件白衬衣
依然搭在椅背上
在隐喻之外仍散发出不息的体温。
我如此容易地与它融为一体。仿佛
你用过的每一种形象——
那个在
1947年，把绝密档案藏在桶底，假装在田间捡狗屎的俊俏少年；
那个做过剃头匠，杂货店主、推销员
的“愣头青”；
那个总在深夜穿过扇形街道
把儿子倒提着回家
让他第一次因目睹星群倒立而立誓写诗的
中年暴君；
那个总喜欢敲开冰层下河捕鳗鱼的人；
那个因质疑“学大寨”^[12]被捆在老柳树上
等着别人抽耳光、吐唾沫的生产队长；
那个永远跪在
煤渣上的
集资建庙的黯淡的“老糊涂虫”——
倘在这些形象中，





仍然有你。
在形象的总和中，仍然有你。
仍有你的苦水。
有你早已预知的末日。
你的恐怖。你的毫无意义的抗拒……

(四)

又一年三月。
春暖我周身受损的器官。
在高高堤坝上
在我曾亲手毁掉的某种安宁之上
那短短的几分钟
当我们四目相对，
当我清洗着你银白的阴毛，紧缩的阴囊。
你的身体因远遁而变轻。
你紧攥着我双手说：
“我要走了。”
“我会到哪里去。”
一年多浊水般的呓语
在临终一刻突然变得如此
清朗又疏离。
我看见无数双手从空中伸过来
搅着这一刻的安宁。
我知道有别的灵魂附体了，
在替代你说话。
而我也必须有另外的嗓子，置换这长子身份
大声宣告你的离去——
那一夜。
手持桃枝绕着棺木奔跑的人





都看见我长出了两张脸。
“在一张磨破了的脸之下，
还有一副
谁也没见过的脸”。
乡亲们排队而来，
每人从你紧闭的嘴中取走一枚硬币；
月亮们排队而来，
映照此处的别离。也映照他乡的合欢之夜。
乞丐，警察，演员，寻人启事，轮椅，香樟，米沃什排队而来，
为了蓝天下那虚幻的共存。
生存纪律排队而来，
为了你已有的单一。和永不再有的涣散。
儿女们排队而来，
请你向大家发放绝句般均等的沉默吧。
还有更多哭泣与辨认，
都在这不为人知中。
我久久凝视爆竹中变红的棺木。
你至死不肯原谅许多人
正如他们不曾
宽宥你。
宽宥你的坏习惯。
再过十年，我会不会继承你
酗酒的恶习。
而这些恶习和你留在
镇郊的三分薄地，
会不会送来一把大火解放我？
会不会赋予我最终的安宁？不再像案上“棒喝”
获得的仅是一怔。
不再像觉悟的羊头刺破纸面，
又迅速被歧义的泡沫抹平。





会不会永存此刻
当伏虎般的宁静统治大地——
皓月当窗如
一具永恒的遗体击打着我的脸。
它投注于草木的清辉，
照着我常自原路返回的散步。
多少冥想
都不曾救我于黑池坝^[13]严厉的拘役之中。
或许我终将明了
宽恕即是它者的监狱，而
救赎不过是对自我的反讽。
我向你问好。
向你体内深深的戒律问好。
在这迷宫般的交叉小径上。而轮回
哪里有什么神秘可言？
仿似它喜极的清涼可以假托。
让我像你曾罹患的毒瘤一样绑在这具幻视中来而复去的肢体之上。
像废桥墩一样绑在孔城河无边的泡沫之上。

2010年3月

注 释：

[1] 安徽中部地区农民对锨干草的铁叉的习称。

[2] 音 pian。此处仅作象声词。

[3] 音 ba sa。此处仅作象声词。

[4] 安徽桐城的南部古镇，作者家乡。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春秋中期，为楚属附庸桐国的军事要塞。三国时，吴将吕蒙在此屯兵筑城，历隋至唐渐成水镇雏形，北宋时为江北名镇。明清乃至民国处鼎盛时期。

[5] 孔城老街商铺基本以甲为单位。

[6] 安徽中部县名，与孔城接壤。





[7] 美国垮掉派诗人格雷戈里·柯索 (Gregory Corso, 1930~2001) 诗句。

[8] 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 为作者家乡前贤。著有《望溪先生文集》。

[9] 刘开(1784~1824), 清代散文家, 为作者家乡前贤。著有《刘孟涂诗文集》、《广列女传》、《论语补注》等。其故居与作者旧居仅隔五十米河面相望。

[10] 毁于清末的桐城古寺名。

[11] 作者父亲离世忌日。

[12] 中国农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始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为榜样的政治及经济运动。

[13] 合肥蜀山区境内小湖名, 作者现居其岸。





谷 禾

少年史（长诗）

1966

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十月的天空下，一朵一朵的白云
也是红彤彤的
但那座漂在海上的岛屿是黑的
那里的人民还在忍受着蒋家王朝的统治
所以它必是黑的

全国山河一片红
亿万红卫兵沸腾的春心啊，仿佛烧透
的砖窑
但国家主席刘少奇是黑的
一山不容二虎，谁叫他是国家主席
所以他必是黑的

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黄淮腹地的大周庄，千余口村民的
控诉，点亮了风中的马灯
但母亲的日子是黑的
谁让她从没谋面的公公有过 20 亩肥田 3 匹好马
所以她必是黑的

她在黑暗中流尽了屈辱的泪水
她在咬牙切齿中怀孕——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1967

端午节到来，艾草飘香
太阳当空，光芒在原野上哗哗流淌
村前河水缓慢，村后菜园子里
父亲在弯腰割草——
抬头望见蛇和蛤蟆对峙。但蛇不是白素贞
和小青，蛤蟆也是一只癞蛤蟆
此刻母亲正在床上打滚儿，冷汗淋漓
他在她被撕裂的叫喊声中
呱呱落草
他来到世上，土坯房里
昏暗，潮湿。他睁开眼睛，却没有
看到光——叮当响的阳光

1968

要斗资批修，不单要触及地富反坏右等
残渣余孽们的灵魂
更要触及他们的皮肉
大伯父像一条癞皮狗蜷缩在屋檐下
此刻，他的老婆——我的大伯母——向贫下中农兜售
绣花线的投机倒把分子——被剃了阴阳头
胸前挂着破鞋的
骚娘儿们“大白脸”，正被一群红卫兵押着
在人民公社社员们鄙视的目光里
游过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又
一条街道
当夜色渐深，村前河水，依然在风中缓慢流淌





对岸菜园里的那棵老桑树
把满树的黑桑葚举向瓦蓝的夜空
她把自己挂在最低的一枝上
成了其中最黑，最大，最闪亮的
一颗——

1969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让他妈的美帝苏修见鬼去吧
当雪花弥漫了天空，大周庄
千余口人民公社社员，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
在风雪中高举伟大红旗
掘地三尺，却只挖出
一块块遍体鳞伤的冻红薯
桑木扁担压弯了父亲的脊背——一头儿挑着罐饭
另一头儿，挑着睡熟的儿子
吃在工地，住在工地，革命在工地
1968年，他在泥土中牙牙学语，摇摇晃晃走路
学着独立拉屎撒尿，和自己的影子玩耍
1968年，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迎风见长——
每天一头发丝儿……

1970

暴雨将至，北风灌满了屋檐下的鸟巢
人民公社社员小珠子
身无半亩却心忧天下，目不识丁也神交古人
马灯下，他占卜出副统帅乃一奸佞
伟大领袖寿限不过八十有四





阎王不点名他也要自己去报到
他的乱言妄语被路过的北风听去
被乌云隐匿的星星告密
他被绳捆，被鞭笞，被示众，被跪地
被上老虎凳，被灌辣椒水
最后被鼎沸的怒火扔进了滔滔河水
人们以为这个疯子完蛋了
他却在星光之夜又回到了村子里
从村头到村尾，他一遍遍走过，一遍遍吆喝：“万岁，
万岁，万万岁……”
重复的吆喝仿佛鬼魂，噼啪地拍打着
每一扇紧闭的门扉——

1971

这一年，政治让人心惊肉跳
神州在风雨中飘摇
9. 13，三叉戟在空中打个滚翻儿
副统帅就化成了一坨焦炭
从“永远健康”到“遗臭万年”，他改乘了
更快的运载火箭
在夜里，两盏汽灯
照亮了村人们扭曲的脸
挥舞的拳头
眼睛深处烧红的烙铁
这一年，他四岁，躲在父亲怀里
梦见母亲硕实的乳房，梦见天降暴雨
落下来，变成白花花的乳汁
这一年，公社来的打狗队，从粮囤里拖出
他亲爱的大黑狗





用特制的铁钳卡住狗脖子，高举的铁锤
接着在狗头上开出鲜花
他哭喊着，叫骂不停，一直追出村外
弟弟则傻瓜一样蹲在门槛上
这个夺去了他一多半母爱的小臭虫儿
赶到春日照亮门楣，也没有
喊他一声哥哥

1972

村前的干旱，村后的
干旱，村东的
干旱，村西的干旱
灼烫的火焰在平原上翻滚
庄稼近于干枯，大地腾起白烟
在井底奋臂挥锹的干爹
即将挖到活命的甘泉
这时钢缆吊起的大锅锥突然从井口坠落下来
来不及哼一声
他匆匆奔去了黄泉
此刻村庄寂静，树木寂静，院子里
飘出你的歌声
歌声飘过多年，在街头巷尾
撞翻了一个个男人的身影
黑白无常的身影
为啥就撞不到
干爹的踪影
亲爱的老妈妈，那年他五岁
第一次孝帽压头
第一次看你肝肠痛断，他小脸儿通红





1973

一夜之间，远离村子
的千余亩荒滩上
崛起了葱郁的五四林场
从祖国各地拥来的痴男信女
在广阔荒滩上
笨拙地举镐，起哄，歌唱，演讲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太阳下变黑，变壮，长出
胡须，阴毛，欲望。迎着蒙蒙月光
把坟场当成操场
举杯邀月，打架，骂娘，偷偷拥抱着
取暖，抚摸，交欢
来自周口的葛命辉，来自洛阳的朱玉喜
来自开武汉的黄新义
因为轮奸来自郑州的铁姑娘向阳花
被一起绑赴刑场就地解决
他们曾搭伴儿到他家吃饭，轮流把他扛在肩上
那一天，阳光浩荡
他们被押上一辆卡车
在他的闪烁泪光中，枪响三声
异乡的坟场，做了他们永远的故乡——

1974

背上母亲缝的花书包，他也成了
伟大领袖的小学生
但他还是母爱的弃儿，一年级班主任的敌人
他是把癞蛤蟆装进邻桌书包的捣蛋鬼





脸上涂满紫药水的小丑
在盛夏，他是一天到晚泡在水里的鱼
在春天，他还是枝头上的
猿猴和小鸟
而在月光下，他是不归的游魂，偷看
女人屁股的偷窥狂
母亲，你不知道，那时他七岁的孤独
就是村头那座池塘的孤独
夏天的午后，缠绕的水草下
他甚至看到了死亡的冷脸
但是母亲，当他在你的怨声中沉沉睡去
还是你不谙世事的儿子

1975

在黄淮腹地，太阳从不落入山里
而是落到村庄的另一头
女人们站在村口，仿佛比赛谁的嗓门亮堂
在她们的身后，树木摇曳，屋檐模糊
一道道炊烟，飘向黑暗中
成为温馨的背景
但这时，他还留在原野深处——这儿离村庄太远
昆虫们反复拉着悲伤的锯子
他听不到母亲的呼唤
他从放学后来到这里。现在，猪草满筐
镰刀横卧在一旁
这时，露水涨潮，他的小身躯
裹着星空的睡袍
像一个乖乖，他的眼窝里
噙着泪珠，怀抱着，一勾残缺的月亮





1976

事过五年，反革命分子小珠子
光着脚丫子去向极乐
彼时，副统帅盖棺定论，妇人当道
毛老头儿驾鹤
西行。灵棚搭在村子中央
村人们披麻戴孝，哀乐的黑乌鸦
在树梢上忽闪着巨大的翅膀
她夹在长长的哀悼队伍里
跟着大家泣不成声
这个叫王玉荣的母亲已经生下三个孩子
唐山闹地震的日子
她在漏风漏雨的土坯房里
依然睡得酣畅
除了木床在睡梦中摇了摇
似乎什么也没改变——天空继续铁青着脸
家里继续揭不开锅
儿女们的笑脸，继续带着野菜的颜色
她继续早出晚归
蚂蚁一样在大田里
流汗，挣命
望着各家院子里的地震棚
这个和唐山扯不上丁点儿关系的女人
咬牙切齿向着自己男人说
震吧震吧，震得越早越好呢——
天塌地陷
好人坏人，大人孩娃，一锅儿烩了
也断了这辈子的罪孽……
那一年，她不屑东邻西舍的白眼





坚持带着丈夫和儿女们
待在自家土坯房里
安静地等待着地震的死亡和恐惧
一次次到来

1977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
他们正在简陋的操场上
为一只篮球疯狂，他们被集合起来
校长说：“同学们，‘四人帮’被粉碎了！”
见他们觑着脸面，校长继续说：“就是
就是——毛主席的媳妇儿和他三个相好的……”
校长的声音借着寒流传向远处。那里——
秋天蓝得虚伪
树丛下，一头公猪在宠幸
另一只年轻的母猪，两只斗狠的公鸡
咕咕怒吼着，小尖脸儿上
热血奔涌。那时谁能料到入春后
冻雨接着冷雨，没完没了
道路泥泞不堪，麦子打根儿开始腐烂
而荒草仿佛吃了春药，蚜虫劈脸撞来
老实巴交的生产队长
急成了抓耳挠腮的孙猴子
那个春天啊，“四人帮”打了红叉的漫画像
挨不过雨淋，褪去颜色，被反复践踏
但如此还不够，他们干脆撕碎，拿去擦了屁股
而那只挂在黑板右上角的篮球
仿佛一只干瘪的乳房
再没能让他们为之集体疯狂过——





1978

时间如白驹，似乎才眨了下眼
他就成了五（1）班第一排的学生
忍受老师的唾沫，和口臭
在此之前，他们给生产队拾麦穗，摘棉花
割黄豆，掰玉米，打牛草
一日接着一天，一晌接着晌，一刻接着一刻
每日的报酬是两颗糖果
他们在田野上嬉闹，疯跑，打架，争风吃醋
或者将书本撕碎，放飞一万只蝴蝶
这些田野之子啊，如今早已
被田野抛弃，如草芥
在脚手架上挣命。如他，写着
一行行无用的分行文字
这一年盛夏，他被疾病击倒，有半个月工夫
躺在公社卫生院的走廊下，昏迷不醒
他梦见天空下降，田野崩溃
村庄被洪水淹没，遮天的蝴蝶
眼睛里喷着火
轮流扑向他开花的脑袋
唉！难道这就是报应？它来如迅疾……

1979

他有漫长的诗歌生涯，却从不曾以之
颂扬母爱。在他和母亲之间
是否有一场冷战持续到多年以后？
母亲，那时你的巴掌，鞋底，树枝，烧火棍





如急风暴雨，反复抽打着他的皮肉
你的诅咒，谩骂，泪水的怒焰
不断吞噬着他瘦弱的身体
你接着把饭菜尽数倒入猪槽，再把馒头笼子
吊上屋梁，而放逐他于饥饿
的恐惧，亲爱的母亲，那时，他认定你铁石
心肠。他不是来自你母腹的孕育吗？
有多少次，他在梦中飞行
他的身下是大海，森林，泥沼，群山
你紧追慢赶，却总差之毫厘
他在窃喜中设计着对你的报复
（他少年的皮下也藏着祸心）
直到长大成人，安居异乡之城
母亲，难道一切都源自屈辱的戕害？
你不知道，有一次，他在爷爷的坟前睡着了
他相信，是从没谋面的爷爷
会伸手摸一摸他的额头
那一夜，密集的星光从天空垂落下来
仿佛爷爷温暖的掌心，抚慰着
他落叶的脸庞
也照耀着原野，广阔无际的睡眠

1980

摸黑呼唤春风的人，在春风中
逆光劳作的人，睁开瞎眼看世界的人
走着睡觉，站着翻身，有了自己
的土地的人，他从深井里打水
碰见星星和月亮，他浇灌麦苗和玉米
镐头入土，刨到闪电的人





他在白纸上写黑字，按下血手印
星期日下午，他背着一篮子馒头上路
黑馒头，白馒头，就像黑猫和白猫
去往张完乡中学的田埂上
他一路碰到这样的农人——这样在土里
刮骨熬油的人，生根开花的人
从黑夜到白昼，太阳滚过脊背
从春天到秋天，喜悦在心中孕育
直到玉米堆满场院，辣椒的灯笼在屋檐下
扑打着风雪
噼啪的爆竹声中，他把最后一颗乳牙
埋到三尺黄土之下——

1981

风，起于青萍之末……起于花枝，棉桃
玉米林，起于连成海洋的大豆高粱
它宽袍大氅，抖动粼粼的水袖
在原野深处，开启了他少年的轻狂之心
星空晴朗，瓜蔓依地蛇行
瓜叶上露水涨潮，隐身的昆虫们
借着月光，排开了民间音乐的筵席
把他从护秋的瓜棚下引诱出来。在寻找
其踪影的过程中，一次次
被滚动的青瓜绊倒，一次次摸到
白骨和牛粪
这个夜晚，少年的轻狂之心
被偷窥的兴奋控制着，他看见
玉米林深处，两团缠在一起的白光
起伏着，喘息着，放肆地呻吟





仿佛传说中的鬼魂
他没有丝毫恐惧，而是悄悄退回了
瓜棚。这个夜晚，他睡得恍惚
并且一次次，转醒过来，听风过河
入林，起于青萍之末……

1982

体检啦——体检啦。我命令你们
排成队，进入一个封闭的屋子里
脱吧——要脱得一丝不挂
走，跑，测量你的胸围，腰围，身高
捏你的睾丸，阴茎，敲你的牙齿，骨骼
透视你的心，肝，肺，检验你的视力
辨色力，嗅觉。说白了，你就是
流水线上一产品，我来检验你是否符合真理标准。
是，即留下，打磨成机器上的
一个零件。否，就扔回村野，让你存于斯
长于斯，栉风沐雨，自生自灭——
体检啦——体检啦——
体检啦……

1983

四面荷花，万亩大水
草长莺飞于春秋冬夏，船儿如织梭
往来于彼岸此岸
此水不通江河，却历沧海而不桑田
此城乃古陈蔡之地，有女娲氏
耕种于田亩，伏羲氏画卦于土围





放生白龟于激流
有孔子困于城南，弦歌饮风，饥肠辘辘
愈七天而不死
有被驴踢破额头的包拯平粮于水上
筛下沙石，堆而成山
铡了皇亲国戚
有他在此求学三载，从1米54长到1米78
唇上生出黄髭，衣下生出黑毛
向漂亮女生脱帽致敬
在此仰视阿克西妮娅，格里高尔，读到浑身战抖
在此堕落成偷书贼
从图书馆里偷出数捆《读书》和《小说选刊》
夜深人静，他缩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
照亮露水大的前程
毕业前夕，他将煎熬的耻辱
尽数沉入湖底。
但贼的徽章啊，他自己烙在了
内心最隐秘的角落——

1984

湖上有渔，船底凿穿，类于舢板
那渔夫分明是个残疾，一条腿搭在船尾
另一条裤管，在风中晃荡
几只鸬鹚，从水里钻出来，细脖子被渔夫
再次用铁环卡紧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立的蜻蜓
恐惧于翅膀总被露水折断
芦苇连成一片，春天就白了头，等到深秋
还将再白一次。长嘴蚊子





始终埋伏在他经过的每一处草丛
在这座水上古城，他是八二（2）班女生的信使
男生的跟班。一个对女生只限于
单相思的屁小孩儿
他把所有的秘密
藏进心底，沉入湖底，仿佛脖子里
带着铁环的鸬鹚
那一年，阳光灿烂，他被风湿痛击
整个秋天，卧于病榻
读《高山下的花环》，为梁三喜捶地
在母亲的叹息里，流下愧悔的泪
此后的日子，风湿的痰藜，一年年
侵入骨髓，让他从深夜里痛醒
怀抱一坨废铁，望着窗外，坐等天明——

1985

……活在记忆中，有时你怀疑
自己是否老了。亲爱的伙计
当你拎着行李卷儿
离开那座水上古城，是抬头的蓝天
带给你点点的慰藉，是挤破的
青春痘，让你无语——
接受命运吧
在邻村的小学里，你是孩子们的老师
23 双清澈的眼睛里，星星开花
但你的光辉和灵魂无关——它在隔墙的
树林里，做着自我的俯卧撑
早晨，你在鸟声中说普通话
把一本《唐诗》背到封底，也没有找到





明天的座右铭

狗日的生活，它总是这样

净给人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

而两公里以外的村子里，一场大雪

落在初冬当口，你的父亲母亲

继续坚守在田野上，一次次把镐头举过头顶

像负荆的蚂蚁

背负着半生的宿命，和贫穷——

1986

在南丰镇。到了秋天，坑洼的乡村公路

变成了售棉大道。

架子车拥挤着，棉花包摇摇晃晃，仿佛孕妇

在御风奔跑。树阴遮了棉农的脸

大人们抽着烟，孩子们在蜷身睡觉——

这些种棉的人，以身试毒的人。

到了夏天，他们在棉田里

洗澡，捉虫，打药，和棉桃说话

倒下一次，站起来一次。而与医院隔墙

的校园里，弥散着刺鼻的农药味

总有被农药怀疑的人，再站不起来

摸着天黑，爬进了火葬场的烟囱

在南丰镇。太阳从东头转到西头，雪就飘下来

而售棉大道依然望不到尽头

他一次次走过，从悲愤，渐渐麻木，熟视无睹

他在诗中写道：“一辆售棉车继续拖到来年

而且，你傍晚遇见的老妇，早晨还是光鲜的少女

这就是命运，它缓慢而粗鲁

你根本不可能察觉，更无从把握和反抗……”





1987

以学校为起点，道路向原野上撒开
仿佛藤蔓去远，结出村庄和坟茔
也结出麻雀和灯盏。原野上漫游的人
看见月光流淌，草尖滴着露水
蚂蚁负荆，黑老鸱蒙着眼扑入池塘
浪尖上漂浮着湿透的羽毛
故乡相处流传，自戕者将借助闪电
回到亲人中间，借助树梢
成为袅袅的炊烟，再一次飘远
唐诗的骨头，宋词的骨头
咬着锄板，跳将出来，一嘴白牙
对着天空发愣
——在原野上，那个漫游者
他看见这些，时而揽着不同的少女，御风疾走
时而独行，如丧家之犬，背负雷霆
落荒逃回校园里
缩进政治课的飘窗后，胆怯地向外张望——

1988

沸腾的春天来了，桃花饮下烈酒
遍地都是放风筝的人
在白日梦中，做着青春的引体向上

蒲公英也踏上了不归之途
举着油纸伞，提着碎花裙，迈着碎步
仿佛邻省的小爱情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在阳光下，一次次尝试超低空飞行

而春风浩荡的街市上，从城里来的蝙蝠
打着市场经济的幌子
继续着击鼓传花的游戏：一、二、三……

啊！沸腾的春天来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遍地都是说着胡话的人
在白日梦中，做着理想主义的俯卧撑——

1990

天不老。他已老去。
他的衰老，从童年开始。
他的女儿和儿子，即将出生。生吧——
向死而生。
他的亲人正在死亡。死吧——
向生而死。
“不知生，焉知死？”“然知生，
亦知死乎？”生矣死矣，
不过一声叹息，而诗何为？
灰飞了。烟灭了。就此别了吧——
你，我，他。
你们……
我们……
他们……





沈浩波

《蝴蝶》第一部（长诗）

1

我已习惯
一次次撕去自己
艰难生长出的
斑斓羽翼
露出丑陋的身体
——虫子的本相

2

母亲也曾经
是美丽的
童年时的我
捏着一张二寸的
黑白照片
固执地确信

此后的恨意
是否也来源于
这信念的崩塌

3

近乎偏执的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修改和涂抹
厚厚的漆
仿佛永不脱落

被反复刻画的脸
构成此刻镜中
安静的面容

4

精心打扮的女人
坐在我的对面
露出深深的乳沟

我突然觉得恶心
童年的第一口肥肉
令我呕吐至今

5

三十年了
我一直奋力攀爬
在黑暗中
血水混杂的泥泞里

却怎么也爬不出
母亲那条
长长的产道





6

世界复杂
人心简单
无非是保护自己
和伤害他人

如果你的热情
碰上我的冷漠
仅仅因为
只有在诗中
我才袒露一点内心

7

妻子想再生一个
但我不敢
我怕爱得越多
恨就越少

我深知爱的虚假
和恨的真实

9

那人问道
为何你的诗中
写到母亲
总有一种





残忍的怨？

我却想问母亲
为何在你
做的饭菜中
再也吃不出
当年那种

因爱
带来的香甜

10

当爱消失
当爱消失
当一种爱
彻底消失

更多崭新的爱
和上升的恨
也无法赎回

11

活着是为了
对抗死亡吗？

难怪你
活得那么累





存在是为了
抵制虚无吗？

难怪你
活得那么累

这样想时
觉得自己像

铡刀下的刘胡兰

12

那些年轻人令我羡慕
他们真的可以

迷醉和疯狂
淫贱和颓唐

我没有他们那样
轻盈的小腿和心脏

他们如气球上升
我如卵石下降

并且为自己的下降
找到了神圣的仪式





13

我能数遍
山上的
每一块石头

历历在目
每一块都像
静穆的佛

于是就讨厌
山里的道士
觉得他们
过于轻浮

14

更隐忍
更沉默
用一把刮刀
捅进自己的内心
让那些如气球般
膨胀的部分
干瘪下去

这样就能成为一个
令自己喜欢的男人了吗？

NO

更加讨厌





15

生命中积淀下来的
那些事
没有几件经
得起回味

母亲指着隔壁的门
对我说
不要吃他们家的饭
我们人穷
但不能志短

这是我第一次
为贫穷
感到屈辱
从此
我成了一个穷孩子

16

当她抱着我的儿子
告诉小区里每一个
她认识的人
她的儿子在北京
买了好几套房的时候

那种屈辱感
再次在我身体里上升
用什么才能
堵住她炫耀的嘴？





17

活在记忆中
是沧桑

活在空白处
是青春

我痛恨那衰朽
和无知

迎面却撞上
冰冷的铁墙

堵在我
发狠的内心

18

你有过不少女人
却从未抚摸过
一对令你热爱的乳房

这是你最大的悲哀

也令你猛醒
是否有美丽乳房的女人
都不会爱你





19

唯一有权
鄙夷我的
是我妻子

卖力地扮演
任何角色
能做到最好

包括当一个
柔情蜜意
的好丈夫

因为我
太需要
另外一具

温暖肉体
充当一个
外置的子宫

20

去年错过的
海棠花期
今年又忘了

我已把自己





轻掷给尘埃

21

读《红楼梦》长大的男人
少年时爱恋的女子
一定不会是
丰乳肥臀的类型

等他知道错了
一切已变得太晚

22

死者长眠于黑暗
与蚯蚓相伴
幸存者永失亲人
哭不出声

灭门绝户的浩劫
若是加诸己身
——只轻轻这么一想
已吓得汗毛暴张

我为灾中的人们
写下泣血的诗篇
读得几让自己泪下
我是多么易被感动

可若我事先能知





这些灾难绝对不会
发生在自己身上
还会不会如此动情？

23

你洁白的脖颈上
有浅浅的皱纹
仿佛海浪漫涌上沙滩
留下柔美的曲线

我是一个诗人
可以随时抒情

可是时光飞快地流逝
海浪也会凝结成严冰
终究会变成僵死的蚯蚓
倒毙在冬天的冻土上

24

睡梦中出现的一句诗
醒来后唤起我的记忆
终于想起十六年前
在什么情形下写出
生命中的第一首诗

我记得诗中提到了岛屿
我将它比喻成我的心
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





那个戴眼镜的女生
却为她写下了
生命中第一首诗

今天在睡梦中
突然出现这样的诗句
“梦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醒来后疯狂翻书
——来自北岛的《和弦》

往事迅速浮现
我本不是文学少年
因为偶然读到此诗
瞬间被它击溃
即使今晨醒来
内心依然松软

25

初恋的小情侣
转回城里上学
直到我读高中
来到她所在的小城
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
等着与她重逢
终于等到她的消息
送信的是她的好友
站在教室门口
等着我出来





城里的女生
扬着漂亮的脖子
白色的裙裾
像童话里的公主
在她面前
我招供似的
嗫嚅着说了几句
转身落荒而逃
来自乡村的学生
衣服太长
裹在比这公主矮半头的
瘦小身躯上
显得那么可笑
回到座位上
脸依然通红
从此再无勇气
去和当年的女生见面
每天晚上恶狠狠的手淫
女主角换成
站在教室门口等我的
明媚得像初春阳光的公主

26

曾经有过最黑暗的时光
没有任何人肯给我一丝光明
当我踉跄着将自个儿拔出
就发誓再也不做一个好孩子





27

总是回忆起
一生中的一顿饭

蹲在椅子上
光着膀子
吃煮得很烂的面条
使劲地喝面汤
一口气吃了三大碗
全身是汗
如被水洗

那叫一个美啊
从此之后
天下再无美食

那面是母亲做的

28

我不爱她吗？
我从来不忍心
让她感到悲伤

更小的时候
每天晚上
需摸着她的耳垂才能入睡





29

瘦了
又瘦了
我好像正
一路瘦下去

再没人说我是个胖子

这情形
令我恐惧
我担心
时间这个糙汉

会一巴掌一巴掌的
把我扇回原形

30

看中国队跟卡塔尔踢球
场面那叫一个悲惨
11个踢球的中国人
11只找死的苍蝇
看球的国人如我
郁闷得无言

转天看欧洲杯
俄罗斯熊
被西班牙人





逗成了熊猫
一顿胖揍

我突然就开怀了
原来伟大的民族
都踢不好足球
比如上面那俩
还有美利坚

这想法一冒
把自个儿弄乐了
想想这么多年来
每遇黑暗
我都是这么
把自己营救出来的

31

不是没有值得悲愤的事
在我生命中
实在太多
但我几乎从不会
为自己的私事而悲愤
伟大吗？
呵呵当然不是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心中有光明

一个对他人冷漠的人
必然将所有温暖





都加诸己身
所以啊
如同火焰
我心中有大光明

32

倾尽全力的
爱一个人
有多难
我把自己煽乎得
内心悲壮
也依然是
白忙一场

33

像一道刀痕
般清晰的
是几年前
少女的呼救

我一直想甩掉
那呼救的声音

“你太天真了
没有谁能
拯救另一个人”

“救你？”





为什么？
拿什么救？”

“不过是青春的呓语
说完自己就会忘的”

“你有你的命运
我有我的
各自挣扎去吧”

但我甩不掉
这肉红色的刀痕

敏感的少女
在诗中写道
“浩波浩波救救我”

她在诗中说我
坐在她对面
有温和的笑容
和冷漠的眼神

34

你相信吗
我曾经在泥泞中被人践踏

你最好别相信
这已不重要





你认识的我
穿着耀眼的干净的白T恤

35

我有办法让自己内心苍茫
就有办法让自己内心不苍茫

闲得无聊时我当然内心苍茫
忙得像狗时我是个年轻战士

36

搞定一个看起来牛逼的家伙太容易了
先是尊重他
处处让他感受到

然后征服他让他
知道你比他牛逼
然后削他

狠狠的削
但打一巴掌一定要
给颗甜枣

这不是我刻意为之
而是事后总结
发现我从来
都是这么干的





那帮傻逼服得
五体投地

有点黑暗是不是
但这一套我从未
用在诗歌上

37

他对我说出隐私
千叮咛万嘱咐
要我守口如瓶
因为他知道
我嘴大

可他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变成
一个沉默的男人
多简单啊
因为拒绝诉说
我把自己锁成冰柜

38

星星在天上闪光
死者的眼帘永垂

幸存者在地球上漫游
做一个无家的浪子





永恒的白昼照耀着他
灵魂出窍的身体

终于给渴望腐朽的内心
找到了匹配的生活

母亲带着她的子宫死去
妻子带着她的怀抱死去

哦，你是仅剩的美人
是天地间浮游的宠儿

39

有时会突然想念南方
如同想念戏子的胸膛

有时会想念那些失去的朋友
他们像死者一样长眠

我和死者之间有神秘的联系
每块墓碑都是一道窄门

我的心是一座加高的坟墓
晴朗的日子我开着除草机

把坟上的杂草一点点削平
光洁的心脏晶莹如红玉

有时我会想念南方的雨水





骷髅在雨水冲刷中睁开温暖的眼睛

40

抱起一只母鹅
揍她丰满的臀
让她飞翔
像圣洁的天鹅
令人落泪

再给我
最后一块墓碑
沉重的巨石
压住夏天的绿意
季节就立刻
变成令我迷恋的
秋日

当天鹅在无边的秋日飞翔
我爱的女人
寂寞地躺在中年的床单上

41

在灰色的城市
不再想念白云
只是依然试图
去写明亮的诗

我以为心中装满巨石





它们不过是朵朵白云
随雨气上升
随落日消失

42

如果没有女人
肯抚摸我的身体
我的每一句诗
都会长出疯狗的嘴唇

43

那女人在我背后轻轻说
“我会一辈子做你
最忠诚的读者”
吓得我“噉”一声尖叫
从此一刀两断
至今无有往来

世上最恐怖的事
就是一个女人
不但要你的身
还要你的心
不但要你的心
还想知道你的魂

我看到那女人心中
长出了一根小小的阴茎
她想让我





魂儿里那张长胡子的嘴
为她口交

44

我刚一操琴
那傻逼就说
巍巍乎高山
高你妈
老子重弹

我刚一操琴
那傻逼又说
滔滔乎流水
流你妈
老子砸琴
剁手

45

赐我精血的
是父亲

生下我身的
是母亲

温暖我心的
是妻子

埋葬我青春的





是儿子

他还等着将来
再埋我一次

这令我恨得
直咬牙

等着吧
我定会忍到那一天

给你娶个后妈
和你儿子一样大

46

是天空的乳罩
是大地的尸衣

是被做成坎肩前
的那只绵羊

是被 A 片导演借用前
的护士服

是抽筋时候的大脑
是杭州女人的皮肤

穿白衣骑白马的少年
我最讨厌的生物





时间会将他抹黑、剁碎
拉出去喂狗

47

蝴蝶从蛹中飞出
美丽得无法形容
我从你的子宫爬出
依然是血糊糊的一坨肉虫

48

有一天
当你去世
我当然会如同
天下的孝子
守着你
热腾腾的出炉

我会感到悲伤吗？
我经常这么问自己
我会有多悲伤？
也许不会太悲伤吧
那时的人生
什么样的沧桑
没有历经

今天又念及此
突然恐慌得





抖动如筛糠
我看到永失子宫的人
像一只瞎眼的蝙蝠
挂在无边无际的世上

2008年4—6月





周伦佑

变形蛋（长诗）

我首先刺瞎双眼，然后再看见你；
我首先咬断舌头，然后再说出你。

——摘自 2002 年创作札记

这是有关一个非虚构之物的后设写作。某蛋
并非人类所产，它先我们而在，没有人知道
是何种物类孵化它的
关于那只怪鸟的
情况，万卷书的岩页中曾有过记载
但这个蛋和可能产下它的某鸟真的存在过吗？
我徘徊于蛋的上下文之间
始终没有看清楚蛋的模样。蛋

通常只活动于人们受惊后的不安
和恐惧中。我努力镇定自己
从死亡的咳嗽，到狼眼的冷漠焦点
揣测蛋的形状。首先

“怪鸟说”应该放弃，排除蛋的生物学成因
可以这样想：一个疯狂的大脑。针对人类的妄念
与需要，在纸的铺张平面上，下一个蛋！它的圆
恰好可以归纳我们的梦。蛋，从而开始框限，并影响
我们的生活。某种神秘之物的超智力游戏，拟蛋的反物质
在睁着眼的睡眠状态中俘获了我们。关闭科学系统。或者





根本就没有什么蛋，它
不过是被我们想出来的。把世界
圈定在某个封闭系统中的愿望
是蛋的前因。我们不过是它的
逻辑后果，仿蛋的类生物
诸多假想之后，蛋仍然不明确
为了完成蛋的构形
我只能循着蛋的踪迹
在书写的歧义中
复原它

我对蛋的观察，是从一个梦
开始的，那些睁着眼睛形状怪异的蛋
以非常规的方式吸引了我的注意
其中，一枚蛋的裂缝中
长出一株植物（又像是手）
很可能是手。从蛋中伸出的植物手到底向我
暗示什么？是告诉我人是蛋的原因？或者，蛋是人的宿命？
鸡与蛋的悖论，变成了
人与蛋的悖论。

在梦的背面伸出蛋的植物手，曲着两根手指直着三根手指。
2 是兑（☱），3 是离（☲）
离兑相叠为革卦（☱☲）。 $3+2=5$ ，以 5 取爻
第 5 爻动，变为丰卦（☱☲），主文章有成
离为火，兑为泽，水火相克。解读为
内心充满矛盾。离又为中女
兑又为少女，“二女同居，
其志不相得”曰革。暗示我命中当有





一妻一妾，但妻妾不可同室相处
植物是我的命象，我本命属木
甲木为阳。木旺在东方。手指向北
北方是我的长生之地。一个梦

和它的蛋，让我看到了命运的蛛丝马迹
梦蜷缩进蛋中，一只巨鸟的羽翼
顿时涂黑了天空

关于这个蛋
还流传着另外一些骇人的说法
它有时出现在睡眠上方，变形为
某一种异类。在它落脚的地方
所有的植物着魔般地奔向它
围着它疯狂起舞。它以抒情的方式
集合追随者，然后叫他们去死
沙漠越来越沙，人类的秃顶
越来越光亮。它靠采食亲近者的
精血肥沃自己，一蛋独大
直到它的周围再没有其他的生命
它才还原为蛋

它有时变形为一朵玫瑰，在情人的怀抱里
制造骚乱；有时又显形为一只乌鸦
用诡异的翅膀削弱蜡烛的信心
用天坑作为铸型的模式，借地缝
作为潜伏的手段。蛋的变化
大到囊括整个宇宙，小到一只蚂蚁
的决心，鼓动麦芒与风车作战
它窥视，并进入我们的内心





将我们收藏的记忆洗劫一空
它寄生在我们意识中
在动词和形容词上大做手脚
树冠摇晃，我们在悬荡的蜂巢上
望着星空胡言乱语……

随着传闻的广布，蛋越来越大
越来越古怪。蛋的不确定
使我们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是继续呢，还是返回
永远放弃你的追问？在半盏灯的
微暗中，守着一个睡不醒的噩梦
就像守着一个密封的瓦罐
不敢轻易打开。把困扰你的
蛋形异物暂时搁置起来
在丹顶的剧毒中研习阴阳之术
或者专事纯诗写作
用月光清流闲适你焦灼的灵魂……
忘却蛋是容易的，它本来就暧昧不明
但那些问题，与蛋相关的衍生物
总偃梗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一面镜子的无限深度包藏蛋的祸心
远离火的烛照。高雅的默许中
我听见血橙的痛，黄瓜的叫喊
花朵的粉碎性骨折。半夜醒来
蛋在黑暗中对我做着鬼脸

仿佛看不见的宿命之手





旋动一个球形建筑的疯狂架构
致命的水银溢出，瓷的面具凹陷
一个图式的尖端变形。橡皮图章
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集体自杀条例
抽去软驱的视听版面一再被谎言屏蔽
和平的心情是被蛋的句法所强行改变的
人退缩时，羊皮露出了牙齿
蛋的问题依旧，并且在继续扩大……

大尺度的蛋于我们太宽泛了
我只能小尺度地谈论它，在有效的
叙述范围之内，方式
必须是简约的，可能的，具体的
蛋的表象圆而多肉，上面长满
刺状的眼睛，如同京剧中的花脸
这是我在一卷残损的帛书中看到的
其形状很像星命中不能冲犯的太岁
长满眼睛的一个巨大肉团
在它的藏身处凛然不动……

蛋不是太岁，这是可以确认的
但二者的相似之处总让人生疑
一转身的变脸，蛋又生出别的歧义
一个字的误读，一种心理的背叛
射杀飞鸟的弓是弧形的
孔丘的马车后面紧追着一个蛋形巨物
（这是曲阜的一组观念雕塑）
老孔和他的学生，随后不见了
巨型蛋转而追撵我们
还有那些空转的轮子，从车辆上





脱离下来代表历史的伟大方向
神谕中悬浮的虚词

在龙马背负的河图上，中国很小
皇帝却很大，大到看不见村庄
和市井，率土之滨，莫非皇袍上的
鸟雀与云纹。蛋有多少种花样
世界上就有多少种完美的魔鬼训练法
根据哥德尔的怪圈理论，临摹
蛋的虚拟图像：随机大小的
任意改变的，上下折叠的，内外
翻转的，方圆互变的……

蛋在描述中

和我玩测不准游戏。我被蛋反动着
蛋在快要成为蛋时突然变成了非蛋

延宕出演是毫无意义的，哪怕等到
最后的审判。蛋终究会说服自己
在它加速腐败的肥胖中现身
我写这首诗时，尽量保持中庸立场
避免评鹭压倒叙述，以便
在与这个庞然大物的对视中
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随手画一个圆
在冥想中与蛋遭遇：蛋的内层
还是蛋，一种疾病，一锅煮不开的水
好多熟悉或陌生的脸孔，在水锅里
翻滚着，做出怪诞的表情
却不见说话





用切身的痛感追逐它
用流血的伤口圈住它，使它喊痛
让它在覆亡的惊恐中露出嘴脸——
个人面蛋身的装置物，在人们
心里安上一个法轮，让它旋转
铜镜中的第一只眼，熟悉蛋的内部情况
蛋不是光，是上帝的反面，夜中夜
以人作为实验品，蛋建起
一座座极乐园，依照统一的蓝图
它的弹性恰好能容纳一个主义
大小与某种观念相仿
有时自称寡人，有时代表群众
翻译体的魔爪，深入汉语的柔软腹地
使我们成为无家可归者

现在，我大致知道蛋的藏匿方式了
但我仍不敢触动它。一位僧人
曾经告诫过我：谁看见蛋
或说出它的藏身之所，其人必遭横祸
且祸连九族。除非你早有准备——
在看见蛋之前，首先刺瞎自己的双眼
在说出蛋之前，首先咬断自己的舌头

——追踪蛋！接近蛋！目击蛋！
抓住蛋的尾巴。蛋遮蔽我们
使我们看不见它，就像看不见自己的脸
——确认蛋！见证蛋！复制蛋！
抠出蛋的钢铁心脏。蛋仿造我们
使我们找不到方向，就像摸不着它的
具体，从手纹的分歧处辩证，在汉字的





言外释义，总相信会出现奇迹
一如鸽子抓住天空的弱点，抓住
蛋的籍贯和身份，从蛋的转义、歧义
和引申义扩大布控范围，借助借辞手段
招魂术、炼金术，外加蒙汗药
和政治思想工作，找出那具无头尸身
或者只要那颗头。蛋就隐藏在腐尸
里进入蛋的射程，危险逐渐增大
——抓住蛋！解读蛋！说出蛋！
扣动梧桐的扳机。子弹中途折回
蛋完好无损；射中的竟是你自己……

在我惯用的后设写作中，蛋原本是
很容易藏匿的。经过天堂的胃痛
鸟变成了蛋中鸟，蛋变成了飞蛋

谁创意的盲哑协会？用心缜密的
陷阱，栽种植物人的园艺场
看见和说出的酬劳是如此丰厚
必要的失明与噤声。蛋的反逻辑
使蛋不被触动
犹如花朵用香气击倒蜜蜂
我们在蛋的控制论中忘记了言说
学会了熟视无睹。谁代表谁啊？
蛋的惯性指令鹿代表马。镰代表庄稼
划破天空的女人代表抽水马桶
而蛋自然代表我们。蛋使世界
一分为二，我们在蛋中合二为一
石头打不破蛋，石头是蛋的
另一种变体，理由充分的





逻辑错误

蛋的优生学改变我们的举止
用胃思考，用膝盖弯曲表达敬畏
视觉切割光明面。嘴只表示吃

蛋关爱我的方式很奇特
它不喊叫，也不靠近我
只在我的周围放置许多眼睛
使我们在无遮拦的现状中互相关照
我们在集体眼光的匿名注视下
从不习惯到习惯。蛋配送的公共标准
终于把我们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警察
一座透明的玻璃建筑，迂回曲折的
走廊，连接许多单元的甬道
我们在上帝的盲肠里彼此看见
却永远走不到一起。我们被困在蛋中
蛋规定我们：相互为蛋
并且功能

是该你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蛋的圈围越来越小，已能隐约看到
梅花的鹰犬，在灵魂的左侧出现
回头的路已完全断绝
万华生齿的季节，金鸡在雨中
花开花落，风景异常险恶
我们的四肢被任意弯曲，成为
动植物的杂交变种。在蛋的
决定论中，一切都是蛋生产的
悠悠万事，惟蛋为大。蛋说





要有皇帝，于是就有了皇帝；蛋说
要有刁民，于是就有了刁民；蛋说
要有兵戈和杀戮，于是又有了
兵戈和杀戮。文字狱和思想罪
是随后才命名的

蛋的文体学，用仿真的
语言蛋窃据人道的各处要津
栖身于蛋的极乐园中
蛋用它的减法修改我们。蛋说
精神是有害的，我们转而崇尚物质；蛋说
思想是多余的，我们自动变成白痴；蛋说
自由是乌有的，我们由衷地赞美牢笼
蛋的语法继续规范：删去
多余的场景、独白和注脚
把我们变成蛋的同志
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混蛋和蠢蛋
每天睡前的填空练习——
不是（母鸡），是（蛋）生下我的
不是（父鸡），是（蛋）哺育我的
风筝落地时，根脉骤然剧痛
临终的斧斤是迟钝的

马上就要进入蛋的现实了
一番生死考量之后，蛋
返回它的要害，用旗帜包裹起自己
摆出小米的姿态。所谓的伟业
是拟古的，车骑拱卫的亡灵
以笔锋刻毒的遗诏
为下一次庆典安排华宴





从黄土窑洞苏醒的蛋，把祖国
放在一口大锅里熬成艰苦的稀粥
蛋中盘踞的真理，变形为工业
与农业的象征符号，暴力的
普遍形式，把知识变成份子
使阶级成为敌人

用蛋的血统论验证蛋的血统
纯正的亚麻色，CP型（和人类的血型
不同）。蛋的机制，反人性的巨大试管
把儿子变成立场，把父亲变成路线
使情侣成为彼此的告密者

蛋的行为学

在它的版图上推行魔幻现实主义
用一百种草本引诱我们开花
用一百只鸟鸣引诱我们说话
然后把我和花朵、鸟儿一起收进
它的瓶子，就像每一个魔术师所做的
蛋的牙齿紧紧咬住基层
用户籍和档案把我们变成笼中鸟
随即在暗室里，用不同的笔墨
记录我们的心律变化
在黑名单上确定精神异常者
对你实行体贴周到的窃听
邮检和跟踪

在完成了对思想的合围之后
蛋开始大踏步前进。蛋口张开
一些钢铁的家伙被派出来





压向儿童的积木玩具

战车碾过，万念俱灰。热烈的死

使所有的悲愤显得苍白

为避开蛋的耳目，我借酒遁迹

佯装癫狂，在真理与谎言的空隙间

侧身而进，把井田安置在一棵树下

听春儿为我讲述谷子的幼儿时期

稻草人安插的钉子局部发动

蛋的幻影之手，仍然准确无误地

按响了我的门铃

……没有谁教过我如何躲避

这样的打击太新鲜了：用戏谑的文字

与蛋周旋，被蛋一把抓住，紧紧攥在手里

蛋是一个灵物，有时睁着婴儿般的

眼睛，要我们热爱它；有时会无端的发怒

向我们显示它的魔法：在它原地旋转

然后起身的地方，顿时会矗立起

由岗楼、高墙和电网拼写的环形建制

蛋规划的健康中心，以暴力嵌合的

强迫形式，直接插入我们的梦境

把我们的名字

牢牢地钉在狱政科石灰剥落的墙上

接着编号，排队，出列，入列……

新来的剃得不很彻底的光头

在那些或明或暗，排队入厕的光头中间

像一个个烧坏钨丝的电灯泡，开始

有些发白，渐渐变成同样的铁灰色

如同农民生产岩石，机器拷打





报废的齿轮，改造：用刺刀
矫正口吃；用超负荷的劳动
消除思想的歧义。硕大的白炽灯
忠实履行蛋的职能，昼夜在头顶上
亮着，暴力的光明能指
继肉体之后，进一步指向我们的睡眠
古拉格群岛的隐性章节
未公开的写实部分，继续在暗中
刻画我们，饥饿加入对话
意志在最后一刻陷于瘫痪
墙的格局近似于科幻，监内
还有小监，而那一圈石墙的外面
是更大的监区。无论走多远
蛋的功能都是有效的

对健康的考察

使我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变化
蛋趁我不注意时又一次变形了自己
加大叙述的难度。一部《变化之书》
随手翻到乾宫第六课：晋卦
在先天易图的卦序中，蛋的变形
是有效的。晋的意思是“上进”
卦象（䷢）是：“日出地上，万物
欣欣向荣”。这是蛋的黄金时期
蛋在我的体验中一天天变大
晋的综卦是明夷卦。明夷直译为
“光明受伤”；卦象（䷣）是：“日落地下
世界沉入晦暗”。这是盛极而衰的征兆
蛋在我的恐惧中一天天变小





从日出到日落，卦形的转换
对应蛋的事业：经由亢奋的高潮
而走向美丽的破产

太阳城的幸福收获，违背蛋的初衷
黄金之果纷纷坠落。蛋以不变应万变
关紧所有的城门，禁止邑人出入
我们在蛋的精心布局中
只能靠死灭的热情相互取暖
继续下一卦，乾宫第七课
蛋知道，它的事业已步入令人沮丧的剥卦时期。剥的意思是“剥落”
卦象（䷖）是：“土剥山下，阴气上浸”
显示蛋的危机来自根基的腐蚀
剥的综卦是复卦。复的意思是“反复”
卦象（䷗）是：“木动于土，一阳复始”

体会诡奥的卦变，蛋终于领悟了
变通的玄机：以万变求不变
在光明中固守黑暗的本质

抓住破碎的方向，蛋
开始它最富戏剧性的变形表演
把毒草变回香花，把运动变回
体育，把阶级变回劳动和人民
多么精彩的循环论呀！在蛋的绕口令中
我们的心情因蛋的变化而随之改变
蛋加大变形的力度：把权力
变成资本，把作风变成体制的下半身
调动情欲的积极性，大干快上
变不回去的尾巴，使蛋成为阴阳蛋





两种阴谋的最邪恶部分嫁接出
现实的恶果，被蛋标举和炫耀
蛋的遁词：在坚持中放弃
在固守中变异，只守住
金属的核心
不变

蛋的现象学继续转型
把希望变成品牌，把少女变成妓院
把诗人变成不法书商和盗版书
我们被囚闭在蛋的箱体理论中
随蛋的喜怒而上下波动
红三兵排列，虚假的上攻形态
权利在高位震荡出货，人民
在底部寻求支撑。与时俱变的
快感，使蛋获得了更大的弹性
代表 A，代表 B，代表 C，代表自己
持续的变形使蛋变成了后蛋

成为后蛋的蛋依然是蛋
保持着捕鼠器的全部功能
不是猫改变毛色，是蛋
同时变成了猫和老鼠
猫捉老鼠的游戏，最后
变成了老鼠捉猫
蛋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
走向了反面：此蛋
已非彼蛋

黑马骑上白马，时间逆时针转动





伟大的蛋率领我们走向灯芯绒的幸福
蛋呀！蛋呀！道路四分五裂……

多少个不眠之夜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在蛋的变局中
守着一盘下不完的残棋
独自鏖战到天亮。棋盘上的变数
就像一个人的命运，难以把握
蛋不过是布局者，设下一盘棋局
让我们费尽心思，它的座椅
却始终空着，永远虚位以待
不在现场，但能控制全局

点燃一支蜡烛，把小小的光明树
投向虚无深处。蛋依然规避我
拒绝透露真相。那么，蛋是乌有的吗
是我在书写中建造了自己的心狱？
灵魂的监护者高高在上，不等我想清楚
它已知道了我的意图。蛋的异动
顿时使我头痛欲裂。我知道了
蛋的巢穴极可能就在我的肉体中
一根毒刺，一个悖论的盲点
使我成为蛋的肉身。蛋的完形
是以耗损我的生命为代价的

在我动笔描述蛋之前
蛋已先验地占有了我。蛋的介入
一开始就决定了这首诗的解读方式
蛋通过我写这首诗
其实是蛋在写它自己的简史





在汉语言的框架中，我不是蛋的
简体字，而是被误写的错别字
游离于蛋的体制之外，既不能摆脱
蛋的语法，又不肯进入蛋的语境
只能以肉体失败的惨痛代价
剥离蛋的附体，把蛋
打回原形

……删除蛋的意象之后，头顶的天空
并没有坍塌下来。蛋回到它的黑暗中
独自演绎着，不时用头痛警告我：
不要离它太远，但也不可靠得太近

2002年5月14日~6月30日完稿于成都阳公桥





雷平阳

祭父帖（长诗）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题记

像一出荒诞剧，一笔糊涂账，死之前
名字才正式确定下来，叫了一生的雷天阳
换成了雷天良。仿佛那一个叫雷天阳的人
并不是他，只是顶替他，当牛做马
他只是到死才来，一来，就有人
把六十六年的光阴硬塞给他
叫他离开。而他也觉得，仿佛自己真的
活了六十六年，早已活够了，不辩，不说谜底
不喊冤，吃一顿饱饭，把弯曲的腰杆绷直，
平平地躺下，便闭了眼

如果回顾他，让他在诗歌中重生
让他实实在在地拥有六十六年
是我的职责，我将止住一个诗人对虚无的悲哀
并尽力放大一个儿子灵魂的孤单
迷雾只为某些人升起，金字塔一样的火焰
炙烤的是狮子、老虎、鹰隼和鬼怪
他上不了桌面，登不了台，一个老农夫的儿子
在有他之前，悲苦已经先期到来，第一声啼哭
便满嘴尘埃。老农夫的妻子
抱着他，逗他：“笑一下，你笑一下。”
他就笑了，一张被动的、满是皱纹的笑脸，像老农夫的父亲



21
世纪
中国
最佳
诗歌



心有不甘，隔了一代，又跑回来索取被扣下的盘缠

围着他的棺木，我团团乱转，一圈又一圈
给长明灯加油时，请来的道士，喊我
一定要多给他烧些纸钱，寒露太重，路太远
我就想起，他用“文革体”，字斟句酌
讲述苦难。文盲，大舌头，万人大会上听来的文件
憋红了脸，讲出三句半，想停下，屋外一声咳嗽
吓得脸色大变。阶级说成级别，斗争说成打架
一副落水狗的样子，知道自己不够格，配不上
却找了一根结实的绳索，叫我们把他绑起来
爬上饭桌，接受历史的审判。他的妻儿觉得好笑
叫他下来，野菜熟了，土豆就要冰冷
他赖在上面，命令我们用污水泼他
朝他脸上吐痰。夜深了，欧家营一派寂静
他先是在家中游街，从火塘到灶台，从卧室
到猪厩。确信东方欲晓，人烟深眠
他喊我们跟着，一路呵欠，在村子里游了一圈

感谢时代，让他抓出了自己，让他知道
他的一生，就是自己和自己开战。他的家人
是他的审判员。多少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
泪水涟涟：“一只田鼠，听见地面走动的风暴
从地下，主动跑了出来，谁都不把它当人，它却因此
受到伤害。”母亲言重，他其实没有向外跑
是厚土被深翻，他和他的洞穴，暴露于天眼
劈头又撞上了雷霆和闪电，他那细碎的肝脏和骨架
意外地受到了强力的震颤。保命高于一切
他便把干净的骨头，放入脏水，洗了一遍





我跪在他的灵前，烧纸，上香
灵堂中，只有他和我时，我便取出刚出的新书
《我的云南血统》，一页一页地烧给他
火焰的朗读，有时高音，烧着了我的眉毛
有时低语，压住了我的心跳。白蝴蝶抱着汉字
黑蝴蝶举着图片，一切都很生癖，为难他了
我想请那个扎纸火的道士，给他扎一个书生
他也该识文断字，打开慧眼。但忍住了，听天由命
他该如何如何，他该怎样怎样，一生
他都在接受，从没选择过，从没发言权。这一次
我们不要插手，不加码，不沾边，不上纲上线

再不能逼他了，1974年的冬天，大雪封锁滇东北高原
粮柜空空，火塘没柴，一家人跟着他吃观音土
喝冷水，感觉死神已在雪地上徘徊
一小块腊肉，藏于墙缝，将用于除夕，五岁的弟弟
偷了出来，切了一片，舍不得吃，用舌头舔
他发现了，眼睛充血，把弟弟倒提起来
扔到了门外。雪很深，风很硬，天地像个大冰柜
光屁股的弟弟，不敢哭，手心攥着那片肉
缓慢地挪向旁边的牛厩。牛粪冒着热气
弟弟把肉藏进草中，才把冻僵的小手和小脚
轮流塞进粪里。母亲找到弟弟，像抱着一截冰块
疯了似的，和他拼命。他不还手
胸腔里的闷雷，从喉咙滚出来

像在天边。我们都看见了他的泪
像掺了太多的骨粉，黏糊糊的，不知有多重
停在脸颊上，坠歪了他的脸。他又一次
找了根绳索，把自己升起来，挂在屋檐





一个还没有嚼完黄连的人，想逃往天堂
谁会同意呢？他被堵了回来。五岁的弟弟
从牛厩中找出那片肉，在邻居的火上，烧熟了
递到他的嘴边。他一把抱住弟弟
哭得毫无尊严可言。为生而生的生啊
你让一个连死都不畏惧的男人，像活在墓地上面

1982年，水里的青蛙、鱼虾，地下的石头、耗子
埋得最深的白骨，成群结队，跳了出来。它们来到阳光下
寻找和确认它们的主人。土地放下了，每一颗尘埃
有了姓名，每一条沟渠，变成了血管。大地上，到处都是
怦怦直跳的心脏，向日葵的笑脸。他和他的几个老哥们
提着几瓶酒，来到田野的心脏边，盘腿坐下，开怀畅饮
不知是谁，最先抓了一把泥土，投进嘴巴，边嚼边说
“多香啊多香！”其他人，纷纷效仿。用泥土下酒，他们
老脸猩红，双目放光，仿佛世界尽收囊中
醉了，一个个打开身体，平躺在地，风吹来灰尘和草屑
不躲，不让，不翻身。不知是谁，扯着嗓子
带头唱起了山歌：“埋到脖子的土啊，捏成人骨的土……”
泪水纷纷冲出了眼眶。就像比赛，他们边唱边哭
有人噎住了，有人把头插进了草丛，有人爬起来，扒光衣服
在田野上奔跑，有人发呆，有人又抓了一把土，投进口中
他睡着了，抱着一块土堡。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人
全都走了，空旷、沉寂的田野，夜色如墨，一丝白，是霜

我的弟弟，四十不惑，跪到了我的旁边，又一条汉子
曾经在我面前，哭得用孝帕死死地捂住双眼
“如果他能活过来，别说纸钱，把我烧给他
我都没有怨言。”弟弟是个民工，也是睁眼睛
和他同命，有力使不出来，有苦不敢对人言





活在生活的刀刃下。入殓时，他的眼睛留着一条缝
是弟弟帮他关了浮世的门，又顺手拉响天空的门铃
多年来，弟弟举家漂泊，到处卖苦力，但总是两个月时间
回家一次，给他理发，修剪指甲
还领着他去了一趟昆明，爬上了西山龙门
眺望了五百里滇池。照下的相片，他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
身无长物，却仍然放在贴身的衣袋，偶尔翻出
一看就是半天。弟弟总结：他的六十六年
一直在一根烟囱里，浑身黑透了，向上攀登
刚看到了天，一朵乌云，又遮住了天

他的两个姐姐，一个下落不明，一个风烛残年
两个哥哥，家族的坟山上，地心里喝酒
两堆白骨，一堆劝另一堆：“你腰疼，多喝一点。”
另一堆又推回土碗：“你的风湿病复发了
还是你多喝一点。”其他的穷亲戚
也是些泥土捏成的牛马，在山坳，在田间
弟弟去报丧，猛然跪下去，没有一个
表现出惊愕。仿佛他已活了几百年，仿佛
只要他还活在他们中间，他就会堵断
每一个溃逃者的路线。鼓队、狮舞、唢呐手、山歌王
猪羊祭、三牲祭、花圈、家祭、牌坊、纸幡
和挽联，鞭炮炸掉菜园，孝子像白鹤，匍匐在地
空气中的寺庙里，也许有人哭得死去活来
他的葬礼上，人们在狂欢。喝醉了的人
把赌桌掀翻，有人提议，这种人
应该跪在灵前，头上点一支蜡烛，天天给亡人点烟
我的哥哥，沉默寡言，关键时候，平息了争端
“都是亲戚，谁都不准丢脸！”





这一个他的大儿子，宅心仁慈，娶老婆
快嘴李翠莲，交的朋友，父死守灵扶尸睡
逢人从来不说鬼。生前，他和大儿子
炉盖上喝葡泉二曲，一人一斤，你不推我不劝
你不语我不言，两个哑巴，两张红脸
鸡叫了，站起身来，不知是谁，拉开门
菜地里摘了个苹果，嚼了一半，随手就丢给了
早起的土狼犬。多么忠诚的土狼犬，守门十多年
没咬过谁，也没让谁顺手牵羊。1993年
乡政府的打狗队，开进村来，远远的，它嗅到了
杀气，躲进了母亲的寿木。越安全的地方
越危险，土狼犬，被揪了出来，当着母亲的面
胸脯张开一张嘴，吞下了一颗飞来的子弹

那晚，他和母亲坐在屋外，望着天，又不敢
骂天不开眼。天一亮，两个人，折腾了好久
才从狗心上取出了那颗子弹。葬它于篱笆兮
守我田园；葬它于树底兮，魂附树体
可以登高望远。半个月后，他进城取钱，二儿子的稿费
200元，四分之三，藏在鞋内，四分之一
大肚子收音机，买了两台
他跟小儿子吹嘘：“一台随身带，另一台
放在家里，出门时打开。小偷光临，听见声音
肯定不敢胡来。”用收音机守门，他唯一的秘密

哦，跪在我旁边的弟弟，时间仅仅
过去了十年啊，那个五十岁的农夫
他怎么就花光了土地到手的喜悦，抛弃了
衣食不愁的信仰和现状？你听，吊孝的人群中
一个驼背，正跟一个瘸子说：“他肯定是死于胃病





他的命多硬啊……”的确，在矮人国，他的后半生
就像个生活的巨人，集市上买肉，柜台前沽酒
花小钱，眼都不眨。生点小病，就住医院
身上装着的药丸，五彩斑斓。多么难以猜度
从黄连中嚼出了甜，像在地狱的深处，刨出了桃花源
鬼迷心窍，可他仍然迷恋着野草越长越深的村落
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看见他挖地，问他
“还没挖够，是不是土里埋着宝石和银元？”
他的儿女们，也在外面，话不顺耳，但他从不接茬
最终，艰辛的劳作还是又一次击溃了他
一把老骨头，秋风里冒大汗，风寒，继而毁掉了肺

为此，他住进了医院。同一间病房，都是等死的人，
他眼皮底下一张张床，空得很快。来填空的人，也是农夫
不敢问价，像进旅馆，住一夜，抬回了家
他的嘴一度很硬，不相信死神就在床边，他有着
足够多的未来。崩溃始于手术前，他说他的眼前
全是刀光，手不听话，双脚发颤，小儿子抱着他
多像抱着一台点火后没有开动的履带式拖拉机
后来，是他自己稳住了，向我招手，示意我坐在床沿
深深叹一口气，他说起了他见过的死——
某某死于天花，某某死于饥寒，某某死于溺水
某某死于武斗，某某死于暴饮，某某死于屋塌
某某从高空坠落，某某在狂笑中突然翻白眼
某某喝了农药，某某在批斗时倒下
某某被人奸杀，某某走暗路头上挨了一砖
某某触电，某某被牛踩扁，某某至今还在刑场上
胸口上的桃花，开得很艳……像阎王的生死簿
他罗列了一串，有的还是我少年时的玩伴
与死去的人相比，他说他多活了这么多年





没用推车，他自己走进了手术间
母亲坐在空空的走廊，我和哥哥弟弟，在厕所门前
不停地抽烟。妹妹在家煮饭，电话里一直在问
有没有危险？苍天有眼，他果然只是跟死神
打了一个照面，问安，再见。他能转身回来
我们为此举办了一个家宴。他以水代酒
戒烟，发誓要丢开与他搏斗了几十年的农田
灵堂里这些亲戚，有几个正在回忆
他几年前从医院出来时的笑脸：“一点也不像地狱中
回来的人，走路比别人还快。”亲戚们说着说着
女的哭了，男的点支烟，放到他的灵位前

我的膝盖，疼得钻心，弟弟也换了几次姿态
那时，夜已深沉，一颗颗飞起的尘埃正落向地面
香灯师把嘴贴着我的耳朵：“这么多孙子
把他们换上来，你们不能跪久了，明天还要出殡。”
时间刚过去半个月，我已记不清，那天
是谁扶着我从灵堂走到了屋外。落了几天的雨
突然停了，星汉灿烂，河堤上的核桃，枝条上荡
奋力向空中，排放着悲哀。牌坊上的对联
“人间才少慈父，天堂又增神仙”，碘钨灯照着
斗大的字，松枝丛里，像群伺机跃出的狮子
从老祖分支，他的这一辈，除了姑妈，还剩下
他的一个堂哥，白发苍苍的老木匠，年轻时弹月琴
村子里第一个骑自行车，中山服，翻毛皮鞋
垂垂老矣，硕果仅存。一个人缩在灵堂的角落
几天来不舍昼夜，手上始终握着酒杯，就像那一辈人
的代表，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奈何桥头，一脸的灰烬
偶尔，从年轻人手中，拿过话筒，苍茫的夜空
响起悲怆的孝歌。都送走了，留一个人在世





老木匠的眼眶里，似乎翻动着一缕地狱的凉风
无论何时，都应该是圣旨、律法、战争、政治
宗教和哲学，低下头来，向生命致敬！可他这一辈
以上的更多辈，乃至儿孙辈，“时代”一词，就将其碾成齑粉
退而求其次的生，天怒、土冷；只为果腹的生
嘴唇上又站满了更加饥饿的老虎和狮子；但求一死的生
有话语权的人，又说你立场、信仰、动机
没跟什么什么保持一致。生命的常识，烟消云散
谁都没有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心。同样活于山野
不如蛇虫；同样生在树下，羡慕蚂蚁

去年秋天，几个朋友，想看一眼诗人的故乡
辽阔的昭通坝子，水稻和蜻蜓翅膀下的路
越野车一再熄灭，坑连着坑，我们仿佛是要造访山顶洞人
从昭通城出发，五公里路，用时近两小时。门前的小路
比几个月前我来的时候更荒，青草盖住了月季
水沟很久没人光顾了，青苔封住了水。几颗花椒树
满身是刺，被蛛网一层一层地包裹，像几个巨大的棉球
如今用作灵堂的地方，堆着玉米的小山，刚一进门
我就看见他苍白的头，像小山上的积雪
喊一声“爹”，他没听见；又喊一声“爹”，他掉头
看了一眼，以为是乡干部，掉头不理，在小山背后
一个筛盆里洗手。念头一闪而过，那小山像他的坟
走近他，发现一盆的红，血红的红。他是在水中，洗他的伤口
我的泪流了下来，内心慌张，手足无措
也就是那一天，我们知道，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灵魂走丢了。自此，他必须成为母亲的影子
而他，满世界的人，也只认得出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在这守灵之夜，在这他人世的最后一夜





风湿病，走路像个瘸子，但一直在灵堂和厨房之间
忙个不停。不是忙着做什么，是想忙，不敢停下
相依为命的人，冤家，债主，体内的毒素
说没就没了，多小的世界呀，转身就是脸对脸
一张嘴巴里的上牙和下牙，一颗还悬着，另一颗
掉了，明天就要入土。灵柩已擦了无数遍，暗淡之光的镜子
照得出人影，可以梳头。我劝母亲，坐一下吧
那遗世的孤独，像隐形的敌人
把母亲等同于灵前的香灰，盖棺的泥土

我们就这样，像几个吝啬鬼，从肺腑中，一分一分地拿出
夜的金币。从来都怕黑暗，却想截留那断魂的一夜
道士找了一套他生前的衣服，让一条木凳穿上
由大哥背着，为他开辟升天的坦途。那木凳
真像他啊，一副空架子，头手耷拉，麻木不仁，放在哪儿
都能认出。他走之前的半个月，已经没说过一句话
一把生锈的铜锁，挂在喉咙。每天，当太阳爬上围墙
母亲就提一条小凳，坐在门边，绣花或者择菜
他也就跟着出来，墙角的破沙发上坐着，仿佛在发呆
有时是半天，有时是一个小时，有时只有十分钟
只要母亲起身回屋，他也就站起来，跟在后头
已经没有对话了，母亲偶尔说几句，也如落叶掉入空谷
有些晚上，难以成眠，他总要一再地确认
如果母亲就睡在隔壁，他才会在自己的房间，关了灯
陷入黑暗，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醒来

他走的那夜，两点半，母亲还听见他咳嗽
起身去看他，他正把马桶移到床边。五点半，母亲起床
摸他的脸，他已成仙。用尽一生，他都被活的念头
所牵引，终于将岁月消耗殆尽。并用死亡，一次性否定了





自己的意志。他真的不能再等？他真的已经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死亡？他耕种了一生的那方地块？也许，只有在那儿世界才合身，才是他身体的尺寸。也许，在那儿浮世才如他所愿，等于零或比零还小一点

那儿真的很小，尽管出殡的路，孝子再多也跪不满。头顶的天，白云再多，也露出蓝；左边的河水淌了几万年，也还空着一半；右边的田，年年丰收人依然饥寒。总有些空空之所，总有些设在空处的广场和宫殿。总有些地方，大得可以单独使用邮政编码却荒无人烟。伏跪于路，我已被弃；背土葬父天地颠覆。招灵之时，我们像一条线组合成血缘，他的躯体，由人抬着，在我们头顶上，先走他的魂魄要慢一些，踩着我们的脊梁，没有重量他多轻啊，轻如鸿毛。跨过我的一瞬，他似乎停了一秒那一秒，我的鼻尖，我的心尖，抵在了地面不知那秒是何年，天上人间；不知那秒逝去后谁还会提着赶牛的皮鞭，把我打得皮开血绽。那一秒他的最后一秒。那一秒，我的五脏庙，亮起了他灵柩下那盏长明灯。之后，抬棺的人，一路西去白茫茫的路上，只剩我的妹夫王绍平，端着酒跪谢给他搬家的人：“这是最后的时辰，请各位父老乡亲走慢一点，他睡着了，走轻一点……”

我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是另一个了。给他的墓上添完最后一捧土，叩过三个头，转过身，我对朋友说——诸位，以后见面，请别喊我编辑或诗人，我只是孝子一个只能去菩萨面前，继续哭泣的，他的二儿子我试图给他写句墓志铭：“他的一生，因为疯狂地





向往着生，所以他有着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
这个念头终被放弃，我将它写在这里，如果可能
不妨作为我将来的墓志铭。他这个农夫
和我这个诗人，一样的命运，难以区分





柏桦

水绘仙侣（长诗）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

这一年春天太快了，
不祥的签诗也抵不住它的速度；
光景饱满地催促，一刻都不愿挽留，
一件大事正期待着冬天。

来 临

1642年的冬天终于来了，
你，19岁，步出银色的秦淮，
买舟来到如皋，
决心与我做一份人家。
在水绘园，你收拾好曾经绮丽的春服，
其中一袭薄如蝉纱的西洋布退红轻衫
令我想起了往昔，那时
我们的恋爱正“观渡于江山最胜处。”
千万人争步拥来，
就为一睹你携偶踏波的风姿呀。
而我也那样与你和谐，
飞扬跋扈、兀傲豪华，正当而立之年。
“饰车骑，鲜衣裳，珠树琼枝，光动左右”
陈瑚激赏：“惊叹为神仙中人。”
是的，我们因共同的才华和仪表而成为天下才，
是的，我们已成就过春天，
如今就让他人去做春水春花吧。





人世还有其他好事要做，
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在水绘园，在冬天的江南，
另一番良辰已为我们备齐。

家 居

人之一生：春、夏、秋、冬，
很快，你发现了新的喜乐：
女红、饮食、财务及管理。
子曰：“仁者静。”
你就在静中洒扫庭除并亲操这份生活。
“其德性举止，乃非常人。”

家务是安详的，余闲也有情：
白日，我们在湖面荡舟，
逸园和洗钵池最让人流连；
夜里，我们在凉亭里私语，
直到雾重月斜，
直到寒意轻袭着我们的身子。

曾记得多少数不清的良夜，
你长饮、说话，若燕语呢喃，
而我不胜酒力，常以茶代酒。
有时，我们又玩别的游戏，
譬如读诗或抄写：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闻风相悦，
只为唯美，只为消得这水绘的永夜。





食

你用鲜花和水果做的甜点
是光阴的珠泪，是纯粹的美学：

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最娇者为秋海棠露……味美独冠诸花。次则梅英、野蔷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属。至橙黄、橘红、佛手、香椽，去白缕丝，色味更胜。

再且看那“火肉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有鹿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肉、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腐汤如牛乳”。

真是个洁白鲜艳的小山水矣
历历分明且又闻香醉人。

你对花草植物有超乎寻常的感情和喜好，
烹调洋溢着旧日秦淮的芳香。

你做的“冬春水盐诸菜，能使黄者如蜡，碧者如苔。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饮食对于你，样样皆是本色，皆是当行
如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
又犹如妙手裁诗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惟情性是也。





茶

茶倾心于我们的美意、我们的端正，
其中芥片是我们共同的瑰宝，
我们沉浸在采摘与烹茗的细节里。

那具有片甲蝉翼之异的上等芥片，
你亲自洗涤、煎制，以生活专家的姿势
不厌其烦地投入这细琐的工作。

晨昏不绝、光景悠悠，
我们静静地试着对饮，
那四溢的茶香“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
人世的风景就这样生在我们的吐纳里，
生在月白风清的凉廊间。
茶香双妙若福慧双修，
此外，我们还希求别的什么呢？

香

夜半天寒，我们独处香阁，
帷帘四垂、毛毯覆叠。

烧二尺许绛蜡二三枝，设参差台几，错列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色如液金粟玉。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纱，选香蒸之，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

甜热的香呀绕梁不已，
夹着梅花和蜜梨的气味，





也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气味。
横隔沉、蓬莱香、真西洋香、生黄香、女儿香……

无涯的香迷离广大，
若挂角之羚羊，无迹可求，
又消磨着我们华贵的年华

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香
还原的香、天生的香
我两人就在蕊珠众香深处，
听“晓钟恒打，尚未着枕”；
或“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
于浓浓清安中，呼吸着喜悦、呼吸着梦想。

水绘雅集

那静中已升起热情，
万千鸟儿正盘旋在烟水之上。
宾客从四方来，车如流水马如龙，
题咏吟赏，云集于是，
狂歌轰饮无虚日。

每当月明风细，老夫与佳客各刺一舟，舟内一丝一管一茶灶，
青帘白舫，烟柁霜篷，或由右进，或自左出，举会食于小三吾下。

树木掩映，亭榭参差，曲水环流，山亭独立，尝于其中高会
名流，开尊张乐。其所教之童子，无不按拍中节，尽致极妍。紫
云善舞，杨枝善歌，秦箫隽爽，吐音激越……

这盛世歌舞做成了水绘江山，





也做成了我们中年的繁华——
我们的欢乐与记忆。

山水、美酒、佳肴、丝竹
以及初夏向晚的日光，
到处都是千金散尽的慷慨，
到处都是流水宴的绣口锦心。

……

岁月流逝，你已远去，
另一个如梦的时刻到来。
贵人王士禛于康熙四年（修禊中），
在水绘园行大狂欢，放言要痛饮十石。
我为你记录下这完美的演出：

白日“登舟，泛洗钵池。明窗尽开，水云一色。一小蜻蜓载
清吹数部尾其后，歌丝为水声所咽，缭绕久之”。

时日已将暝，乃开寒碧堂，爰命歌儿演《紫玉钗》、《牡丹
亭》数剧，差复谐畅。漏下二鼓，以红碧琉璃数十枚，或置山颠，
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莹闪烁，与人影相凌乱。横吹声与管弦
拉杂，忽从山上起，栖鸦簌簌不定。阮亭曰：“此何异罗星斗而
听缦笙也？”

富贵人生映照着这依旧夺目的白夜，
吴歌、水调、银筝、琵琶
歌儿、舞者、文人墨客
在在如万树的枝条花叶
在在莫不各有风景、各有清姿。

亭树湖畔，幽窃明瑟，





对酒当歌，难消永夜，
而拂晓颤抖着，即将来临，
准时、恐怖并从不迷途，
突然，我听到了死亡的声音。

避乱与侍疾
欢从何处来
端然有忧色

——《子夜歌》

甲申之变，盗贼蜂起，
北方的铁骑就要踏破江南；
马嘶草暗、云惨尘飞，
如皋城内外风声鹤唳，
我们一家开始了亡命。
在奔往盐官的途中，我病倒于惊悸，
发着持续的癫狂与烦热，
你紧紧地将我包裹，似宁静的春水。

冷时，你拥抱我；热时，你将我披拂；
痛时，你抚摩我；将我的身体枕入你怀里；
或用胸温暖我的双足。
唉，“凡病骨之所适，你皆以身就之”。
你亲手喂我汤药，有时还以口来喂。
更惊人的是，为细侦我的病情，
你对我的大便
“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

整整一百五十天，
你卷一破席，横陈于我的床边，





日以继夜，对我用心如日月光华。
在你“履险如夷，茹荼若饴”的操持下，

我终得以于第二年春天苏醒。
而你却落到“星厝如蜡、弱骨如柴”的光景。

今天，你已劳瘁而死。
但人可以比死更大，比生亦更大。
正是深怀这一信念，
你从不畏惧，没有怕，只有贞静。
“死去何所道”，人间最好的东西
你也懂得，它一定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让我回到开场那不祥的签诗吧，
正是它将我们注定：
忆昔兰房分半钗，如今忽把信音乖，
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谁知事不谐。

“忆”字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它从宿命的“九”开始，
我那“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
“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长相忆之年也”。

附录：梦记或我的宗教生活

死亡是一件真事情，
但命运也可以改变。
1569年，一本新善书开始风行，
袁黄以身立法，作《了凡四训》，
“立命”首当其冲，在民间引起大回响，





“功过格”一时成为时光倒转的法宝：
人欲地仙或天仙，皆看你功过的造化，
那就让我造化吧。
看千劫如花，惊险也能做成惊艳。

关帝是我的神
功过格是我的誓言。
他们要合力降服我的危险，
那危险真是新鲜，
如悬崖的花枝向风试探。

1638年5月17日深夜，梦示恶兆：
母危在旦夕。我决定以功名、寿算
及两个儿子的生命来为母请命。
万善誓愿当场立下，行动展开：
奔走、借贷、施舍，甚至绝食……
死在催迫，拯救也在催迫，
功过格的数字更在精确地催迫。

（其实，早在这一年元旦，善行就已展开，因有人推论母命
“今岁不吉”。）

整整八个月，数字在沉着又火急地上升：

贷得钱六千文，施乞者。又贷钱十八千六百文，施乏食狱人。
贷银二十六两，买旧棉衣一百一十九件，施僵卧雪中者。买米面
易钱斋僧二千余人，济贫八千余人。计余前七阅月所行之事，救
患难疾病冤狱十三命，施布被棉衣裙裤共二百零七件，棺二十口，
药三千余服，茶四十一日，米麦六十三石零，放生二千七百余命，
焚化路遗字纸二十九斤四两。诵经施食与赈济乞丐、狱囚、贫不
能婚嫁、旅人流离不能归者，共银一百一两七钱，钱五十二千零，





合之为万善圆满。

1639年1月3日，

母亲终于度过上元劫难，

但我17岁的堂姊及长子

却做了交换，命赴黄泉。

但神也待我不薄，赠条命来

这一年3月，我妻在历经六次小产后

产下一子，“面目酷似亡儿”。

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朴素，

单是为了今天的好风光

我也要把这两两相忘，

也要把这人当成人间天上。

2007年6月4日凌晨3点





西风野渡

父亲的故事（长诗）

1

母亲 60 岁
看上去 80 岁
父亲 57 岁
看上去也 57 岁

一个 57 岁的中学教员
如何与一个
80 岁的农村老太太
行房事？

有时我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
端详母亲
越发觉得
父亲真是太可怜了
这辈子枉为男人

2

父亲和母亲
从我童年
一路吵到少年
我 25 岁那年
突然不吵了





从此相安无事

最近两年我才明白
在这由妥协与麻木
共谋的平静里
究竟藏有怎样一种
本不该由儿子
分担的荒凉

3

在我看来
父亲一辈子的生活
尤其情爱部分
几如一张白纸

14岁娶了母亲
20岁唯一一次出轨
也仅仅是和
一北京女知青
在草垛背后
啃了几口

两年后
另一个啃过知青的男人
堵在门口跳脚大骂
时任民办教师
即将提拔校长的父亲
只能狠狠拧响
学校的扩音器





高亢的革命歌曲
响彻山梁
把一个鸡肚男人
恶毒的叫骂声
完全淹没

蔡老师借扩音器
掩耳盗铃的故事
在家乡
长时间传为美谈
伴随一个人民教师
光荣的成长史

4

如果说文革某年
父亲，当校长的臭老九
被五花大绑在
高高土台上
乌泱泱的人群，朝他
丢土疙瘩、吐唾沫
那将多么壮观
多么容易
成就一首诗

但事实并非如此
父亲不仅没挨批斗
甚至连伟大领袖
广场接见那次





他也只走到河南
就一个人
提前返回了

“咱们那儿偏
谁都没被斗”
唉，我怎么摊上个
连文革都懒得到达的
没劲的家乡
一个连挨批也轮不到的
没劲的父亲

多年以后
我和城里的同龄人
聊起文革
他们的父母
大部分被斗过
甚至关过牛棚
我真是自卑极了
再次确认自己
拥有无法改变的
低贱出身

5

很长一段时间
我家7口人
就一起挤在
窑洞的土炕上
爷爷死后奶奶





也搬过来
就变成 8 口

从没看见
和听见
父母做爱
但他们却生下
7 个孩子
我之前死了 2 个
我之后活了 4 个

6

综合多种情况分析
1985，农转非后
父亲和母亲
就基本没有性生活了
是不为之
还是不能之？

这绝非一个儿子的好奇
也不仅仅是对
他们的关心
我一直怀疑
性的寿命
也有遗传基因

7

那些漫长的往昔





母亲逢人便说
我家娃他爸
可是天下第一老实人
言语中抑制不住自豪
子女们也为摊上个
不嫖不赌不酒的父亲
感到无上光荣

他是本性如此还是
为妻儿世俗舆论，才如此
而这两者，又如何分清？

8

一个百毒不侵的父亲
却生了我这个
五毒俱全的儿子
一定是哪儿
出了问题

果然
50岁之后的父亲
终于开始暴露
不断和儿子
趋同的本性

9

事情首先由母亲
偷偷告诉大妹





“千万别告诉你哥啊”
但很快还是传我耳里

一辈子老实巴交的父亲
好名声传遍三乡的父亲
临退休前却
晚节不保为老不尊
染上拈花惹草的毛病

每当两个
好看的高三女生
去他办公室
总要借倒水或拿笔
摸人家手

知父莫若子
我就知道他
只敢摸人家手
为什么不直接
捏她们的胸和屁股
这是我听说此事后
内心的第一反应

10

事情的发展
出乎我意料
他竟然真的
爱上其中一个女生





他将这爱的感受
丝丝不拉告诉母亲
母亲再告诉大妹
大妹再告诉我

一辈子没遭遇爱情的人
晚年才爱上一个
90后女生
我能想象这
摧枯拉朽的力比多
50年大坝决于一瞬

11

女生来我家的次数
逐渐增多
有一半是被父亲
以“接电话”等理由
骗来的

每次来都有
瓜子水果招待
万一上慢了
你爸就一脸不高兴
后来偶尔来家吃饭
那女的不吃羊肉
你爸好几个月
都只买牛肉

母亲的话里听不出抱怨





仿佛说着电视上的故事

12

为了有更多机会
接近那女生
父亲频繁劝母亲
去大妹家住
母亲基本次次依从

更好玩的是
父亲竟将一封
厚厚的情书
委托母亲
送交那女生

我曾问母亲
妈那信你看了吗？
“没看，厚厚一摞
再说我也看不大懂”
母亲说得十分平静
我听得五味杂陈

13

年轻时就文采斐然的父亲
写了平生第一封情书
很遗憾大家都无法看到
那封绝版的情书





但父亲啊
都啥年代了
还用情书泡 90 后
就连文采更加斐然的我
都必须随附厚重礼物
有时甚至夹于现钞中
情书才能发挥
一点点作用

但父亲啊
偏巧你又是视金钱如命
除老婆和孩子
一毛不拔的人
因此事情的结果
我早已料到

14

去年夏天他来深圳
一直心神不宁
天天嚷着要回去
“深圳一个人不认识
也帮不了你们啥忙”

那时我确实想到过
一个老年人的
情感和性
但最终我没信
准确说是我以
一个儿子的身份





命令自己，不许信
甚至刻意
不往那儿想

15

那次带他走在
美女如云的华强北
20岁的，用骄傲的胸部
30岁的，用鲜艳的嘴唇
40岁的，用飘忽的香水味
逼迫一个57岁的师道者
彻底交出一生的卑贱

那种躲躲闪闪
一碰就碎的眼神
让我也跟着彻底绝望

16

后来我还带他
到中老年妇女
相对集中的
小区会所
但情况照旧
偶尔有人
主动和他打招呼
他也无法脱下
40年教师生涯
造就的，和





自卑翻覆之间的
孤僻和清高

土里吧唧的衣着
陕北口音
谢顶的头颅
我想都是他
自卑的理由
我甚至怀疑
一个异乡的老年男人
连血液都充满不自信

17

正好一哥们的老爸
也在深圳
也天天嚷着
回四川老家

哥们说去最高档的桑拿吧
今天你带我爸
明天我带你爸
来一次伟大的
换位父子嫖

最终我没有答应
我担心肉体的他会上瘾
但另一个他
又视金钱如命
500 一次啊





不如杀了他
事情定会搞得无法收场

18

经母亲提醒
我才想起
那女生即将高考
很快就会
高飞远走

连夜帮他订票
机票一到
那苍老的眼睛里
倏就亮起
孩童般的光芒
我说爸原来一张机票
能让你年轻十岁呀

后来母亲告诉我
你爸一直质问我
死老婆子你是否把事情
告诉了儿子
我怎么听他话里
有弦外之音

哈哈，在女人的事情上
父亲和我一样敏感





19

开车送他的路上
他好像已
初步恢复了自信
机场大厅里，那步伐
甚至可用欢快形容

回到陕北他一定
更自信一些吧
隔离区前我
高高举起右手
用力挥动酸楚

20

从机场返回的路上
突然想起我的高考

1990

担心宿舍太吵
父亲和我
在县招待所
开了间房

半夜我踹掉被子
翻身压屁股底下
怕掖被子把我弄醒
就拿他那床的





为我盖上

后来我继续踹掉
压屁股底下
他就脱下外套
为我盖上

后来是
他脱下的背心
再后来是
长裤

等我醒来
只穿件裤衩的父亲
在另一床上
守着我
整整坐了一宿

当时并没觉得
感动什么的
很多年后才发现
那个晚上
他几乎暴露了
一个父亲的
全部软肋和温情

21

高考结束后
听说那女生去了河北





一个莫名其妙的学校
留下父亲
夜夜将思念和苦闷
诉于母亲

母亲转述时
依旧一脸生动
几分为父亲而生的
幽幽叹惋
几分石头卸下后
颤巍巍的轻松

22

上月母亲来深圳看病
天天给父亲打电话
怎么像热恋情人似的
“不是，我是担心他
一个人在家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再次聊起她
帮父亲送情书
她说下次要我送
我还送
你爸一辈子
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牌不进馆子
就老年才这点爱好
我不吃醋，真不吃





哦，母亲竟然懂
吃醋这个洋词

我说那你为啥急着回去
“我担心出门时间太长
他万一真闹出点啥事
给公家砸了饭碗
这次工资一涨
一月 2000 多块哩”
听得我再次
一肚子酸楚

23

那个晚上
父亲终于
把那女子摁倒
样子比我还生猛

老爸好样的
老爸好样的
梦醒后我竟
大汗淋漓

24

上星期打电话回家
正好父亲不在
我问母亲
我爸最近咋样





“就那样呗，好像
又换了俩高二女生
一来办公室
就借机摸人家手”

唉，老爸啊
咋还停留在摸手阶段
我突然听得
无趣又无聊
还有那么点
恨铁不成钢

25

和父亲相比
我可谓
经历女人无数
沧海巫山
都不为过

有时真想和他
谈谈女人
谈谈性
教他如何泡一个女人
我还考虑
为他花钱找个二奶
甚至偷偷上网发过
替父亲找情人的信息





但这些大逆不道的想法
这些连我自己都脸红的想法
我无法告诉母亲
更不可能直接告诉父亲

26

再过 20 年
我也就到
父亲现在的年龄
我的世界
是否也会小得
天天琢磨
如何摸到
一个女人的手？

镜子里的我
越来越像父亲
包括皱纹和鼻毛
它放大我的自卑
叫我不安
恍然间我甚至忘了
我比他有钱
舍得花钱
更主要是
我比他有着
百倍的不要脸

对着镜子
我狠狠扮了个





不要脸
的鬼脸

27

我还是打算
待 2009
父亲正式退休后
把他们接来深圳
即使纯为养老送终
也是一个独子
应尽的义务

但我注定不可能
让他看这首诗
就像我注定
看不到他的情书
父子的世界
尽管通达
但总有一堵
会彻底封死

而这黑暗的墙里
正是我栖身之处
在那里我才敢
放肆写下
父亲的故事
然后向着
坚硬世界突围



鸣谢与致歉

衷心感谢入选作者对出版社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但因时间仓促和地址不详的原因，未能与很多作者取得联系，在此致歉。请求未能与我们取得联系的作者与我社联系，以便我们奉上您的样书和稿酬。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观湖国际7号楼1单元302

邮政编码：100025

联系电话：010-57126063

联系人：张静芳